
緊張◎神奇◎恐怖◎刺激
東瀛怪談
蛇姬
文亦奇 著
先鋒出版社印行


刺激◎恐怖◎神奇◎緊張
蛇姬
東瀛怪談
文亦奇 著
先鋒出版社印行
東瀛怪談
蛇姬
文亦奇著

香港雜誌連載
台灣電視連播

文亦奇著

東瀛怪談

蛇姬

第五部

先鋒出版社印行

目錄

敬告讀者注意

本社所出版『明朝洗冤錄』各書，係明朝大臣後裔秦靜如先生根據高祖在明朝做官，攜同案卷，摘錄編撰成書，故事具實，且在『民族晚報』連載數年，本書故事，如同包公奇案相似，深受讀者歡迎，有口皆碑。

本社有鑒及此，以重金購得單行本版權，陸續出書，現已出四部。㈠『樑上君子』。㈡『脂粉閻羅』。㈢『巧婦奇謀』。㈣『古廟嬌娘』。以饗讀者所需，敬請讀者介紹讀者，爭相購買是爲至禱！

先鋒出版社謹啓

新書預告

『東瀛怪談』係文亦奇先生繼『台灣怪談』之後，搜集日本各地傳奇故事，用生花妙筆，撰寫成書，并在香港雜誌連續刊載，深受海內外讀者歡迎。

現在台灣數家電視公司，搶購該書，攝製電視劇集，以饗觀衆。

本社有見及此，立以重酬獲得單行本之出版權，即將陸續出書，敬希讀者注意出版日期，先睹爲快。

特此敬告！

先鋒出版社謹啓

東瀛怪談

蛇姬

文亦奇著

「喂喂，小師父！」

「……」

「等一等，這位年輕小師父！」

在加賀藩封的郡城下，威靈赫奕的蛇神廟前面，正施施然步行着的長玄，忽從背後傳來呼喚聲。

（咦，叫我嗎？）

長玄是藩軍步兵頭目大規金兵衞的第三子，目下遵父命捨身菩提寺所屬的石願寺，充當小沙彌，尚未削髮受戒。上院菩提寺方丈雲外大僧正，十分器重他，答應他日後正式剃度出家，就讓他不次擢昇，一躍而爲石願寺住持。

他眉目清秀，丰神飄逸，雖然身穿粗布僧衣，仍掩不住瀟洒出塵的風度。

一個小沙彌，還當不住「師父」兩字的尊稱，所以明明聽得背後有人追喚而至，却

以爲是叫別人。

「請你到舍下去坐坐，不致多躭擱你的工夫！」

有位頗具人品的白衣老大娘，奔近長玄身旁。

「請問婆婆是誰啊？」長玄覺得很陌生，未免躊躇不前：「什麼事呢？我們之間素昧平生…」

「恕我唐突了！」老大娘笑說：「我住在蛇神廟裏的，那邊大牆門內的小姐，命我來請你去一次！」

「大牆門內的小姐？」

長玄不由自主地跟隨老大娘邁開脚步。

那是鄰近蛇神廟的雙層樓房，在市井木屋之間，只有這所大衡宇圍着高峻的風火牆矗然而立，因而被稱爲大牆門。

門上釘着獸環和箭頭標札，一望而知是有爵位武將的第宅。但並無官銜執事牌，陳列於廳堂廡下。

據市井間傳說着：

「大牆門內的小姐，像仙子似的美麗！」

年約二十歲左右，鳳目黑瞳，風姿綽約，有一股妖艷之氣，中人欲醉。

「那位小姐一定是名門閨秀吧？」長玄說。

「她家老太爺已經致仕離職，目下隱居深山，優遊林泉了！」

「果然茜窗千金，小僧前往拜見，自慚形穢！」

她幹嗎要叫我去坐坐呢——長玄深感蹊蹺，却不知不覺地跨進大牆門。

「請隨我來！」

老大娘導引長玄越過外院，步入內庭。

庭前草深沒膝，透起殷紅色的鷄冠花、大理花、胡椒藤、桔梗以及鬱金香等，枝枝着花，非常繁茂。在小徑邊沿，有細小的赤練蛇、青竹蛇之類，擠身各個土窟中。長玄正感趦趄難行，又見一尾巨大的烏椿蛇扭動鉢頭粗的軀幹，從草叢中蜿蜒而去。

「嘩，大蛇！」長玄揚起錯愕聲。

「嗯，大蛇原是很多的！」老大娘夷然回聲。

「什麼？」長玄更加吃驚了。

「小蛇都集合在一起，大蛇散居庭院中，別怕，只管走過去！」

「難道這裏是飼蛇的？」

「不錯！」

「派作何用？」

「起掛占卜！」

「就是所謂蛇占嗎？」

「嗯，小姐閒着沒事，時常玩玩蛇占！」

「她眞胆大！」

「蛇是可愛的動物，何況已經養馴，決無危險！小姐每天捉蛇在手，小蛇餵蟲豸，大蛇餵田鼠，牠們都柔順聽話。到了晚上蛇就游進閨中香衾間，我躱在房門外瞧見的！」

「嘩！竟是如此！」長玄覺得不寒而慄。

「蛇占怎樣玩法？」他又問。

「有四條小蛇同居木箱中，箱上東南西北，都開圓孔，經過禱告後，蛇自東邊孔穴

而出者大吉；向南而出者小吉；向西而出者大凶。由此判斷禍福，絲毫不爽。剛才小姐爲你占卜，知道你鴻運高照，大吉大利，立刻命我追上來招呼你！」

「啊！小姐幹嗎要爲我占卜？」

「她從樓上窗牖中望見你，不由芳心震動，急忙利用蛇占，發現你和她有姻緣之份！」

「唉，我是小沙彌啊！不過帶髮修行而已！」

父親大規金兵衞篤信佛敎，一晚夢見蛇神顯靈。

「你當施捨第三子入寺爲僧，便能光大門楣，幸福無窮！」蛇神說。

以後這樣的夢不斷出現，金兵衞不敢違逆神意，毅然把長玄獻進石願寺。但因他品貌端整，穉態可掬，內心十分憐惜，要求暫緩剃度，獲得雲外大僧正的許可，讓長玄權充帶髮小沙彌。

雲外見長玄小小年紀，却氣宇不凡，知他前生必有根基，故而對他另眼相看，打算日後提拔他担任石願寺住持（按卽下院僧的首座）。如果他能夠精進不輟，再昇任他爲上院菩提寺的紅衣維那，得傳大僧正的衣缽，待雲外圓寂後，由他繼任菩提寺方丈。

以石願寺而言，主僧住持年俸一百石。而菩提寺主僧方丈的年俸，爲二萬五千石，且有「大僧正」的封號，不可同日而語了。

長玄心想：雖蒙大僧正充予拔擢，無奈自己年紀還小，至今只有十六歲，以後夜長夢多，未知有此造化否？大牆門小姐必有眞才實學，求她再蛇占一課，以卜休咎。

老大娘答應登樓，不久，笑逐顏開走下來告訴他道：「小師父，喜訊喜訊，四條蛇仍從東穴中游出來的，上上大吉！」

「哦，煩你代我謝謝小姐！」

「你問的是前程，除蛇占外，小姐又爲你占了六任大卦，她說你由桃花運急轉而爲昇龍運，非同小可，一座廟宇再大也不足供你廻旋，整個封區必將爲你所有呢！」

「喔……」

「我身爲蛇神廟的女巫，只懂蛇占，而小姐精通大六任，準確無誤，占到此種吉卦，爲稀有的事，千萬人中也難得一人！」

長玄聽見老大娘的話，飄飄欲仙了。

但他是個佛門徒，怎敢希望作藩封之主，將來如獲石願寺住持，菩提寺方丈。大僧正或者公爵家廟的紫衣禪師，就可心滿意足了。至於桃花運，與佛門相抵觸，還是不交爲妙。

「小姐很想見你，煩你上樓一行！」老大娘說。

長玄因占卜大吉，正心花怒放，經老大娘殷殷邀請，覺得情不可却，喜孜孜從內廳客座上站立起來。

× × ×

「承蒙小師父駕臨，舍下蓬蓽生輝了！」

老大娘引領長玄上樓，隨即轉身下去後，小姐說這句話表示歡迎。同時對他注目而視。

（果然，小姐像謫下紅塵的九天仙女！）

長玄因她美麗得異乎尋常，楞楞地瞧着她，一時噤口不能作聲。

她雲鬢堆鴉，肌膚映雪，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比外間所傳言的還要娟秀。

因全身裹着薄如蟬羽的鮫綃，透出了圓潤的胴體。彷彿輕霧裏的妖姬。

小姐見和尚鼻息漸濁，對自己咄咄逼視，不由低垂粉頸，嬌靨上飛起兩朵紅雲。

「聽老婆婆說：剛才小姐爲我占了六任神課！」

「是啊！你將交上昇龍運，風雲際會，就在朝夕之間了！」小姐用眼睛笑着回答。

「我恐怕無此造化，家父大規金兵衞，僅是藩軍步兵頭目……」

小姐揮動潔白的纖手，制止長玄說下去。

「我知，大規長玄君，你現充石願寺沙彌僧！」

「你們什麼都知道，幹嗎要尊稱我小師父呢？」

「所謂沙彌僧，將成過去的事，不久你就平步青雲，人們都須匍匐而前，叫你一聲大佛爺，連小師父也不敢稱你哩！」

「小姐盛讚前程，未免推許過當，使我惶愧！」

畢竟長玄小小年紀，識見稀少，什麼也不懂，簡直是個無知娃兒，而且家道寒微，父親爲起碼武弁，月餉五兩二分，全家衣食，完全仰賴於此。他缺乏高親貴戚提携，有何指望可言？更不用說一躍登天了。

命運早已決定，怎會產生奇蹟？雲外的諾言也很難實現。小姐究爲何人？竟對我抱有此種看法！

朱漆獸環的大牆門，象徵她家是崇高門第。她父親到底什麼身份，由於好奇心，他倒要問個仔細。

「小僧前途休咎，姑置勿論…」長玄說：「不敢動問尊大人曾居何官？目下優遊何處？可否見示！」

小姐聽了，立刻花容黯淡，一對水汪汪的秀目下伏，給長長的上睫毛所掩蓋。

「一定要我告訴你嗎？」

「或者我不該深問，但我是行伍人家的子弟，心直言簡，冒瀆小姐，幸勿責怪！」

「既承垂詢，理當奉聞，小師父何必客氣！」

「大門箭頭標札所書的，是否爲令尊的官閥？」

「不，門標上僅寫先母的姓氏，先母姓本多，越前侯靖江成重之正室，我爲本多氏所生，越前侯爺見背日久，說是隱淪山鄉，託詞而已！」

「請問小姐芳篆？」

「閨名一個琴字！」

「因何來到此間？」

「先父寵愛側室櫻井氏，所生子繼承越前侯爵位，掌握兵權，弒家母本多氏，我隨乳母逃到這裏！」

「剛才招呼小僧那位老婆婆諒是小姐的乳母？」

「不錯，乳母現充蛇神廟的女巫，她曾爲我占卜一課，蒙神示我來到加賀藩區，大吉大利，我就定居於此，不擬他遷了！」

「小僧身份微賤，竟和侯門千金平視對話，無禮之處，尚乞寬恕！」

「那裏，原是我邀請小師父，因有要事奉懇！」

「如荷差遣，可請吩咐！」

「我求小師父助我一臂之力！」

「小僧年幼無知，恐怕心有餘而力不足！」

「尊庚多少了？」

「十六歲！」

「十六歲可算成丁，助我一臂，必然出色當行！」

她語音未落，驀地像玉山崩頽，伏上長玄膝頭。

「啊！小姐，你怎麼啦？」

「請勿驚訝，乳母已經對你說了吧？我跟你有姻緣之份！」

「小姐，還請三思……」

「我經三思而又三思，意志已決了！」

「小姐，使不得，使不得……」

長玄非常慌張，而琴姬已向他貼合上來，溫馨的女性電流迅速傳入他四肢六脈間。

「小姐，放了我吧！」長玄對熱情如火的小姐，哀求說：

「長玄和尚，你喜愛我嗎？」

「那還用說嗎？但我是破題兒第一遭，小姐，教教我吧！」

半個時辰，雙方都被甜蜜無比的痙攣所侵襲，暴風雨過去了。

琴姬湊過櫻唇說：

「小和尚，我離不開你了！」

「我更離不開你呢？」

「那麼，從今天起我倆經常相見。」

「我不再回廟去啦！」

「恐怕住持僧要找上門來拘捕你的！」

「如何是好呢？」

「你仍舊回廟去，得閒就來！」

「噢，知道了！」

「其實我確有要緊的是，煩你以後多多幫忙！」

「什麼事？」

「今天不便明言，以後自會告訴你的！」

「我索興向住持僧說明，求他讓我還俗算了！」

「萬一住持僧不答應呢？」

「那就沒有辦法，我只得……」

「只得怎樣？」

「只得逃出石願寺，或者乾脆把他一刀斬了！」

「你的話讓我汗毛直豎，我不許你起殺心！」

「別怕，我隨口亂道而已！俗語說：殺了寺僧，斷子絕孫，我會這樣做嗎？」

這時，長玄偶一回首，瞥見壁角間的小木箱中，有條尺許長的烏椿蛇領先鑽了出來，三條赤涎涎的小蛇尾靠其後，那個蛇鑽的小圓孔旁邊，大書着波磔分明的「北」字。琴姬沒注意到靈蛇不「東」而「北」徵兆。

× × ×

自那天起，長玄常常擅離寺院，誰都不知道他是潛往何所。每日淸晨，雲外頭戴毘盧摺巾，身披大紅袈裟，手持金環大禪杖，出廟作勸善巡行。

善提寺與石願寺，各自列隊跟隨，鳴磬擊鼓，唱佛聲喧，長玄居然同在其中。傍晚石願寺做夕課，長玄從不脫班。但上下晝一段長時間，他必踪影全無，連打午齋也不回去。

住持空明原對長玄十分嫉忌，乘機向上院菩提寺雲外方丈提出檢舉，說長玄經常拋撇功課，不告離寺，游蕩於三街六巷，女方何人？現方密查中云云。當時和尚採花，經上院維那僧審訊屬實，按佛門戒律，應判罪僧坐在荷花缸中焚斃。

他的密告有同班沙彌作證，長玄如遭拿問，勢將造成錮案，一條小性命決難保全。

雲外素來疼惜長玄，不免意外徧袒，又認爲他小小年紀，游蕩或有之，採花則未必。因而暗囑維那僧從寬處理，力加教育。勿予刑訊。

這時，公爵府中軍都尉多門英右衞門，忽跨高頭龍駒，鳴鑼喝道，前來菩提寺宣召：

「鈞旨下，速擺香案聽宣！」

「奉上柱國、同平章事、加賀開藩、前田公爵八千歲鈞旨：菩提寺下院寺石願沙彌大規長玄，調充本府家廟香火執事僧，大僧正雲外應着令該沙彌克日前往報到接差，不得違誤，切切此諭！」

躬身迎送的雲外方丈，覺得調派一個小沙彌，竟動用藩主的鈞旨，同時由爵府大吏鄭重其事的前來宣召，眞是異數了。他奇怪得目瞪口呆，舌翹不下。石願寺住持空明驟然矮了三寸，其餘衆僧也都縮進禿顱，直不起腰板。

由來前田爵府有八個要職，以中都尉多門、土佐郡太守直弼等兩人爲首，權勢顯赫，世稱藩區八家。

關於空明檢舉長玄的事就此一筆勾銷，誰也不敢多嘴，維那僧退回控訴書時，還把空明狠狠埋怨一頓。

但是長玄呢?那裏去啦——

不用說：他在大牆門本多家。正和琴姬在花園內幽會。

琴姬胸中懷有不尋常的願望，平日藏之於密，並未向長玄透露。

藩主綱紀公爵的世子吉治，和琴姬相通，暗渡陳倉，十分恩愛。她晚上把身體交給吉治，白天却又和長玄相好。

吉治四十五歲，正夫人亡故，側室名伊代，生子兩人，一名宗辰，一名重宏，綱紀年老，沉綿病榻，內外政務，均交與世子代拆代行，大權早落吉治之手。

去年初春，吉治往遊蛇神廟，剛巧琴姬也來隨喜，吉治見琴姬美若天仙，媚眼橫飛，立刻喪魂落魄。老女巫見狀，忙代他倆穿針引綫。從此琴姬成爲他的秘密外室，一年多以來，對琴姬非常信寵，頗有娶回府第，作爲正夫人的意向。

後來琴姬發現小沙彌長玄，一則垂涎他年少俊美，二則打算及早培養他，日後自己進入爵府，爭權奪利，也有一個忠實的臂助。

她做了公爵夫人，就提拔長玄掌握兵權，命他征伐越前，消滅現方在位越前侯，爲母親本多氏報仇。

這是她最大願望，不惜犧牲一切，誓必達成的。

長玄年幼無知，輕易吞下了琴姬的肉慾之餌。

琴姬爲要先下一着伏棋，夜晚在枕上向吉治大咬耳朵，僞稱長玄是當時逃難半途離散的同母弟，流落異鄉，不得已而出家，充當沙彌，要求吉治立即妥作安排。吉治答應了，所以今天命大吏多門賚鈞旨宣召。長玄一入家廟，便可出入爵府不禁了。

他回至石願寺，已在申末酉初。

悄悄潛入山門，住持空明趕過來對他打拱作揖：

「你回來啦！我的小爺，派幾批人上街找尋無着，我焦急得變成熱鍋上的螞蟻，快點到上院去吧！」

空明陪他奔往菩提寺。

雲外方丈傳他進來，長玄跪地聽訓。

「長玄，爵爺宣召你去家廟供職，是你天大的造化，須知家廟中的香火職事僧，年

俸三百五十石，高出這裏住持兩倍多，而且自由出入爵府，可披淺緋色袈裟，得跨藍靴馬，相等於縣尉老爺品級啦！你應勤奮修道，好自爲之，勿負爵爺提拔，不要想家，切戒游蕩！得閒常來愚師處，談談禪機，可幫助進步！」

「是，謹遵師父的教誨！」

長玄焚香告佛後，又至雲外處行畢四跪八拜的辭師禮。雜役僧偏來一頂明角窗捲簾籠轎，請長玄乘坐，由司禮，知客兩僧代老方丈率領全體僧衆，大開山門，歡迎長玄出廟而去。

× × ×

長玄的飛黃騰達叫誰也瞠目咋舌，不知其所然。

他由家廟香火執事僧，一躍而爲世子吉治的護身伽藍頭陀，相當於知縣的地位了。

亨保八年，綱紀薨逝，吉治正式繼續爲第六代藩主，長玄被昇作錦衣侍從僧官。同年，再提昇長玄充當禁軍宣教師。不久，又晉級爲監軍頭陀，參與軍政機要。這時他的年俸已達千石了。

亨保九年，琴姬被娶入府中，正房正座，是續絃的公爵夫人。長玄得以護理後軍都

尉，開始掌握實際兵權，年俸增至萬石。

十一年，加他爲家廟紅衣禪師銜，實任藩兵總軍師，年俸三萬石，地位已在多門之上了。這時他權傾封區，加賀八大家都不能不仰承他的鼻息，他也迎接三十歲了。

在這十餘年間，他一帆風順，步步高陞，或許他交上的正是琴姬所說的昇龍運吧？

公爵夫人琴姬生下一個男孩，吉治命紅衣禪師長玄。進入後殿參拜夫人，爲新生嬰孩定名，並焚香上表，祝告天地。

長玄備了絹綢百疋，黃金千兩，珍珠嵌寶鳳冠一頂。用孔雀毛編織的霞佩一襲，共四式賀禮，命人先送入後殿，然後進見。

「是長玄嗎？久違了！你珍貴的祝儀，我照單全收啦，嘻嘻……」

夫人登上飛金檀座，對平伏地的長玄說。

「不腆之儀，蒙夫人哂納，貧僧光榮之至！」

「抬起頭來！」

「職在下僚，不敢抬頭！」

「恕你無罪！」

長玄仰首而望，見夫人懷抱嬰孩，高坐堂皇，珠光寶氣，雍容華貴。睽隔十餘年，她依舊如花似玉。

檀座的前後，並無女官隨侍。

夫人嫣然一笑道：

「我已屏退左右侍從，這裏僅你我兩人，有話儘說無妨。長玄，十多年轉眼逝去，你料到有今天？」

「夫人，貧僧承你一再提拔，天高地厚的大恩，貧僧沒齒不忘！」

「孩子應取何名？」

「貧僧夜觀天轉，見紫微在伊勢中部，應取名伊勢之介，上應星辰，大吉大利！夫人以爲如何？」

「此名正合我意！」

「多謝夫人採納！」

「長玄，你跪上幾步，附耳上來！」

他聽了夫人的密語，臉孔立刻瞭白了。

「用毒蛇？」

「輕聲！」夫人的秀目中閃出異光，繼續說：「我期待這一天好久了，非如此不能讓伊勢之介承襲爵位，也不能報先母的血海深仇。我以前說過求你相助一臂之力，今天才用到你了！」

「是是！貧僧受恩深重，雖肝腦塗地而不辭！」

「爵爺擇日赴蛇廟還願，必令闔府同往，在演戲酬神的宴席上，你竭力把宗辰重宏灌醉好了，乳母已準備好毒蛇！」

「……」

「兩人死後，等喪事完畢，你就動員封區八大家，聯名上表，推戴伊勢之介為世子，而成第七代藩主的當然繼承人！」

「是是，貧僧知道了！」

三天之後，吉治因伊勢之介的誕生，非常欣喜，忙向蛇神廟還願，並祈禱家運興隆，命闔府人家，以及八家重臣，齊往廟中焚香頂禮。

蛇神——人尊稱為蛇天神，廟宇前後，大蛇小虺，不計其數。前藩主綱紀五行屬蛇

，迷信蛇為吉祥之物，廟內禁人捕殺蛇虺。

於是蛇虺不斷蕃殖，有增無已。殿後山壁有個洞窟，深不可測，善男信女前往蛇神廟敬香，往往買蛇帶至洞窟放生，於是各種各類的蛇，愈聚愈多了。

吉治頭戴烏紗相雕，身穿嫩黃四爪蟒袍，夫人鳳冠霞佩，抱着寧馨兒，公子宗辰和重宏，也衣冠束帶跟隨，再後面是紅衣禪師長玄率領着八家重臣，威嚴肅穆地經由前院步入大殿。

點起滿堂香燭，吉治偕夫人雙雙下跪。他倆足後跪着公子和女官，長玄和八大家跪在殿檻外丹墀上。

禮畢，由巫婆引至偏殿，按尊卑列坐，院中木台演出神功戲，偏殿中也開筵。

偏殿的內室，放着幾隻木箱，木箱的四邊，都開圓孔，以備香客作蛇占問卜之用。

「兩位公子，請放量寬飲……」

長玄宗辰重宏同席，左一杯右一杯，拼命向兩人勸飲，他倆素貪杯中物，並且不知長玄的陰謀，很快都酬酬然了。

大公子宗辰，回頭瞥見內室的木箱，問道：

「這些木箱作什麼用的？」

「那是蛇占，可卜日後凶吉，靈驗異常！」

宗辰聽了，更覺好奇，便拉着長玄同去瞧瞧。

兩人步進內室，宗辰醉中渾忘了危險，俯首張望木箱的圓孔。

呼——圓孔中突然竄出一條小蛇，飛上宗辰的頸項，在他咽喉上咬住不放。

「啊……」宗辰慘叫一聲，撲倒地下。

「大少爺，大少爺……」長玄嘶聲叫喊，把宗辰抱了起來，而宗辰已瞪眼噤口，氣息僅屬了。

偏殿中衆人聞聲，紛紛奔進來探視。

只見不足一尺長的白色小蛇，還叮住宗辰的咽喉，蛇身像白麻繩似的緊繞他的頸項。

巫婆伸手抓着蛇頭，輕輕一折，蛇頭隨手而下，蛇身鬆勁，跌落地面。

「不得了！快請外科郎中，這種蛇很毒，遲則大公子性命難保！」巫婆踣脚狂叫。

「快召府中醫官，快點快點！」吉治也怒號着。

及至醫官飛奔而至，宗辰已頸項擁腫，面目青黑，毒貫心臟，無法挽救了。

那是琉球國出產叫做「波布」的白色毒蛇，今在位於日本中部的加賀郡蛇神廟出現，太不可思議了。

重宏因醉倒在筵席上，沒有跟隨兄長前往觀看木箱，總算逃過這場劫數。

吉治和衆人垂頭喪氣回至爵府，辦理宗辰喪事。

一個月後長玄和八大家聯名上表，求立襁褓中的伊勢之介爲世子，因他爲正夫人所生。重宏既屬庶出，應調往夷陵郡鎭守邊區，未經宣召不得擅回加賀。

吉治溺於琴姬的美色，又爲她花言巧語所惑。竟予批准。重宏和生母伊代，哭哭啼啼，同往遙遠的山地夷陵郡去了。

不久，長玄兼任藩兵提督，總攬軍權，俸祿增至五萬石。翌年，吉治薨逝，琴姬抱子登殿，襲位爲第七代加賀公爵，政權盡入琴姬之手了。

一晚，琴姬聲稱忽罹鬱病，命長玄仍以紅衣禪身份，進入內殿爲她誦經，希望祛災降福。

長玄奉召，只得前往琴姬的病室參觀。

琴姬擁被高臥牀上，房中並無他人。長玄伏拜在地，偶然抬頭，見琴姬不減當年色香。

長玄自從在大牆門後院和琴姬一別，被調往爵府家廟，衆目睽睽，不能再潛往大牆門，索興專心修持，十多年來不近女色，因而聲名鵲起，獲得吉治的特別器重。如今驟見舊情人彷彿像一頭多眠狗熊驀地甦醒。

他瞪目裂嘴，跳躍而起，撲上琴姬的嬌軀，到處愛撫和親吻。

「別猴急啊，快去扃閉房門。」

長玄遵命返身關門。

「十餘年前，我倆最後一次，你還記得嗎？」琴姬幽幽地問。

「記得。」

「不錯，我永遠不能忘記這一幕。今晚重溫十多年前的舊夢吧！」

他生過孩子了，看來並無影響，一代尤物，果非庸人所可及。

琴姬她躺回牀上，長長舒出一口氣。長玄也上牀和她交頸眠。

「貧僧自接替提督後，三年中招兵買馬，積草囤粮，聘請有名教頭，加緊訓練，已

經差不多了！如果太夫人一聲令下，立刻可以誓師出發！」

「一個月後，我下動員令了，祝你馬到成功！」

「太夫人之命，貧僧赴湯蹈火，決不退縮！」

亨保十四年，長玄發動大軍，掛帥出征越前郡。至十五年初，越前侯被斬，全郡化爲焦土。

當年盛夏，長玄班師回加賀。

他晉級爲太尉，封區中唯我獨尊，可以自由出入後殿，和琴姬明目張胆，公開宣淫。

亨保十七年，被流放在夷陰郡的二公子重宏突然率領邊防軍內侵，土佐太守弼直內應，中軍尉都多門倒戈相向，長玄揮軍堵截，一敗塗地，遭亂兵殺死。

重宏入加賀正位爲藩主。

琴姬見大勢已去，急抱五歲的伊勢之介，提槍跨上馬背，乳母也跨馬跟隨，她殺開一條血路，兩騎三人，出加賀郡城，不知所終。

蛇神廟中的蛇小廸，在一夜之間四散游盡，半條也沒有留存下來。

（本篇完）

本社文藝叢書目錄

禹其民　著

先鋒出版社印行

東瀛怪談

花魁女刺客

文亦奇著

京都東山三十六羣峯，大部份被皚皚白雪所掩蔽。

帶着鏗鏘聲急流而下的比叡川，和泛成鉛塊色的鴨游川，都處於飛卷成團的棉絮似的雪花籠罩中。

已至傍晚申時下刻（五點鐘）了。

在風狂雪猛的荒徑野道間，有個頭戴斗笠、身披簑衣的人影，以淒清地孤立於如意山麓、似乎早被人們遺忘了的龍泉寺作爲目標，如飛而行。

從簑衣半腰間，燦然突出鑲寶石的刀柄。

龍泉寺是京都五大古刹之一，與大德、報恩、眠佛、普賢等寺齊名，自方丈宏慈僧正圓寂後，僧侶四散，乏人管理，長期來爲狐鼠潛居，人跡罕至，成爲一座荒涼廢寺。

人影奔近寺側，自風火牆的崩頹處一躍而入，站身大殿的廊廡下，舉目向內探察。

殿堂裏的地蓆，因日晒雨淋而破損凹陷，剝落金色的佛像橫倒在傾圮的須彌壇上。

「唉，竟荒廢得如此厲害！」

人影輕輕滴咕着，未解草履就跨進殿堂。除下斗笠簑衣，撲撲簌簌地抖下厚重的積雪。天色將暮，好歹要在這廟內借宿一宵。

這時，人影驟然一怔，連忙豎起耳朵，側轉了腦袋。

啊！……什麼……？

不知從那裏傳來急促的呻吟聲，尖銳而幽細，彷彿是女子的音色。

此外還有騷亂的男聲，好像不止一個，仔細辨別，至少有三五人之多。

「咳，這裏仍有僧侶嗎？」人影喃喃自語，向着發出聲音的方向迅捷行去。

穿越破爛的中門，便是講經堂，他放輕腳步，從屋柱蔭中「索落索落」前進。

後邊的禪房門緊閉着，牆壁上有個守宮大的裂孔，他湊上眼睛窺視內中情形。

「眞大出意外！」人影幾乎失聲呼喚。

禪房中破舊的地蓆上，四隅放置燃旺的火缽，正中躺着一個年輕女娘。被歹徒所污辱。

女娘喘息呻吟，像夢囈似的低語。

尚有四、五個形狀相同的男子，圍着火缽蹲身飲酒，所有的眼睛都向女體注視。

突然，白亮雪球兩個三個四個……連續飛進禪房，擊到衆男子臉上，立刻碎散。

「咦！是，是什麼啊？」

「誰，誰在搗鬼？」

臉孔被雪球擊中，鼻梁立刻折斷，鼻孔裏鮮血直流。

「啊……」悍然不顧鼻孔淌血，依舊在女體上拼命馳騁的男子，驀地揚起慘叫聲，像旋風似的滾向壁間。衆人一瞧，見他背部已被擊穿一個拳大窟窿，雪球貫革直達他的後心，破地蓆的凹陷處彙成赤黑色的血泊。

「好，好厲害的傢伙！」

「從那個墳墓裏鑽出來的惡毒鬼啊？」

其餘五個男子慌張失措地打開橫門，飛奔到雪地中叫喚着。但斗笠簑衣的黑影跟踪而至，攔住了去路。

「我路過比叡山，因避雪進入頹敗的龍泉寺，無意中發現你們六條野狼噬食一個弱女子，我代表廟護神靈，判處你們死刑！」黑影「擦」的抽出雪亮的長刀，揮舞而前。

五個未及穿回衣衫的裸體男子胸前掛滿條條鼻血，手無寸鐵難於抵抗，急得亂嚷：

「且慢，我們是大阪太閣府的豢鷹武士，奉命出來公幹的，你無權殺我們，趕快走開吧！否則太閣（對豐臣秀吉的尊稱）震怒，你死無葬身之地了！」

「即使太閣在此姦淫良家婦女，我也非殺不可，何況你們是狐假虎威的歹徒！」

黑色斗笠下聲若洪鐘，手中的白刄只閃了幾閃，五顆豢鷹武士的頭顱已都在地下打滾，五具屍體斷頸中的鮮血噴洒如霧，把廟後潔白的新雪染紅一大片。

黑影用雪團抹去刀頭汚痕，輕輕插入皮鞘，逕自踱回廟中。脫去濡濕的斗笠和簑衣，顯露出全身紫色武士裝束。

走進禪房，松脂油燈仍舊點得很明亮，女娘側向內而臥，背上披滿黑亮的長髮。

瞧她珠圓玉潤的豐滿胴體，具成熟感，完全是個女娘。再抬頭注視她的容顏，只見她眉黛彎彎，點漆似的雙瞳伏在長睫毛下，稚態可掬，却是個十六七歲的美少女而已！

那頭黑猩猩躺在屍體壁角間，禪房中腥臭四佈，武士忙把四隻火缽移往最後面破爛程度較輕的方丈靜修室，正中鋪設自己隨身携帶的行軍氈毯，然後回到禪房，用毛氈大斗蓬裹住女體，一把抱起，送往靜修室，平放在氈毯上。武士見死者遺留着大半罈美酒

，原封未動的乾製牛羊肉等，他全部取出來，在火缽上羮酒烤肉，香氣充滿整個房間。

「姑娘，你必是城市中人，被六個混蛋擄掠而來的吧？你不幸遭逢强暴，過去的事何必掛心，只當做一場噩夢好啦！肚子諒已餓了，喏，坐到這裏來同喝一杯吧！」武士笑着招呼。

少女仰起粉靨，含情脈脈地向武士飄了一眼，起身裹上武士的毛氈斗篷，嬌羞無邪地挨坐至武士身旁。

於是兩人飲酒食肉，少女逐漸嶄露喜悅的神情。

「姑娘！你姓甚名誰？家住何處？怎樣被劫來此的？」

「……」少女沒有回答，索性移坐到武士懷中。

少女雙頰紅透耳根，媚目横斜，狠狠瞪了他一眼。

「別担心，明天我護送你到泉川市區，讓你自己好好回家吧！」

「……」少女仍不則聲，但眉宇間陡然罩上愁雲，淚珠在眼眶裏打滾了。

「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難怪你的！但我是亡命之徒，自身難保，無法帶你走，只希望後會有期……但繾綣一晚也是前緣，分別時我一定對你有個交待！」

武士說罷，霍的站起身來，持着松脂油燈奔往前面禪房中覓取六個死者遺下的衣衫包裹，從裏面找到大批金銀財寶，看來價值鉅萬，大約是他們向沿途的富戶搶劫而來的。他一古腦兒[illegible]自己的布囊中。

背着帶回方丈靜修室，放置在少女面前道：「統統給你！」

少女揭開布囊，只覺眼花繚亂，雙目瞪直，不知如何是[illegible]。

「你得了這點東西一身吃着不盡，有家的帶回家去，如[illegible]沒有家呢，就在泉州自立門戶吧！」

「多謝恩公，小女子感激於心，沒齒不忘大恩！」少女跪倒地下，磕了四個頭，總算開口說話了。

「哎！借花獻佛，何足掛齒！」武士連忙把她扶起，携手返歸原位，繼續飲酒。

夜深了，兩人同睡在軍用氈毯上，武士並不進一步侵犯，便裝醉沉沉入夢。

嚴冬之夜，窗外像潑墨似的黑暗。那是三年之前，慶長二年歲暮邊的事。

× × ×

「桃夭灼灼列花魁，艷幟香飄百里圍。極樂仙潭千足溺，溫馨地獄萬人來。富門傾

盡全箍篋，繡閣盈堆錦纏頭，遠近聞名車馬盛，連宵歌舞彩衣飛。」

這首民謠詩，在泉州內外到處流行，是指境南的「百里圍遊廊」而言的。

女主人蓮姬，年華雙十，富有資金，長得月貌花容，風韻卓絕，人稱花魁娘子，據說比大阪城的太閤夫人更要美麗得多。但她自號為「地獄女史」，凡琴棋書畫、吹彈歌舞，無一不精。她手下畜有雛妓二十餘名，個個妙曼可人，所以問津者絡繹不絕。非但泉州一地，即使大阪和京都，同樣聲名鵲起，登徒子腰纏萬貫，爭先恐後而來。

百里圍遊廊已被譽為衆遊廊之首，而蓮姬艷冠羣芳，「花魁」兩字更膾炙人口。

一天，酉時上刻（下午六時），天色已入黃昏，夕闇逐漸向四週瀰漫，在兩間舟形的暖軒內，點着明亮的油燈，窗外石津川的流水，蜿蜒曲折，閃爍着條條波光。這是太和酒館最幽靜的雅室，名妓蓮姬和一個蒙面武士對坐着。

銀鑲螺鈿的高脚盤，盛滿唐式精美餚饌，兩個銀瓶在旁並列，陣陣酒香，撲鼻而至，一對炫目的[illegible]朵，分置枱角邊。粗看起來，似乎仍是豪客召妓品花酒的行徑。

但仔細一瞧，並非如此。

銀瓶之側，彩繪的瓷杯合併着，並無滴酒斟入，熱騰騰的佳餚，雙方都沒有下箸。

更令人覺得異樣的，便是在無表情的蓮姬面前，放着十錠黃金，她連封紙也不摸一摸。蒙面武士臉上顯露尷尬的神色。

「姑娘，你竟斷然拒絕嗎？」武士的聲音十分穩重、低緩和清晰。

「嗯，我和大爺素昧平生，你來買笑我歡迎，但你所提的要求太驚人了，我怎能不拒絕？非但是我，誰也無法貿然接受的。黃金嘛，你帶回去吧！」

「唉，我也是出於沒奈何啊！」

「人各有志，請勿相强！這裏的婢僕輕嘴薄舌，萬一給她們聽到，會意料不到的立生大禍，也許你剛出門，就落入捕吏們的手掌之中了！」

「我不理會捕史如何手快，一聽得你的艷名，連忙從京都趕來了！」

「啊！京都？」刹那間，蓮姬的媚目中熠熠生光。

「正是，京都叡山之麓，荒涼的龍泉寺內孤墳中，長眠着前關的大臣秀次公的長官梅津嘉門，大約你也知道的吧？」

「哎！大爺，你到底……」蓮姬陡然變得容顏慘戚，武士從面帕眼孔中，對着她咄咄逼視起來。

「梅津長史官生前獲得秀次公另眼看待，後來秀次公遭讒受謗，太閤不分皂白逼他切腹而死，使天下草木，都含悲帶淚呢！」

「……」蓮姬無言，但淚皆瑩然了。

「接着，在京都三條河堤岸上，秀次公的夫人妾侍等共三十餘名，除了內中一位名叫夕鶴的雛姬逃出生天以外，其餘衆人全被慘殺。夕鶴，她就是長史官梅津嘉門女兒！」

「……」低垂粉頸的蓮姬已泣不成聲。

「這位如夫人夕鶴，逃到她父親的長眠地龍泉寺匿居，給六名豢鷹凶徒抓住了，當場對她輪流施暴。一個來廟避雪的武士發現此事，立刻手刄凶徒，送她到泉州自立門戶，不久她在百里園地區開設遊廊，規模允稱第一，她本人被譽爲花魁娘子，只知逍遙快樂的過日子，把君父的血海深仇忘記得乾乾淨淨置之腦後！」

蓮姬用長袖掩面，放聲大哭。一會兒，她忍悲拭淚問道：「你……你是誰？」

蒙面武士不回答她的話，繼續說：「夕鶴爲史長官之女，關白大臣之側室，竟不惜千金之軀，墮落爲娼，連不共戴天之仇，也拋向汪洋流水，我深悔當時救了她！」

蓮姬滿面通紅，從袖中抽出短劍，要抹上自己頸項，武士眼明手快，閃電似的伸出兩根指頭，很快的夾住雪亮的劍刄，輕輕將劍奪了過來。

「夕鶴，你不能死，秀次公的大仇，除了你以外無人能報啊！」

蓮姬流淚道：「大爺，老實告訴你吧！我並非自賤，甘作娼婦，只在等待太閤聞名前來嫖院，讓我獲得接近他的機會。我千金購置這柄短劍，就是爲報仇雪恨用的。但直至今天，還難於如願，看來今生無此希望了，給衆人糟蹋了身體，唯有在大爺面前自刎，以明心跡！」

「如今機會來啦！萬勿錯過！跋涉關山到此奉訪，就是要求你出馬，我有辦法叫你接近太閤，試試你的短劍是否鋒利萬一發生差池，我還有計救你！」

「計將安出？」

「喏，近處有個石川五右衞門，是百色三太夫的得意門生，武藝在我之上，叫他先來和你面會，以後同往太閤府，他的力量足以救你脫險！」

蓮姬口角含笑，壓低聲音道：「大爺！你就是那位武士嗎？三年前的風雪之夜，你救了我。

「剛才我說的石川五右衞門，我叫他來，不妨讓你相見！」

「嘻嘻……你不呷醋嗎？」

你並不了解我，「惜小愛，誤大事，非英雄好漢行爲！」

「三年前我已向你獻身，却不知道你的姓名，眞遺憾呢！」

「那時我遭通緝，惶惶如喪家之犬，我不敢把姓名告訴你，正如你不敢告訴我一樣！如果互通姓名，我知道你會是秀次公的寵姬，必然整冠而拜！」

「不知者不罪，……現在你可以報出姓名了！」

「關白大臣屬下京西太守雀部淡路，扈從大臣在高野山切腹而死。我就是雀部之子九十郞！」

「哦，九十郞大爺，請你亮亮相吧！」

武士徐徐地取下他的蒙面帕。

「啊！果然是你，恩公……」蓮姬揚起又喜又悲的呼叫聲。霍的站起嬌軀，埋坐到武士懷中。

「恩公，情郞，你想死我啦！」

× × ×

進入臘月，又增加一段寒冷，河內的曠野朔風凜冽，初雪行將到來了。

兩日後的夜晚，有個走馬的武士，從難波郡的茶屋鎮，沿着粉濱與住吉的官道，蹄聲得得，向南騁馳。

他頭戴英雄巾，身穿黑襖野褲，腰繫班帶，足登麻鞋，背負兩柄倭刀，跨着高頭黃驃馬。時已更盡夜闌，東方微現晨曦。武士在濃霜之上，放轡疾行。

過了住吉和住之江，橫越大和川的橋梁，便是泉州壤界三寶濱，百里圍近在眼前。進入百里圍市集，馬蹄漸慢，街道邊並列着無數風燈，他一一辨認，轉了幾個彎，忽見兩盞大風燈，紙罩上都有「太和」字樣。他毫不躊躇，迅速勒韁跳下馬背，站立在旁置鹽包的大門前面。

「借光借光，雀部大爺住在這裏嗎？」

「不錯不錯……」亂揉眼睛的管門廝役，跌跌衝衝飛奔出來。

「承蒙你勞駕，雀部大爺兩天前就來的，請進裏面坐吧！」

「那麼，有煩引路！」

他沒有除下蒙面帕，就冒失失地走進內堂，向着一間臨水而建的精緻客房，低聲叫道：「雀部大爺……」

「是五右衞門嗎？等得我好心焦！」

客房的障子門「吱」的開啓了。

「聯繫人好容易才找到我，我不敢怠慢，星夜快馬加鞭，前來聽命！」

「你爲這次的任務占卜過吉凶了嗎？」

站在障子門內的九十郎，身穿紺碧色睡衣，鑲寶石的長刀，仍懸腰際。

「是是，占卜過了，術士占出了六壬神課中的空亡卦！」五右衞門俯低腦袋答回。

「哦……我們的行動應該特別仔細！」

「是……」五右衞門躬身扯下蒙面巾。

他奉了九十郎的令旨，往來大阪、伏見兩城，探察太閣豐臣秀吉的動靜。隨時和城中太閣府的爪牙，暗暗鬥爭。

太閣妄殺自己的義子——敕封關白大臣的秀次之後，知道衆心不服，便豢養大批凶殘浪人，遍佈城中，以防不測。並在自己的起居室和上房等處，出入口各裝「鳴板」，

如有人脚踏板上，鳴板陡發聲响，叫刺客之類，無法越雷池一步。

「據說那是才貌雙全的太閤夫人（豐臣秀吉的少艾塡房）所獻的妙計，我們不得不利用兩個盜竊手了！」

「盜竊手？也很難通過鳴板啊！」九十郎說着，側首沉思。沒多久，他突然拍擊一下手掌：「有了，我想出辦法啦！」

「願聞高見！」

「首先必須叫太閤府的內侍衞全部熟睡。高麗橋蘭法裏的小西鹽齋，密藏切支丹效的安眠劑，倣照他的手段，可以做到這一點，然後令盜竊潛入，偸出鳴板！」

「是嗎？所謂鳴板，怎樣的東西呢？」

九十郎又拍擊雙手道：「正如此狀，主要僅爲兩大片响銅！」

「哦！」五右衞門點點頭似恍然於心。

「那麼，稍等片刻，等我更衣後，同往百里園遊廊！」九十郎一笑說。

五右衞門眨霎雙目，這位素不貪色的主公何以夾忙中要和自己去遊廊？他茫然了。

未幾，兩人已高坐百里園遊廊的內庭。

「請花魁娘子下樓！」九十郎吩咐淸晨值堂的婢女。

「我來啦！」蓮姫好像是早已起身，等在後堂似的。

屛門開處，四個丫鬟各執明角花燈先導，兩個丫鬟分左右扶持蓮姫，緩步盈盈而出，她背後還有四個丫鬟簇擁着。名妓氣派，和侯府千金有何不同？把五右衞門看呆了。

她向兩人各施一禮，走到九十郎身旁落座。

五右衞門圓睜豹子環眼，對她咄咄逼視，見她頭梳高髻，上扣紅玉嵌寶大梳子，左邊斜挑着流蘇長風珠，顫顫顫動，光華奪目。杏臉桃腮，薄施脂粉。身穿水紅洒花和服，京繡濶腰帶，足登襯銅絲攀粉底草履。胸前掛着一朶珠紮護心花，正中綴有三顆核桃大的紅寶石，發生溫潤的光輝。

「嘩！珠光寶氣，雍容華貴，簡直並非妓女，而是瑤池仙子，謫下了瓊樓玉宇！」

五右衞門吐出舌尖，胸中讚歎不止。

「五右衞門，她人稱花魁娘子，確爲花中之魁。但她自命爲地獄女史，她能叫任何男人，樂極而入獄。我們能以她爲中心，今後和她同生共死，眞是萬幸！」

「自命地獄女史？倒很別緻！」

「正是呢，凡京都、大阪、泉州三地，誰不仰慕地獄女史的盛名，可見人們特別重視她。她的地獄之淵，能使問津者銷魂蝕骨，……」九十郎壓低聲音繼續說：「不久將要安排她去接近太閤，讓老柴頭也嚐嚐勝味，乘他埋首玉槽，心魄俱醉，遨遊於修羅境界時，你就帶領盜竊手竄入，拆去房外鳴板，然後招呼從者破扉入室，叫老賊授首，隨即救出我們的極樂女神！」

「對對，主公妙算如神，令人五體投地！」五右衞門表示無限欽佩。

蓮姬嫣然微笑，嬌羞無言，她的雙眸像秋湖似的澄清，頰上肌肉，白嫩得彷彿新剝荔枝，微張着野莓一般濡濕的小小紅唇，似乎隨時向人索吻，她被九十郎剛才的贊語打起情慾。

當五右衞門的視綫接觸到她炎炎如灼的目光時，感到有火花不斷飛爆出來。知道她除了九十郎以外，還想對自己「染指」了。

「怎樣？是個道地的美女囉！」九十郎猶如炫耀自己的私有物，言下十分得意。

「嗯，果然是名不虛傳！」五右衞門囁嚅着回答。

「今天你就到高麗橋小西鹽齋處，用我的名義向他討取若干安眠劑！但此刻時間尚

早……哎！花魁娘子你招待他，進入閨房，送他前往溫馨地獄去玩一會兒吧！」

蓮姬聽了，立刻精神抖擻地站立起來。「大爺，你呢？」

「我隨便找間閒房休息休息！」

她連忙一推身旁一個最漂亮的雛鬟道：「阿琳琳，你代表我去陪陪大爺！」

年方十六歲的阿琳琳，倏的紅透粉頸，低頭咬嚙着嘴唇，緩緩挨近九十郎，仰面獻上帶有少女清香的熱吻。

蓮姬含羞帶笑，冉冉行近五右衞門。五右衞門急向九十郎躬身到地，說道：「且慢，主公，待我先去討取安眠劑，回來後，再登樓向花魁娘子領情！」

「不要緊，何必介意？」九十郎笑着擺手說。

這時蓮姬已貼向五右衞門的懷中，

「不，剛才主公既有命在先，我身爲臣屬，豈敢逞私而怠公！花魁娘子，請忍耐須臾，留到晚上吧！」

五右衞門稍稍撫摩她膏腴濕軟的厚唇，便把她推開一旁，對九十郎拱拱手，轉背踱下庭階，逕自大踏步而去。

×　×　×

夜闌人靜，更漏深沉——窗外除了石津的潺潺流水外，什麼音响也沒有。宿在後廂房的九十郎，早熄燈火，房內隱約傳出阿琳琳銀鈴似的嬉笑聲。

五右衛門宿在前廂房，隔室就是蓮姬的妝閣，她今晚孤枕無郎。主公如此安排，是故意把蓮姬留給五右衛門，免得他有碍於君臣之份，索性讓他去暗渡陳倉吧！燃着單根燈芯的銀質短檠，置在妝閣的一隅蓮姬，半睡半醒，似乎期待五右衛門前往偷襲。

晚餐時她飲了不少酒，此刻還覺得頭腦沉重，已經睡去了呢？還沒有呢？她自己不得而知了。

一個濃眉環眼、濶鼻方口男子，糢糊地出現於地鋪之前，神態很像關白秀次。二、三十個姬妾，誰都裝嬌作媚，她是其中最年幼的，僅僅淡掃娥眉却獨受關白公的恩寵。

「大爺，饒了我吧！」這句話在她咽喉間打擊，却發不出聲音。驀然間把自己驚醒了，原來是南柯一夢，但她覺得脈搏暢通，十分陶醉，忙睜目探視，只見有個黑毛披體的大漢，但他並非關白公或九十郎，却是五右衛門，果然前來偷襲。

雖然是偷襲，她却毫無抗拒，因為她對五右衛門早生情苗，如今五右衛門不速而來

，蓮姬芳心窃喜，自屬當然。因此悄沒聲兒，任憑擺佈。五右衛門笑道：「你為主公所寵，照理我不可剪他的邊。只為他白天既殷殷下賜，晚上又巧作安排，使我不便固辭；臨睡時便情慾難制，沒奈何過來了，但萬一發生意外，我明天無法向主公交待，這樣吧，我出去擄個女人來。」他說着，不等蓮姬回答，就迅速窗牖間竄騰而出，轉瞬消失踪影。

約經三刻時辰，五右衛門背負一個昏迷着的女人回來了，平放在前廂房自己地鋪上，招呼蓮姬隔牖窺覗。

五右衛門用清水向她臉上噴了幾次，女人便悠悠甦醒，見她頭挽馬髻，上插鑲寶環珠的髮扣和翡翠大梳子身穿團花絳紅軟緞睡袍，腰繫鵝黃絲縧，洗着圓潤的素足。臉上彎蛾眉黛，丹鳳雙眸，粉頰如脂，上面有兩個深深梨渦，大約二十三、四歲，端的美不可言，五右衛門用紙片寫了幾個字，從窗櫺間投往鄰室，蓮姬拾起一瞧，不禁楞住了，只見紙片上寫道：「她是太閤的塡房夫人阿茶茶，關西出名的美人，今天前來泉州菩提寺敬香，夜晚寄宿廟內，正和主持銀頭陀在房裏飲酒，我向酒中暗投安眠劑，把兩人悶倒，才劫她來此的，至多三個時辰，明晨五更以前，仍舊送她回廟。她的美麗雖出名，

但總難及你，她美而艷，你美而韻，艷則俗，韻則雅，所以你在她之上，外界的評論是正確的！」

仰面睡在地鋪上的阿茶茶，像酒醉似的，默然無語，不稍動彈，睡袍已散亂皺縮，一會兒，她上面水汪汪的眼睛注視着五右衞門，發出妖艷的光輝，蓮姬見狀，妬火中燒，賭氣回進妝閣，從枕箱中取出短劍，要去殺死那個仇家女人。轉念一想：殺她沒用，不能算是報了宿仇。而且足以引起太閤更高的警惕心，反而妨碍了九十郎行將開始實踐的計劃，有損無益，自己既然憎恨她，不去偷覷就是了。於是她仍把短劍納回枕箱中，頹然睡進被窩。

將至黎明時，蓮姬在魂夢迷離中，隱然聽得阿茶茶說：「我的好人，我的情夫，你以後必須設法前來探望我啊！」以及五右衞門仍背負阿茶茶開門外出的聲音。

× × ×

正月初三日，巍然矗立於大阪城中心的元帥府，按照慣例舉行一年一度上轅參拜。家康（德川）、輝光、景勝等三大史長官（俗稱三大老）爲首三成、長政、長盛、利家、彈正（山名）等五大都尉（俗稱五奉行）爲次，率領文武家臣，向太閤豐臣秀吉

三跪九叩首，朗誦祝詞，並各獻珍物作賀。衆家臣所獻的無非明珠、紅寶石、珊瑚枝之類，而巡界都尉山名彈正，別出心裁，獻上裝有等身大公仔的雕花木箱一隻。太閤見了，大笑道：「彈正最會作耍，竟送個公仔結我，當我也和他自己一樣是個老天眞！但也好，夫人正希望有個大公仔呢！把它收進內堂去吧！」

「是是……」廡廊下彎腰走上四個山名都尉府的差官，槓抬紅木箱前往帥府堂內。

傍晚，帶着兒子秀賴，在伏見城（因她的母家在伏見）行轅度歲的夫人阿茶茶，命從人送來一封信，上面寫道：「敕府近衞中郎將秀賴，偶染感冒，現正延醫服藥，擬於初七——八日，陪同他回大阪城，再向大帥拜年……」太閤十分担憂，素知夫人極愛她的親生子秀賴，便放心不下。下令已準備好的滿堂花燈，改期至初七日開始懸掛。

明天是初四日，要趕往京都入朝叩賀，今天時間已遲，不及去到伏見城瞧瞧兒子了。新年中諸姬妾艷婢，都在呼盧喝雉，擁在一堆玩耍，不便召誰前來侍寢，只得單獨睡在上房。長夜無聊，忽然想起白天彈正所獻的公仔木箱，便呼喊道：「來人啊！」

「在……」房外衆衞士哄然應答。

「把山名都尉所獻的木箱抬進來，讓我先瞧瞧究是怎樣的公仔！」

「是！」一個衞士長傳下話去。

守護木箱的四名都尉府差官，連忙抬起木箱，行入上房，放在雕龍牀前。

打開箱蓋！」

軋軋……箱蓋開啓了。

「啊，怎麼異香撲鼻？彈正這傢伙眞會開玩笑！」

太閤移步上前審察，見箱子的四角。堆置伽南沉檀等香料。箱蓋既啓，香氣便氤氳四射，飄滿上房。取出塡箱的孔雀羽毛，解鬆紅白緞帶的紐結，揭去上覆的翠綠絲絨被，香氣更濃了，果然有個少女型的等身大公仔，穿着紅綾和服，腰繫織錦濶帶，雙手捧住絹製花簇，閉目交睫，靜靜地睡在木箱內。敷粉塗脂的公仔臉上，紅紅白白，非常嬌艷，和眞人並無二致。

「好漂亮的公仔，可愛極了，明天夫人瞧見，不知要怎樣歡喜！彈正果然有一套！」

這時公仔美麗的眼睛，忽然睜了開來。

「咦，那是內裝機簧的活動公仔嗎？快扶起它站立地上！」

驀地聽得急促步聲，衞士長奔進上房。

「報告大帥，在內堂值班的十二名武士，一個個都伏地睡熟了！」

「什麼？睡熟了？用籐棍打醒他們！」

「大約因爲……」

太閤不耐煩，很想暴喝一聲，但公仔身上妖異的香氣，使他色慾蒸騰，四肢驟覺疲軟，唯獨胯間物昂奮而上翹，連暴喝一聲的爽氣也沒有了。

「因爲什麼？」

「新年快樂，多喝了大帥犒賞美酒！」

「新年中不致有什麼，隨他們去吧！」

太閤說着，走近木箱，向下俯視。只見公仔嫣然含笑，雙瞳湛然生光，冉冉坐直上半身，然後冉冉站起，又然後，冉冉跨出木箱。在吃驚的太閤眼前，公仔變成一個活生生的美女。

「彈正混蛋，原來公仔是活人假裝的，倒叫我駭了一大跳！」

太閤趨步上前，一把擁住美女的纖腰，就在她的俏臉龐上連連親吻。剛才抬木箱的

四個差官，都在太閤背後咄咄逼視。

「你名叫什麼？是彈正的姬妾嗎？」

「不，我已成爲大帥的姬妾啦！」美女開口了，鶯聲瀝瀝，令人入耳甜心。

太閤涎着滿生皺紋老臉，抱起她送到離龍牀，四個差官一笑，悄悄退出房門。

他高速度自寬睡袍。一陣酥膩甘美感覺，使老柴頭不禁陶醉了。很快由陶醉深入銷魂縹渺鄉。

老柴頭樂不可支，在此脫神的刹那間，一柄鋒利的短劍，已頂向他的咽喉。

豐臣秀吉少壯時武藝超羣，手執一枝鏜鐵槍，曾跨海西征，擊敗明將，攻佔高麗，在異國南面稱王，達十餘年之久。如今雖老，難比當年，但憑一個嬌弱女子，要行刺他還無此可能的，九十郎估計不及，以致功敗垂成。這時劍刄距離太閤咽喉尚差二、三分，而他已像閃電似的一躍下牀，向着房外奔去。美女急飛短劍，要刺擲他的後心，但準繩稍偏，鋒刄「嗤」的陷進他的肩窩，他帶着湧流的鮮血跌出門去，高聲呼救。值班外庭聞聲奔聚，揮刀圍向上房。人聲鼎沸，迅速接近。美女見無路可逃，惶急欲絕。忽然有個黑影，激箭一般竄入房中，抱起全裸的美女，負上肩頭，由窗口飛騰上屋，縱跳而

去。及至衆武士圍集攏來，那個肩負裸女的黑影，已杳如黃鶴，踪跡全無。

在上房雕龍牀上，遺留下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善正寺道恩」五個大字。所謂「善正寺道恩」是關白秀生前宗教的法名。太閤見了，悚然於心，令衆武士不必追趕。自已深居簡出，在內堂養傷半年之久。

山名堂正當晚携帶全家眷屬，潛逃到長崎山鄉隱居，被太閤的偵騎所追殺。後來五右衞門重入大阪，和阿茶茶再續前歡，打算伺機刺殺太閤。却因事機不密，被誘至阿茶茶牀上落網，遭受火殛慘刑而斃。他的妻子蓮姬，不知所終。

隔了十餘年，有人瞧見慈周山瑞安寺的住持僧，似乎就是雀部九十郎。

（本篇完）

最新出版文藝新書目錄

金杏枝 著

宋國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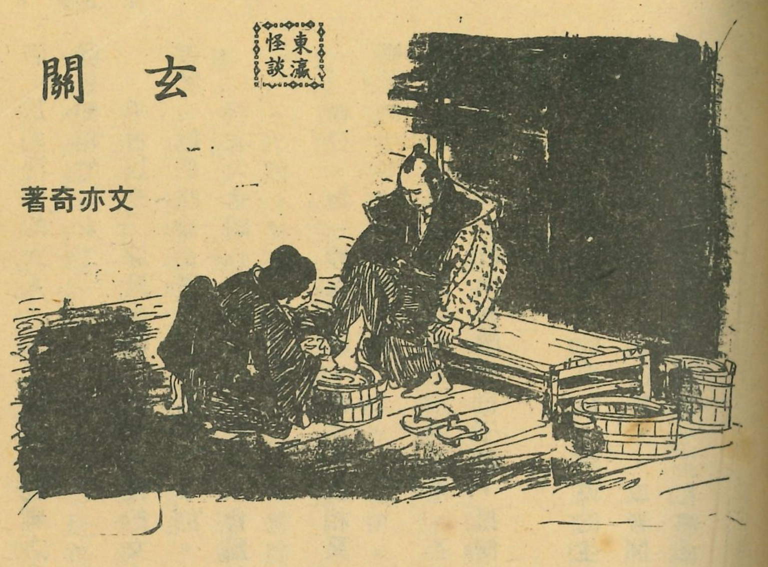
林淑華 著

台灣怪談 文亦奇著

東瀛怪談

玄關

文亦奇著



寛永年間，京都。

三月，田間的櫻花已經盛放，山邊河澗都是一片嫣紅，公侯顯貴，亦紛紛舉行賞櫻的盛會！

就是一般的民家，每年到了這春祭的時間，各種活動都比平日爲多，市面就出現欣欣向榮的面貌。

只有一種人，無論是任何大日子，過的都是平淡、規律的生活，她們在人前，總是帶着笑靨，但背着別人時，她們過的日子，却只是有限的人才會知道！

這一羣悲慘的人，就是驛站裏侍候客人洗脚的女人。

所謂驛站，就是專供往來旅人駐脚的客

店，那些洗脚的女人，除了幫客人洗脚之外，還是陪客人睡覺的，換句話說，這些女人就是變相的妓女！

千古以來，迎送生涯，出賣身體的女人，註定了她們的命運是悲慘的，那怕是任何環境，她們悲慘命運，都是改變不了的。

沒有人會關心這些女人，沒有人會爲她們的前途想過，她們的下場也沒有人會理會。

節日，對一般人來說，都是全家相聚、團圓的好機會，所以，相對的，在節日裏，驛站的生意比平日還差！

往來的旅人，除非有特別的要事，否則，他們都在節日之前，早早趕回家去。

誰還願意在歡欣熱鬧的日子裏，孤清清的蹲在驛站，對着個陌生的、跟自己毫無感情的女人？

故此，在這個春祭的前後，驛站的生意特別冷落，許多洗脚的女人，也懶得去拉客人，躲在屋裏，與同伴們玩紙牌，或者閒聊。

像如今，部屋裏幾個女人，正在窮極無聊的躺着，東拉西扯的說些閒話。

當這些女人正在吱吱喳喳時，只見其中有一人，面對着窗，兩眼凝視着庭院外的櫻花，不時發出輕嘆！

一下較爲沉重的嘆息，引起了正在閒談的同伴們注意，頓時，屋裏幾個女人的視綫焦點，都落在她的身上。

「妳們瞧，幸子大概又在對花自憐呢！」一個叫則子的洗脚女人笑道。

「算了，人家是這兒最漂亮的妞兒，一直都自視甚高，也不照照鏡子，瞧瞧自己是什麼貨色？千金小姐？嗤，漂亮又如何，還不是替那些狗男人洗脚，屁！有什麼稀罕，自高身價！」另一個叫阿秋的女人道。

「妳們兩個不要拈酸了，人家仗着臉蛋漂亮，一夜應酬幾個客人，妳們沒有這種本事，多說了，人家到老板枕邊告狀，教妳們吃不完，兜着走！」

「喲，別這樣把幸子貶低，人家是三貞九烈，還想着從良，做過歸家娘的！」

這些女人東一句，西一句的，每句話都是針對幸子！幸子絕對不是聾子，對於她們的冷嘲熱諷，自然是聽得到，這並不是第一次。

但，除了含着兩眶淚水之外，幸子對這些姊妹，是毫無辦法的。

她們並沒有講錯，幸子的確是驛站裏最出色，最漂亮的妞兒。而且，從她一開始做這等工作，就不甘心！

像許多洗脚女人一樣，幸子所以在驛站裏，出賣自己，只因爲窮！

她是賣身葬父！

幸子和許多女人都一樣，她的夢想，就是嫁一個理想的漢子，然後好好的廝守一輩子！

只是夢想和事實，距離何止十萬八千里！

要是上等人，往來旅途，投宿的都是上等的旅屋，他們需要時，找的是「祇園」那些妓女，當娼的，能擠入祇園亦是一等的。

她們縱使不能從良，她們的收塲，亦不會像洗脚女人那般慘淡，最低限度，祇園的女人，涯到四十歲，憑自己的積蓄，也能過一個好好的晚景。

相反的，在驛站駐脚的，多是下等的販夫走卒，他們的嘴臉，沒有比洗脚的女人更清潔，尤其是他們花了一點點銀兩，在洗脚女人身上所需索的，往往使她們難堪得以爲自己已變成一條狗！

要在這些客人中找個可托終身的，實在比在河中撈個月亮更難。

當幸子想到這兒，她的淚水更多了。

× × ×

「喂！大爺，請在這裏歇脚吧！我們這兒的侍候是最好的！」

「大爺，我來陪你，好嗎？請進來洗脚呀！」

每當幸子站在玄關（日式房子大門前脫鞋的地方，稱爲玄關）。聽到她的姊妹們，濃粧艷抹，在驛站前拉客人的情況，她都有種想吐的感覺。

她爲她們爲了小小的利潤，而埋葬自己的尊嚴而可悲，她亦對那些客人色謎謎的眼睛，恣意的在姊妹們身上溜轉而感到恥辱！

雖然，在驛站裏當洗脚女人已整整一年了，幸子從來沒有將自己訓練得這樣厚的臉皮，她根本也不用去拉扯那些行色匆匆的旅人。

只要她站在玄關，只要有一個旅人忽然把視綫拋向她，這個旅人就必定會因爲她的美色而住脚！

幸子是驛站裏的洗脚女人當中，最受歡迎的一個。她雖然不肯像其他姐妹那樣拉客

人，驛站的老板也沒有特別强迫她，畢竟，驛站裏有一半的生意，全靠幸子帶來。

亦因這樣，幸子招來姊妹們的妒忌更甚。

就像此時，幸子站在玄關，看着姐妹們拋下尊嚴的拉客，心裏又泛起了感懷。

「像這樣的地獄，那一天才可以逃出？難道這個玄關眞像銅牆鐵壁，再也衝不出去？」

幸子討厭這地方，是可以想像的，她正如姊妹們所諷刺的一樣，她是很盼望能碰到理想的男人，帶她衝出這個玄關。

但，會有這樣一個理想的人嗎？幸子也曉得，自己可能只是種妄想。

感懷身世之餘，幸子不免又覺心酸，淚水再次凝眸。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幸子覺得視綫被面前的人影所擋住。

當她把眼淚吞回肚裏的時候，幸子就見到，站在自己臉前的，是個年青的男人，只覺對方的目光，緊緊的打着自己的臉。

客人對自己投以專注的目光，幸子是十分熟悉的，只是，這個漢子的目光，跟其他客人並不同，他的目光裏，並沒有淫邪的意味，只是驚訝。

客人們淫邪的目光，使幸子往往感到憤怒，這個漢子專注的目光，却是幸子第一次的感到不安，就似乎對方的目光，能穿過自己的衣服，透視自己的胴體一樣。

「客倌，您……」

幸子的提醒，頓時讓這位年青的漢子醒悟自己的冒昧，他立刻將視綫收回，並靦覥的說道：「對不起，姑娘，我……我想投宿！」

在這個陌生的青年客人在說話之際，幸子不由自主，打量了他幾眼，只覺他很年輕，大約是廿二、三歲，他的樣子不算英俊，舉止却溫文爾雅，頗有教養似的，跟那些慣於在驛站投宿的販夫走卒，是不能比的。

還有一點，使幸子特別感到奇怪的，眼前這個漢子，膚色異常蒼白，那種蒼白，並非尋常人的膚色雪白，而是一種近乎透明的白，像一個長期被禁錮，沒有接觸過陽光的人！

無論對方是何等不尋常的人，只要道明是來投店的，幸子都得好好的招呼。

在旅客的留名册上，幸子曉得，這個不尋常的客倌，叫做矢野靖。

在玄關上，矢野靖開始解開自己的草履，讓幸子爲他洗脚。

自從賣身來到驛站之後，幸子爲無數的客人洗過脚，她從來也沒有見過，像矢野靖那樣潔淨的一雙脚。

他的脚很乾淨，趾甲修飾得很整齊，不似其他的客人，滿脚塵土，還帶着汗臭。脚上的皮膚，亦是白得有點透明，似乎可以看到他身體裏的血管。

一雙脚洗完之後，那桶水居然還乾淨得像剛自井裏打出來一樣。

「幸子，我們可以談談嗎？」當矢野靖洗完脚後，就提出這樣的要求。

幸子並不覺得意外，到驛站裏的客人，本來就不會單純爲了洗脚這麼簡單，他們總會對洗脚的女人有其他的要求！

矢野靖所不同的，他的教養比那些販夫走卒好一點，他沒有直截的提出要幸子陪他睡覺，已經是讓幸子覺得心理上好過許多。

「好的！」幸子輕輕的點頭承諾！

× × ×

當幸子拉開部屋的門時，屋裏的燈已經熄了。

這些日子來，她早已習慣在黑暗裏摸索，因此，很容易的，她就找到了自己的被窩

。

「哼！半夜三更才回來，也不用把所有人都踢醒，誰不知道妳是這兒接客最多的妞兒！」黑暗中，阿秋的聲音尖銳的响起來。

「少講句話吧！阿秋，不把妳踢醒，又怎可以向妳示威，表示她生意多，受男人歡迎！」另一個冷冷的聲音在黑暗裏附和着。

「人家對男人自有一手，夠起勁，妳們妒忌嗎？將來她還會在這些賤男人裏，挑個多金的去嫁作妾侍，妳們可有這種福氣？」

幸子若在平日，聽到姊妹們又諷刺自己的時候，少不得又會一夜垂淚，但如今，她却沒有這份哭勁，因爲她對剛才的事，還未能完全清醒明白過來。

她得冷靜下來，好好想一想剛才的遭遇！

雖然，矢野靖無論外型，風度，跟其他的客人完全不同，但是，幸子仍然對他沒有抱着任何的幻想。

她很明白，自己的身份卑微，從他第一天接客開始，她就再沒有自尊，再不以爲自己是個血肉之軀。

她不敢存有半點希望，矢野靖會把她珍惜，實在，這一年裏，幾乎沒有一夜，她不是接受着那些粗漢的蹂躪，以及恣意凌辱。

她心不甘，情不願，畢竟，淚已流乾，身體亦變得麻木無知覺了。

窮她一生，再也無法忘記今夜。

矢野靖果然在部屋裏等候自己，可是，部屋裏的燈是那麼亮，矢野靖的衣服，是穿得那麼整齊。

他連碰也沒有碰過幸子一下，他竟眞的只是等了半個晚上，要與幸子談話。

矢野靖細細的垂詢幸子的身世，他對幸子悲慘的往事，頻頻的嘆息。

他是眞的關心，幸子可以自他的目光裏看得出來。

自心底裏發出感激，整整一年了。今夜，第一次，矢野靖使幸子覺得，自己還是個人，自己還有知覺，並不是行屍走肉。

她不敢妄想矢野靖的垂詢會是關心，那怕這只是一份好奇，但矢野靖的禮貌，坦誠，幸子仍是全心的感謝。

不曉得矢野靖是何方人氏？

幸子雖然也曾問過，但得到的答覆，只是，他來自一個很遙遠，很遙遠的地方！

沒有再追問，因爲幸子仍然沒有忘記，自己的身份是何等的卑微，她原沒有這份資格，去過問客人的身世。

此時，獨個兒冷靜的時候，幸子想得很多，可惜，每一個問題都是沒有答案的！

矢野靖爲何不像其他的客人？他並不追求原始的發洩！

矢野靖究竟是誰？他來自什麼地方？

爲什麼？矢野靖的膚色，會是那麼的蒼白，蒼色得近乎透明？

他是商人？武士？浮袴子弟？

他怎麼渾身上下，都帶着神秘感？

驛站裏每個人都知道，幸子仍想念着矢野靖。

因爲，在第二天的黎明，不，該說是天未破曉之時，矢野靖已匆匆忙忙的離開驛站，甚至沒有向幸子告別。

不過，他却留下一筆不算太少的銀子，指明是送給幸子添脂粉的。

當驛站的掌櫃，在清晨將矢野靖留下的賞銀交給幸子時，幸子却像瘋了一樣，追向

矢野靖離去的方向，但矢野靖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幸子頹喪的回到驛站時，臉色蒼白，黯然神傷，是每個人都看得出來的。

自此之後，幸子每天都呆呆的站在玄關，看着矢野靖離去的方向，好幾次，依稀見到類似矢野靖身形的男子經過時，幸子忘形地衝出玄關，高喚矢野靖的名字，可惜，每一次，幸子都是失望的。

矢野靖並沒有再回頭。

幸子是眞的想念矢野靖，這份想念，理所當然的，是換來姊妹們更大的嘲笑。

「也不打桶水照照自己？洗脚的，人家只不過玩完就算，難道還眞的會再回頭，娶妳回去當歸家娘？」

「話可不是這麼說，我們幸子是三貞九烈，跟客人是講心的。」

「對了，妳們曉得什麼，那晚幸子陪矢野靖爺，一定賣了勁，說不定，還海誓山盟，要就把那些甜言蜜語，忘得一乾二淨！」

幸子對姊妹們這些刻薄的說話，除了咬碎銀牙之外，根本連跟她們吵架的精神也沒有。

只有幸子自己才曉得，她對矢野的念念不忘，只因爲矢野靖不像其他的客人。

他——把自己當作正常人來看待。

幸子承認，自己的確有過夢想，她知道，要是她能有機會跑得出這個玄關，只有矢野靖，才有這個力量，可以把她拉出來。

但，矢野靖爲什麼一直沒有回頭？

× × ×

驛站裏的洗脚女人，十分的失望，因爲，幸子的盼望，終於成爲現實。

矢野靖又再在驛站的玄關上出現了。

看到幸子和矢野靖四目交投時，目光裏的情意，那些女人，沒有一個不是妒忌得發狂！

「幸子，不會怪我來得太遲嗎？」矢野靖蒼白的臉色，帶着一份溫暖。

「只要你來，已經夠了！」幸子輕輕的回答，任何人都可以捕捉到幸子眼中的滿足。

「妳肯跟我走嗎？」

幾乎以爲自己是在做夢，幸子無法想像，再來的矢野靖，立刻要求自己跟他離去。

「你……你是說帶我跳出這個玄關？」幸子不敢相信，自己一下子可以抓住幸福。

幸福來得太快的時候，往往令人不能置信，幸福會是眞實的？

不過，矢野靖的話却是有力的：「是的！我帶你走出這個玄關！妳願意隨我來嗎？」

「我願意！」幸子毫不考慮，就連連的點着頭。

於是，矢野靖替幸子贖了身。

眞是恍如夢境一樣，當矢野靖替幸子挽着行李，離開驛站的時候，幸子的目光充滿了淚水。

「矢野，這是眞的嗎？你眞的把我帶出了那個玄關？你告訴我，這不是夢？」

矢野靖似乎很了解幸子的心理，他很冷靜，用很柔和的聲音說：「眞的，這是眞的，我已經帶妳跳出了驛站，這絕對不是夢！」

× × ×

翻過一山又一山，越過一河又一河。

在旅途上，矢野靖對幸子，始終都是十分守禮的。

只是，共同在路上相處了這麼多天，幸子仍然覺得，矢野靖的面前，彷彿蒙上了一層紗，他始終都是那麼的神秘。

甚至，矢野靖很少開口。

「我們究竟要上哪兒去？」

「妳總會知道的。」當矢野靖這樣回答的時候，他的神色顯得份外神秘。

幸子曾嘗試再追問，可惜，矢野靖却索性充耳不聞，一語不發。

「矢野，現在我的終身，都交了給你，希望你會待我好，那怕你是帶我回去作個下女，亦甘心情願。」幸子眞誠的對矢野靖說。

「妳這話倒是眞話，幸子，事實有時是跟想像距離很遠的，妳不要做夢才好！」

「我明白，矢野，我並不是不能吃苦的女人，你放心好了。」

「只要妳不後悔就行了！」當矢野靖說話的時候，他蒼白的臉上，泛起了一抹陰惻神色。

可惜，幸子却是漫不經心的留意着山上的風光，完全沒有發覺不妥的情形。

× × ×

前面是一片黃土，打從所站立的地方望去，黃土似是一望無際的。

它使人有種很可怕，很深沉的感覺，你甚至不能相信，天下間還有這樣的地方。

「矢野，這是什麼地方？」幸子站在這片黃土的前面，好奇的問。

「我就是從這兒來！」矢野靖若無其事的回答。

幸子的驚訝，簡直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這兒連半塊瓦也沒有，你……」

話還沒有說完，幸子只覺得後腦忽然傳來一陣劇痛，眼前昏黑，她雖然還想努力的掙扎，但最後，她什麼知覺也沒有了。

× × ×

「嘻嘻，你們看，女人原來是這樣的，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呀！」

迷迷糊糊間，幸子覺得，有個陌生的，非常刺耳的聲音，在自己的耳邊响起來。

努力的將眼睛睜開來，只覺眼前仍舊是漆黑一片，但在黑暗裏，隱約間，却有很多青幽幽的光點，向自己這邊射來。

「矢野呀！你花了多少錢買這個女人？」另外一個聲音在响着：「我們該想想辦法，如何消遣這個女人！在這兒生活實在太悶了。」

人的眼睛，總能慢慢的習慣黑暗的環境，當幸子習慣了這黑暗的環境時，她首先發現，包圍着自己的，是許多陌生的男人，他們有年青，有年老的。

他們目光中的神色，都教幸子害怕，那一雙雙的眼睛，射出來的光芒，都似是瘋狂的。

「矢野，這是什麼地方？他們都是些什麼人，我很害怕，很害怕！」

就像被投進一個毒蛇窩裏，身邊的，全是一條條的毒蛇，幸子無援的大聲呼叫。

同時，她在清醒過來之後，她發現了一件可怕的事，自己全身的衣物，不知在什麼時候，已被人完全脫光。

她是在這千百對瘋狂的眼睛前赤裸着！

驀地，一個臉目猙獰的漢子，向幸子走來，他一把抓着幸子的頭髮，把她提了起來。

整個腦袋是一陣劇痛，幸子忍不住發出痛苦的呻吟。

「矢野，妳這個女人，妳以爲矢野會救妳，少做妳媽的春秋大夢，矢野只不過是奉這兒所有人的命，出去買個女人回來，讓大家消遣哈哈！哈哈！」

那猙獰的漢子把話說完之後，四周的笑聲响得此起彼落，四周還飄盪着這些人的回聲，聽起來就更像歷久不散，而在人叢中，幸子忽然見到了矢野靖。

像遇見了親人一樣，幸子連忙撲向矢野，可是，矢野一掌把她推開。

「傻瓜，誰教妳隨我來，我們在這兒是活得太無聊了，雖然，我們都不能對女人有什麼行動，我們還是有辦法讓妳使我們過得快樂點。」矢野靖說。

「你……你究竟說什麼？」幸子覺得，自己是陷入了一個可怕的陷阱。

「我們這個地道下生活的，都不再是男人，我們全是失去了那份能力，我們活得很無聊，所以才會想到，找個女人來消遣消遣。」矢野靖終於說明了自己的身份。

怪不得矢野靖的膚色蒼白得近似透明，在地道裏，在地底下生活的人，是永遠見不得陽光的。

幸子此時眞的很想笑，笑自己的天眞，她一直夢想，矢野靖是個很尊重自己，眞的愛自己的男人，她以爲，矢野靖會和自己廝守一輩子。

豈料，矢野靖不像其他的販夫走卒般的客人，只因爲他本來就沒有那份能力……

幸子沒有機會笑出來，因爲一羣漢子，那些瘋狂的被閹物，正四方八面向自己衝過來。

有很多隻冰冷的手，在扭着自己的肌肉，他們像要將她全身的肌肉，都扭得腫瘀起來。

那種痛若，只有嚐試過的人，才會曉得多難受。

「喂，換個花樣玩玩，誰也沒有喝過便溺，我贊成讓這女人嚐嚐滋味，再讓她告訴我們那究竟是怎麼樣的味道！」

「好啊，然後我們抓着她的脚底，給她呵癢，我們要試試一個人被不斷的呵癢，能夠笑多久才止住，哈哈！」

× × ×

驛站的人都奇怪，失踪了半年的幸子，居然又在街頭上出現了。

只不過，如今的幸子，跟半年前的幸子，實在差得太遠了。

半年前出了名漂亮的幸子，如今像個骷髏，頭髮幾乎禿光，人瘦得皮包骨，一下子

老了卅年一樣。

這還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幸子已瘋了。

她什麼人也不認得，她也沒有辦法告訴別人，她這半年來究竟遭遇了什麼事？

只是，看到她這副模樣，你不難想像，幸子這半年來所遭遇的，一定是比死更難過的生活。

幸子什麼話也不說，但偶然，有人經過她的身旁，會聽到她喃喃自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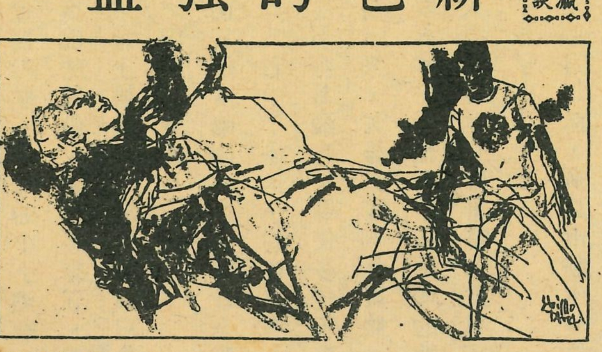
「我眞傻，我以爲跳出了一個玄關，就可以過美好的日子，豈料，當一個人跳出了這一個玄關，另一個玄關必定正等着自己，我爲什麼不安現實，嘻嘻，我爲什麼要跳出驛站的玄關……」

可是，當有人要追問幸子的時候，她却只會痴痴迷迷的盯着對方，一語不發，頂多是發出一陣傻笑！

（本篇完）

東瀛怪談

緋色的強盗



文亦奇著

矢藤來到郊區的一間小酒吧買醉，已經是第五次了。

今晚這裏冷落得像荒山似的。矢藤有所等待——如果今晚落空，也許不再有機會了。

萬一發生惡鬥，他也要堅持到深夜二時，看那人到底會不會出現。

「眞寂寞呢！」從櫃枱走出來的多佳子，向矢藤搭訕。

「沒有什麼……」矢藤拿起面前的一杯啤酒，咕多多喝進一大口。除了他以外竟沒有別的顧客。

多佳子三十七歲，仍是那麼嬌小白皙，看來還不到三十歲。

五年前，她死了丈夫，只和她的十七歲兒子阿昭，共度生活。

這間叫做「森」的小小酒吧，由多佳子料理既沒有侍應生，也沒有吧女。

裏面的設備，僅有那排五、六個人的座位，櫃枱，和可放三四個席位的桌子。

名稱上雖說是酒吧，其實只像街邊的酒攤而已！多佳子靠她本身的風情吸引顧客，營業才得維持下去。

由於這裏無拘無束，附近小商店的老闆們，三三兩兩，不時偷閒前來輕鬆一下。當然，其間看中了多佳子的也大有人在。但顧客們互相牽制，誰也不讓誰佔了先，風流艷事反而不容易發生，倒使多佳子贏得操守堅貞的佳評。

幾天來，矢藤接連到此買飲。他的體質受不住酒精，喝一瓶啤酒就呼呼地喘氣。但他每晚要來，喝他所不願意喝的啤酒。

矢藤是當地泉野警察署刑事搜查股最近到差的刑事警探——一個年輕力壯的獨身者。比多佳子小了十歲。

兩個月以前，廣島市發生一件命案，那裏的黑社會組織「根岸一家松山派」的首領山剛介，深夜在住宅附近遇刺斃命。

暗殺他的刺客共有二人，其中之一已經逮捕，是素來和「根岸一家」對立的另一黑色組織「賭徒岡組」所唆使的嬉皮士原田。據他招供：還有一個是他的「大哥」石倉八郎。

「根岸一家」在市內經營「計程車」生意爲擴張業務，圖謀呑併其同業「B」的士公司，先把對方的司機大量吸取過來。B公司幾乎陷於癱瘓，不得已向「岡組」求援。從此「根岸一家」和「岡組」之間的關係，更加惡化了。

要擠垮和奪B公司的計劃，松山剛介是策動者與主持者。如果不把此人消滅，斷難解決日益尖銳的矛盾，於是「岡組」命石倉八郎和原田二人担當刺客。

動手殺人的是石倉，他用一七首向松山的心閃電似的一挺，立刻使對方喪失生命。

矢藤原就爲了緝捕石倉八郎而接連前來「森吧」的，據調查所得，多佳子是石倉八郎的姊姊。

石倉八郎只有多佳子和阿昭這兩個親人，他曾潛來此間探望，似要商談一樁極端秘密的事情。

泉野警署已獲得情報，命矢藤裝酒徒，每夜就在「森吧」之中，以等待石倉的出現

。

矢藤恐怕被人瞧破自己的身份，不得不僞稱電視和無綫電廣播劇本的作家。

「我爲了觀摩泉野市舞台寫作風格而來的。」

矢藤還要用花言巧語來讚美多佳子，竭立使他認爲自己是慣於偸香竊玉的風流種子。

「這個人當眞是廣播作家！那麼不正經……」她如此一想，就消釋疑雲，對矢藤的警惕消失。

「森吧」每天營業到深夜二時，多佳子關上店門，步行約十五分鐘，回到她所居住的「風月莊公寓」歇宿。

阿昭總是在家等他的媽媽。接近風月莊的地方，也埋伏了刑警。

「今晚瞧你的神色，一定對我野心勃勃，嘻，到這時候還不肯回去！」多佳子眼睛裏飛躍着妖媚的光彩，緩緩關上店門。

「正是呢，不過……以後日子還長！」矢藤忙用這話來搪塞。

店屋那麼窄小，又無旁人，曠男怨女深宵相對，一觸卽發。前幾天大抵有其他顧客

同在，矢藤反而放心地演戲，和她調笑無忌。

今天只有他們兩個人，空氣似乎沉重一點，如果再演戲，矢藤就會模糊了戲劇和現實的差別了。他感到有失落自己的危險！

「不要假惺惺了！如果你害臊。我把自己灌醉了給你！」多佳子說罷，拿起一杯調好的威士忌，送到自己的櫻唇邊。

這時櫃枱上的電話，忽然响起鈴聲。

多佳子一口氣把酒飲盡，才緩緩提起聽筒。

「咦！」她輕聲驚呼。

矢藤背轉身軀，豎起耳朵諦聽着。

多佳子用手掌掩住嘴巴的一邊，低低地說話：「放心好了……哎，我等待着！」

她說到這裏，便把電話掛斷。

「是打鈴嗎？我還是走了好些！」

「你喝醉了？」多佳子臉紅紅地瞧着矢藤，惺忪的媚眼燃燒着女人自丈夫死後孤眠獨宿的性苦悶的火焰。矢藤看了，不禁心旌搖搖。

但他竭力壓住慾念，理智正提醒他不要辱沒自己的使命。於是，他站起來付酒帳，順手從口袋裏把一個打火機也帶了出來，乘多佳子沒有注意，悄悄放在櫃枱上。

「早點回家休息，明天見！」

他對着呆在一邊的多佳大點頭告辭，開門跨出店外，履聲橐橐而去。但只轉過一個彎子，又躡手躡脚蹩了回來，瞧見前面空地上，停着一輛肉店的四輪車。他躲在車後的黑暗處張大眼睛向外窺望。

「森吧」的霓虹燈已經關熄，寂靜的街道上，只有幾盞昏黃的路燈。

一個傢伙出現了。身穿軍用式防雨外套，領子高高翻起，遮掩住一半臉孔。那高大的身軀向前低俯着，匆匆走了過來。仔細一瞧，正是石倉八郎。

石倉慣使七首，武技超羣。空手道前輩松山剛介也被他刺斃，便可知道他「名不虛傳」。

矢藤雖然暗藏着一把零．三八口徑的自動手槍，但他未便使用。一則，最好把石倉生擒；二則，若是一擊不中，反而打草驚蛇，被他逃走。

這時，石倉虛怯地向四週察看一會，然後推開「森吧」的店門。

門關了，立刻消失了石倉的背影。矢藤站起來，離開四輪車的掩蔽，施施然走近「森吧」。

一旋門上的把手，那知已經落了鎖，於是輕輕地敲門，呼吸有點急促；他料想裏面的空氣，一定會緊張起來，正在惶惶然戒備着。

「誰啊？」多佳子的聲音。

「哎，對不起，我是矢島，一個打火機遺留在裏面了。」矢藤在「森吧」時，總把自己稱作「矢島」。

門開了，果然瞥見多佳子面色鐵青，石倉正坐在櫃枱邊的墩子上。

「麻煩你看一下，那邊可有我的打火機？」矢藤打着石倉說。

石倉目光灼灼，瞧定了矢藤，一手從櫃枱上抓起打火機，不動聲色地拋了過來。

矢藤接住打火機的刹那間，石倉從墩子上一滑而下，手裏挺出閃閃發光的小七首。七首的尖端對準着矢藤胸膛，大有脫手飛擲之勢。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矢藤已來不及掏出手槍，就把手中的打火機投過去，擊中石倉的額角。

石倉猛吃一驚，七首稍緩飛出，矢藤乘此空隙，一躍向前撲去。石倉閃身避開，從

矢藤肩旁擦過，兩足縱起，倏的竄到門邊。矢藤跟踪而至，兩人就展開了肉搏。

「停止，停止，兩個人都停止……」多佳子拼命喝喝着，要插身進去攔阻。

矢藤從石倉手中奪取七首，刀柄已入掌握，在這瞬間，似覺戮到了什麼東西，接着有人尖聲呼痛，矢藤回頭驚視，只見多佳子的右腕鮮血淋漓，倒地不起。原來他在奪刀時用力過猛，把身旁的多佳子刺傷了。

石倉乘機竄出門外，沒命狂奔，矢藤也追逐而去。穿過大街小巷，一個在前急急飛逃，一個在後緊追不捨。

石倉奔上了汽車公路，怎料前邊有一輛「的士」疾駛而來，他心慌意亂，無法收住雙腿。「的士」也猝然不及煞車，兩方撞個正着，只聽得慘叫一聲，「的士」輪子已輾上石倉的身軀。

一小時以後，石倉躺在急救醫院的病牀上嚥了氣。

× × ×

矢藤坐在「森吧」的墩子上，喝着啤酒。

夜深了，店中只剩下多佳子和矢藤兩人。

但矢藤用不着等待任何人，當然也沒有再演戲的必要。

自從石倉八郎死後，日月如流，屈指已過了半年。

多佳子手腕上的創傷治癒了。今天，矢藤在這裏喝啤酒，是一個眞正的顧客。他身爲刑警，既無使命，就不像從前一樣，接連五天到此流連，只偶然來作消遣。

「哎，矢藤先生！」多佳子已知道他的眞實姓氏。「我倆今後怎麼辦呢？」

「我倆？」

「是啊，我和你的事！你是刑警，我是一個已故殺人兇犯的姐姐。矢藤先生，請你隨便加給我什麼罪名吧！你無視我的痴情，又利用我的痴情，任意捉弄我，何不想出點花樣來擺佈我呢？但你要知道，我是多麼狼狽！你曾經不斷稱贊我，說我如何美麗，如何能幹，如何符合你的理想……我在你甜蜜的謊言下入了迷。那天晚上，要是我的弟弟沒有來，我想，我眞不知道自己會怎麼樣？」

多佳子把調好的洋酒斟滿杯子，用她醉後水汪汪的眼睛，凝視着矢藤。

矢藤沉默無言，面上缺乏表情。

「你是刑警，爲了捉拿我的弟弟，對我演了這麼一齣戲，當我明白過來的時候，不

禁肝腸寸斷，痛苦得我幾乎發狂。那晚我如果手裏有把刀，也會乘你和我弟弟廝拼的當兒從你的後背直揷進去。」

矢藤還是不說話，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近來他漸漸習慣於酒精的刺激了。

「我不是要做弟弟的幫兇，而是要報復你踐踏我一片眞情的仇恨！」多佳子顯露着空虛失望的神態，縱聲大笑起來。

「哇，你在說玩話吧！那裏談得上仇恨兩個字？你旣然懂得不應該袒護自己犯了罪的弟弟，足見你很有頭腦。那麼，爲了使你這個小營生逐漸發展，就算受點委屈也一定不在乎！」

其實，矢藤自石倉八郎死後，非常同情多佳子母子兩人無依無靠，很願對她們有所幫助；但他顧慮若逞一時之慾，玷污了春心蕩漾的多佳子，將會獲得怎樣的後果。

那晚矢藤從石倉手中奪取匕首的時候，誤傷了多佳子，雖然幸無大碍，但矢藤總覺得對不起她，精神上已經有了負担。

「呃，今晚我非要喝醉不可了。

多佳子從櫃枱走出來，一扭纖腰，坐在矢藤身旁的墩子上。

沉沉的夜晚，已經過了應該關閉店門的時刻。

「矢藤先生，你還沒有結婚嗎？」多佳子眼睛裏放出了奇異的光彩。

「唉，一個做刑警的人，薪餉非薄，誰肯嫁給我呢？」

「女朋友總有吧？」

「一個也沒有！」

「眞的不會騙我？」多佳子挨近矢藤，輕輕把肩胛貼到他的胸膛上。

「你以前所受的傷，還有不舒服的感覺嗎？」

「已經完全好了，但留着些微的疤痕，你瞧——」多佳子擄起了和服的長袖。

矢藤接觸到猶如用脂玉雕成的臂膀，立刻怦然心動，不敢正目而視。

多佳子把臂膀貼近矢藤的面部。一陣肌肉的幽香，打從他的鼻腔甜絲絲地沁入腦際。

白嫩得泛着桃紅色的皓腕；顯出一條線也似的發亮的疤痕。矢藤看了心裏自疚，接着又被一股難於控制的衝動所驅使，一把握住她的手臂，放進嘴唇上去，嘖嘖狂吻。

一種混和着香水味的女性肉體氣息，叫矢藤的心臟劇烈悸動，呼吸急促，理智漸漸

黯淡下來，終於無可抵抗地失了自己……

兩人一同滑下了墩子，跌倒地席上，瘋狂地擁抱，親吻，愛撫和轉滾。多佳子臉頰通紅，連連喘息，伸兩臂攬住矢藤的頸項，黑亮的頭髮鬆亂……

丈夫死後直到今天，抑鬱的情感，渴望找到宣洩，要痛痛快快地迸流……

多佳子的腰帶拉斷了，和服敞散開來，很快脫離她豐滿的胴體。高聳仍富有彈性的乳房，白皙腴潤的大腿，纖細的腰部，都展露在矢藤眼前。

「哎，殺了我吧！求求你，請你殺了我吧……快點，殺了我吧……」多佳子歇斯的里地叫着，氣喘吁吁地呻吟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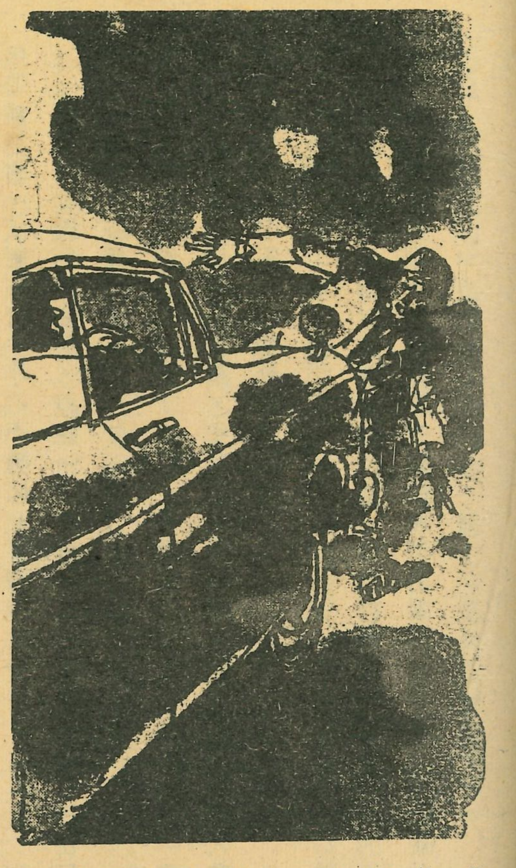
正當兩人難解難分的時候，店門忽然打開了。

矢藤本能地仰面而望，有一條黑影閃入他的眼簾，連忙掙脫多佳子的抱持，一躍而起！

那條黑影便是多佳子的兒子阿昭。

「媽媽！」阿昭顫聲呼喚。

這種聲音充滿了對母親的絕望感。多佳子披頭散髮，一滾到了牆角，急扯和服掩蓋住赤裸的胴體，把灼熱得變成赭色的臉孔，埋在兩片手掌裏。



「這是刑警所應該做的事嗎？」阿昭瞪得潛圓的眼睛，噴出了憎恨的火焰，「你追捕我舅父令他喪失生命，今天又來把我母親……」

「請你饒恕我吧，阿昭！」矢藤俯下身軀，抬不起頭來。

阿昭突然失聲痛哭，向後一轉，踉踉蹌蹌地奔出店外，他的哭聲消逝在無邊的黑暗中。

×　　×　　×

泉野市發生了一連串的路刦案件。

最先遭殃的是櫻田昌代，一位二十七歲的家庭主婦。

這天她參加中學時代的同班同學所召開的校友會，和那些曾共筆硯的姊妹們，親切地追懷往事，傾訴離情，不知不覺談到了深宵時分。

散會後，她獨自回家，經過一條間無行人的冷僻街道，已在午夜十一點四十分左右，突然遇上了一個匪徒。

那人冷不防從黑暗處竄了出來，身高約一百七十公分，用一隻黑色長統襪，套沒了整個腦瓜，只露出兩點兇睛，挺起手裏的彈簧刀，頂住櫻田昌代的腹部，櫻田昌緊張過度，噤口不能呼吸，兩腿瑟瑟亂抖。

「老實一點，不會難爲你！」

匪徒沉聲警告她。這種聲音好像優伶們在唱戲時做作出來的假嗓，仔細加以辨味，覺得還帶着不少稚氣，再從對方整個身型上看來，似乎可以斷定他只不過是一個大孩子而已！

「把絲襪和三角袴脫下來給我，快！」他命令似的喝喝。

反抗就有被彈簧刀劃開肚子的危險，櫻田只得順從着脫下來，遞過去。內心却非常惶急，由於下體被迫撤了防，接下來會發生怎樣的事呢？

那知對方很古怪，僅把這兩件鹵獲品揑作一團，塞進西袴口袋中，立刻轉身飛也似的溜走了。

第二個受到侵襲的人是二十三歲的寫字間女職圓川野久子，經過情形大致相同，只被刦去了絲襪和三角袴。

第三個是酒吧女郎，她的遭遇就比較難堪，除了被迫脫下底袴絲襪以外，匪徒還蹲低身子，把眼鼻湊近她的神秘部份欣賞一番。

如此而已，並沒有進一步的行動。這個對女人僅止於非禮，並掠奪她們下體貼肉衣物的怪盜，在幾天之內，罪案竟達八件之多。

按事理推測，起初的兩人遭遇時，匪徒究竟還有孩子氣，又缺乏經驗，因而不敢去碰女人的肉體，拿到所指望的東西就滿意地走掉。第三次胆量變大，由於好奇心的驅使，難免要去認識女人下體。

匪徒發現它的狀態頗有相殊之處，於是引起了「研究興趣」，以後對「獵物」都要仔細觀察，彷彿在實驗室裏檢視動物標本，態度非常認眞。

但他這樣做僅是附帶的，其主要目的，似乎在於蒐集女性的褻物。到後來，連剛洗淨晒於竹竿上的褻衣，也往往被偸竊而去。

類此的案情，日本殊之前例，因爲匪徒旣將輕薄舉動加諸女事主，竟會懸崖勒馬，沒有構成嚴重的罪行。倒是聞所未聞的。況且他捨銀包而不取，却只要一些不值錢的東西。所以大家對他尙無太惡劣的印象，僅認爲十分滑稽，堪作茶餘酒後的談笑資料而已！但這個小怪盜在黑夜冷僻處像鬼魅似的經常出沒，也給人們帶來恐怖的氣氛。

泉野警署正在偵緝這個身高約一百七十公分，十六七歲的心理變態的小青年。

× × ×

矢藤每逢不當班的日子，早晨起身較遲，這天太陽已經高高升起，他還在房間裏擁被而臥。忽聽得壁間電鈴鳴响，是這個公寓的管理人招呼矢藤去聽電話。

矢藤穿着睡衣奔到電話室，原來是多佳子打來的。

「有一點事情要和你商量！」多佳子壓低聲音說。

「森吧」要到下午六時才開始營業，她於是和矢藤約定，六時以前在店裏會面。多佳子親切瞧着矢藤，順手從櫃子裏取出啤酒。「今天我請客，隨你喝多少不用付錢。」

自從他倆瘋狂狼狽的鏡頭被阿昭撞見，矢藤愧疚於心，很久沒有登門了。

矢藤心緒矛盾連多佳子的臉孔也不敢瞧一瞧。

「只爲阿昭的事情啊！」多佳子說。

那天晚上，阿昭在朋友家裏玩得很遲，返回公寓時，要想開門，翻遍口袋找不到鎖匙，諒必在那裏失落了。於是到「森吧」向多佳子再要一個，不料瞧見自己的媽媽和矢藤的冶蕩狂嬉，委實不堪入目。

阿昭一怒之下，仍舊回到朋友家裏去借宿。

矢藤早就担心阿昭會變壞，一個失却父親的可憐孩子，母親要每晚出外工作，不能監護他，在這樣的環境下，很容易誤入歧途。最該死是母親多佳子，那天所表現的强烈性反應，在孩子看來是一種罪惡，也是難於容忍的恥辱。從此多佳子失盡母親的尊嚴，無顏再管束孩子了。

矢藤自己更愛莫能助，他是外人，憑什麼身份去管教人家的孩子？對於多佳子的家事，那裏還有置啄餘地！

「我倆有了那事之後，阿昭完全變了。我感到自己沒有做母親的資格，那樣羞人的事，竟被孩子看到！我心裏愈想愈難受，恨不得立刻自殺！」多佳子聲淚俱下。她那美麗的容顏有點憔悴，加上淒楚的表情，很自然地散發出令人心跳的妖嬈魅力。

對於孩子，她具有崇高的母愛，但到底還年輕，一個女人最難尅制的春心，不斷地刺激着她的官能。她焦躁不安地動搖於母性的意識和女性的愛慾之間，曾不止一次地顯示在矢藤眼前。

「那個專刦女人褻物的强盜，不會是阿昭吧？我眞不放心！」多佳子悄悄地話，不安的眼神，緊打着他。

那個犯盜案的大孩子，所具有的條件之一，便是晚上可以隨時自由外出，無人管束，正和阿昭的情形相脗合。

到底這些盜案是否他幹的？很有可能，但不應加以武斷，免得寃屈了他。

所謂「可能性」主要是他那天目睹母親赤裸的胴體，以及她的輕狂行爲，潛伏在體內的性本能爆發了，成爲「性變態」的導火線，要是談到責任問題，矢藤實在難辭其咎。

「我知道，且和阿昭當面談一談，看看怎樣。」矢藤沒法置身事外了。

「萬一確是這個孩子犯的罪，你們會不會逮捕他？」多佳子顫聲說。

逮捕罪犯，當然是刑警的責任。矢藤連忙控制自己，不讓這話出口。

假如阿昭果被捕，多佳子將會怎樣呢？她在絕望之餘，也許眞會自殺吧！

想到自己以前追趕她的弟弟石倉，石倉因而喪生，那天和她發生性關係，又在阿昭心靈烙上永難磨滅的創傷，後果堪虞！

自己雖然是刑警，但如果爲了忠於職守，便不惜犧牲一個可憐的母愛，他於心何忍啊！

「那個罪犯是不是阿昭，在下怎麼可以胡亂斷定呢？」你顧慮得太多了，還是等我與他面談一次，再看情形吧！」矢藤只得這麼安慰她。

多佳子心裏輕鬆些，又舒眉展眼，巧笑輕鬆。

「不管是不是他，從感情上來說，我已經失掉這個孩子，你應該賠還我一個！」

「要我賠還一個孩子？」矢藤吃了一驚。

「是的，賠還我，現在就給我……」多佳子一面說，一面撩起和服下裾，縱身在到矢藤的膝上。立制露出肥白的大腿和臂部……

他陶醉了，本能地和她後項上，肩背上狂吻不止……

多佳子有母愛和情慾的矛盾，矢藤也同樣處在理智與美色的矛盾中！

× × ×

「你對我憎恨吧？」

有一天晚上，多佳子到酒吧工作了，矢藤在她的公寓裏和阿昭會面。

「那裏談得上憎恨，刑警先生！蠢騾披了老虎皮，你們自以爲了不起，我怎敢憎恨你們呢？但據我看來，我那已故的石倉舅父，才眞了不起，算得上是一個英雄！也許你們把他視作人類的渣滓吧？其實所謂人類的渣滓，正是你們那樣的人！」阿昭强硬的口氣和尖銳的聲音，把矢藤駡倒了。

「隨你怎樣駡我，是你的自由，我決不計較。至於你用英雄兩字來美化你的石倉舅父，就未免太過份了。因爲他是一個動輒殺人的黑社會的流氓，那配稱做英雄？」

「不管英雄也好，流氓也好，總之他所殺的全是惡棍歹徒，從不欺侮弱小，尤其不欺侮寡婦孤兒，他的心地善良的，俠義的！你，及得上他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嗎……」阿昭的話直截進矢藤心窩。

「好啦，好啦，我們換一種題目談談吧——請你一面瞧着我的眼睛，一面回答我的問題，可以嗎？」矢藤提出這樣的要求，阿昭點點頭。

兩人的視綫相對，矢藤開口了：

「近來你的媽媽很爲你担心，每天晚上，當她不在家裏時，你孤單單一個人怎樣消遣啊？」

「我每晚在外面玩！」

「到那裏去？」

「各種各樣的地方，有成羣的小朋友作伴，好玩的事情多得很，家裏那一個悶氣的小房間，叫人就得住嗎？」阿昭嘴角上掛着冷笑。

「那麼，請問你，對那個搶刦女人飾物的怪盜，有些什麼感想？」

「還不是借此報仇嗎？」阿昭避開了對方視線，話中帶有挑撥性。

「瞧我的眼睛——你眞是這樣設想嗎？」矢藤的語氣轉强，阿昭用反抗的臉色轉向矢藤。

「刑警先生，說話不必轉彎抹角，何妨直截了當的說搶刧女人褻物的强盜是不是你，就爽氣得多啦！」

「那麼請問：搶刧女人褻物的强盜，是不是你呢？」

「假如我說是的，你便怎樣？」阿昭收斂淘氣的笑容，虎起臉孔，對矢藤逼視着。

「逮捕！」矢藤斬釘截鐵地說。

「那麼我知道啦！因爲我撞破了你們的秘密，你就處心積慮地要把我關進牢房。但是，你這樣做，將會自食其果！」

「自食其果？」

「正是！如果你把我逮捕，我一定要被偵查吧？那麼偵查我的人，也許比你的地位高得多。他問我幹嗎要搶刧女人的褻物？我說我憎恨女人。他問幹嗎要憎恨女人？我說我的媽媽偷人，她這種可恥的勾當被我撞見了。因爲媽媽是女人，所以我憎恨世界上一

切女人。他問我瞧見些什麼？我說我瞧見她抱住一個男人，正在做不堪入目的事。他問那個野男人是誰？我說就是你們這裏的一個現職的刑警……」

「停止！」矢藤低聲喝阻。

「停止不了啊！我要把你倆的事，有則有，無則無，老老實實，一字不漏地和盤托出！這樣一鬧，你準會被驅逐出警署。

「啊！」矢藤全身癱軟，有氣無力地說：「你叫我不要把你逮捕！」

「這就奇了，萬一我果眞是犯人呢？你身爲刑警，乖乖地聽犯人的話，太通情達理了。全日本所有的刑警，都像你這樣通情達理，監獄裏還有囚徒嗎？」阿昭說罷，發狂似的大笑起來，矢藤只得忍氣吞聲。

× × ×

幾天以後，那個專刧女人褻物的强盜終於被捕了，他是在最近的一次搶案中失手。

他照例用黑色長筒絲襪套住頭部，手裏挺着彈簧刀，侵襲一個從夜總會收工回家的侍應女郎。

女郎交出了絲襪和內袴，他並不多嚕嗦，急忙把這些褻物塞進袴袋，就想溜走。由

於太慌張了，不知被什麼東西絆了脚，踉蹌跌撲出去，似乎跌得很重，躺在地下動彈不得。

女郎大聲呼救，街坊們聽到了，開門飛奔出來匪徒狼狽萬狀，掙扎而起，正要再逃，却被人們拿住了。他毫不抵抗，任人抓捕。

那個匪徒就是阿昭。

× × ×

矢藤被泉野警署的刑事科長大川警司叫進去談話。

「發生了一件很麻煩的事情啦！」大川警司對矢藤注視着，面帶愁容地說：「阿昭的供詞很令人吃驚！」

「請問警司，他說些什麼？」矢藤心裏明白但他還是這樣問一句。

「你和阿昭的母親多佳子偷歡，剛巧被阿昭撞見了，是嗎？假如此事果眞，倒很棘手，我們對他檢控時勢必受牽涉，引起各方抨擊。但這只是一個暗示，希望他乾脆否認。」

「阿昭的話沒有錯！」矢藤毅然回答。

大川立刻兩眼發直，臉孔拉長接着歎了口氣。

「唉，眞的嗎？你知道脚踩羊矢一身臊，你的刑警當不成啦！」

「那也沒有辦法，但我要求在接受處分以前，單獨和阿昭作一次會談。」

「只有你們兩個人嗎？」

「是的，但你可以預藏一個錄音機，收錄我們的談話。」

「好吧！」大川警司懊惱地點點頭。

× × ×

「怪盜果然是你嗎？」矢藤一開口，阿昭就笑起來。

「你這次因行動遲鈍而被捕，但以前你像一頭野兎似的精靈快速怎麼前後判若兩人？」矢藤說。

「前後判若兩人，我有同感呢！」阿昭像一個小傻瓜似的回答着。

「還有，你這次僅刦取絲襪和內袴，幹嗎不按照你的慣例，把女事主的下體擺弄一番呢？」

「恐怕費時太多，感到危險。」

部，所以爬不起來！」

「你因慌張過度而跌倒呢？還是別的原因？」

「是被石塊之類的東西絆倒的，也許那邊地上有洞穴，跌下去，又在硬物上撞損腰部，所以爬不起來！」

「我已經到現場去調查過，那邊是平坦的柏油馬路，既無砂石硬塊，也沒有一個洞穴，你憑空說假話，況且你毫不抵抗，俯首受擒，一個盜匪會這樣老實？」

「眞的嗎？」阿昭又笑了起來。

「你爲什麼故意給人家拿住？」

「要問爲什麼嗎？」阿昭露出頑皮的神態。

「我代你回答吧！你在冒充匪徒，眞正的匪徒不是你，你這樣做的目的，不過要向我報仇！現在，你勝利了，我一敗塗地！」

他倆談過話以後，矢藤又被大川警司叫進去。

「矢藤君，你犯了嚴重的錯誤啦！你怎麼可以當着阿昭的面否定他的罪名！我不妨告訴你：阿昭歷次所刦的贓物，已經搜查到了，他是密藏在自己家裏一個放置雜件的大木箱內的，現在有搜查報告單在此。」大川說。

矢藤感到眼前一黑，幾乎昏倒。

× × ×

這天晚上，矢藤在自己公寓裏接到多佳子的電話，她說要向矢藤探聽阿昭被捕後的情形，於是矢藤就飛奔到「風月莊」。

由於阿昭出了事，多佳子酒吧暫時停止營業。

矢藤趕到那裏，多佳子冷不防把他緊緊摟住，矢藤也溫柔地撫摩她的肩背。

「矢藤先生，這個孩子眞的做了那樣沒出息的事嗎？」多佳子說。

「我原先不相信是他，以爲眞的匪徒另有其人，但我現在，唉，要不相信也不成了！因爲他所刦的女袴絲襪之類，已在你家被檢獲！」矢藤爽氣地說。

「我正感到奇怪！你們警署的人到我家來搜查，我也在要裏啊！我的內袴和絲襪，一直放在衣櫃裏的，不知什麼原因，都弄到雜物箱裏去了。我可以發誓：這些都是我的東西！」

「啊，眞的嗎？」矢藤眼睛睜得像銅鈴一般。

「刑警們來到我家，一進門就找到那隻雜物箱，打開仔細翻檢，別的地方只約略瞧

一瞧。」

「唉，阿昭自己招供，說把贓物密藏在房內雜物箱裏的啊！」

「還有一樣東西請你看看！」多佳子從書架取下一册「世界少年文庫」，書上有一個硬紙封套，她繼續說：「這册書很重要，阿昭叫我不要挪動它。剛才刑警們沒有注意到。我現在想起，也許書裏有什麼蹊蹺？」

「那麼，給我瞧瞧！」

矢藤褪去封套，把書頁翻開來，兩人不由異口同聲，發出了驚呼。

原來在書頁夾着十張一萬日圓的鈔票。

「他在偸偸找錢嗎？從什麼時候積蓄起來？」

「連你也不知道，我當然更不知道了。據我看來，這些鈔票來路不明，並非積蓄！」矢藤說罷若有所思。

「不會是搶刦來的吧？」多佳子雙眉緊蹙，聲音發顫。

「未必，讓我出去偵查一下！」矢藤站起來。

× × ×

矢藤最先到一家叫做「愛神」的下等俱樂部，不少長頭髮少年正在大開派對。

「今晚有阿昭的朋友在這裏嗎？」矢藤問。

「最近他們不上這裏來啦！經常在河岸那裏集會！」

「那一家？」

「不大清楚！」

矢藤只得出來，又走進一家叫做「紅月亮」的小舞廳，裏面沒有樂隊，只聽得吃角子播唱機發出嘈吵不堪的歌聲，男女青年正在瘋狂地亂扭亂舞。

一個跳倦了「阿哥哥」要回到座位的女郎，被矢藤一把抓住了。

「請問：你識阿昭嗎？」

「阿昭？」

「他的媽媽是森吧老闆。」

「不認識啊！」

矢藤又問了幾個，都說不知道。只得再轉到第三家叫做「蘭花」的音樂咖啡室，依舊不得要領。於是跨出店外，信步來到河岸叫做「機關槍」的酒吧，推開玻璃門，走了進去。

角落的客座，有不少飛型青年麕集在一起，都和阿昭的年齡差不多。

四面牆壁，用大批機關槍，來福槍和手槍等模型，作爲裝飾，一眼望去，琳瑯滿目，這種佈置很能吸引青少年，但對他們的影响，是惡劣的。

矢藤坐在櫃枱前的墩子上，叫了一杯啤酒。

侍應生是烏眼溜溜的白臉小流氓，他的視綫在一刹那就把矢藤的全身，探索殆遍。

「阿昭的朋友們都好嗎？」矢藤俯過身去，向一個飛仔搭訕。

侍應生眼睛轉動，飛仔們立刻呈現緊張的神色，一個個相繼站起，繞到矢藤背後，

要慢慢逼近過來。

「可知道阿昭被捕的事嗎？」矢藤仰天自語。

「我們這裏也聽到一些！」侍應生回答。

「那個混蛋唆使他做出這樣的事？」矢藤說罷，從口袋掏出四個火柴盒，上面印着「愛神」、「紅月亮」、「蘭花」和「機關槍」的招牌，這是矢藤乘多佳子不注意時，從阿昭置物的地方檢來的。

「歡喜嗅女人內袴絲襪氣息的忘八羔子是誰？用十萬圓購買阿昭作替身，叫他故意被捕，已經水落石出啦！有種的就露臉吧！」矢藤大聲吼叫。

「是我，你敢怎樣？」飛仔們已經包圍住矢藤，從對面飛來了這句話。

矢藤剛要抬頭辨認，忽聽得「刷」的一聲，有一柄雪亮的匕首，閃電似的擲過來！

他急忙躱避，匕首從耳邊飛過，擊中酒杯，砰然碎了！

一個用黑絲襪套住腦袋，僅露出兩隻兇睛的少年。霍然站立起來，他身高約一七〇公分，和在傳聞中的匪徒的形狀，正相脗合。

那個少年，還握着第二柄匕首。矢藤緩緩地向着他走過去。

在櫃枱裏的侍應生，拾起了剛才那柄匕首，揮動右手，立刻有一道寒光劃破空氣，飛向矢藤的背部。

矢藤的耳朵非常警覺，聽得空氣和匕首的磨擦聲，馬上機靈地蹲低身子，匕首越過他的頭頂，循着拋物線，直落到蒙面少年跟前，插進他的脚背。

在這瞬息間，蒙面少年悶哼一聲，像綳倒似的跌撲出去。矢藤一躍而前，把他擒住，上了手銬。

侍應生打個唿哨，飛仔們開始圍攻，矢藤拔出左輪，準備射擊，大家不敢進逼，亂紛紛爭先倒退，哄然逃散。

× × ×

「你眞麻煩！」岩木探長埋怨矢藤：「把阿昭作爲罪犯；將錯就錯，凡事大吉。但你偏要去抓一個眞罪犯來，他是本市大紳士的少爺啊！署長弄得很狼狽，正在大發牢騷！」

這個專刦女人褻物的眞罪犯，是那擁有億萬家財、結交中央權貴、在泉野市勢焰薫天的土建公司董事長江原光元的第二個兒子。

「岩木君，我沒有那麼聰明，不會討好大人先生！」矢藤懶得多費口舌。

岩木氣得臉孔發青，瞪着兩眼，作聲不得。

「不用你操心了，我已經決定提出辭呈！」

× × ×

矢藤又在「森吧」安詳地坐着喝啤酒，那時還沒有別的客人到來。

「以後還能夠相見嗎？」多佳子帶着眼淚問。

「很難預料，爲了要使我們三人之間的矛盾從此解除，以後沒有再見之期了！」

矢藤從身邊掏出一張支票，靜靜地放在櫃枱上，這是他的全部積蓄。於是站起來，向外走去。

「等一等！」多佳子發狂似的奔出櫃枱，矢藤回過來把她擁抱住，長長地接了一個吻。多佳子哽咽不能再發一語，彷彿全身癱瘓，跌倒在椅子中。矢藤一聲「珍重」，轉面向外，毅然行出店門。

「對不起，矢藤先生！」後面有人急步而至，提高喉嚨招呼矢藤，原來是阿昭。

「現在一切都好了，阿昭，願你努力上進，敬愛你可憐的母親！」矢藤沒有回過頭

來，逕自向前走了。

（本篇完）

東瀛怪談

抗命

文亦奇著



箱根是個不小的地方，雖然比不上大阪城，住戶那麼熱鬧，但的的確確是個人烟稠密的地方。不過，在箱根方面百里的地方，近日總是鬧着馬賊，許多稍有地位的人家，唯恐馬賊會來洗刦，所以紛紛搬到別處去住。本來人烟稠密的地方，也因此變得有點荒蕪了。

當然，箱根並非一個了無人跡的地方，因爲，有不少窮苦的農家，他們每年的收入，僅以糊口，縱使是馬賊來洗刦，也壓不出他們的點銀子，別說要他們搬往別處了。但是，這些農民也有一樣恐慌，就是馬賊來到的時候，東西是搶不到，却會蹂躪村婦；故此，村中的莊丁自己組織了一個護衞隊，以

防馬賊的洗刦村莊。

可惜，箱根附近的馬賊，全是慓悍有力，刀法如神，那些莊稼漢雖全是勞動份子！但比起那些馬賊，却變得全是廢物。目前一隊約三十人的馬賊，來洗刦村莊，莊丁們奮力對抗，死的死，傷的傷，不少婦女更遭馬賊們的强暴。

本來已經夠窮困的村莊，經過一次的浩刦後，更是滿目瘡痍了。

這日，村長賀太郎，與其他的村民圍坐一起，商量對策。

「馬賊們個個身手不凡，這樣下去，絕不是辦法的，大家都是村中一份子，我們應該想個對策，」賀太郎道：

「村長，我們都不是武士，怎能與馬賊對抗？」一個村民愁眉苦臉地說。

「不，我們雖然不是武士，但我們不能這樣眼睜睜的讓他們這樣下去，」有一個村民念怒地說。

「對！」許多村民都附和地說。

「可是，我們均不是人家的對手，又有什麼辦法？」賀太郎嘆息地說。

「村長，我有一個辦法！」其中有一個叫佐田的村民突然叫起來。

數十對眼睛，立刻轉看着佐田。佐田不慌不忙地說：「我們可以請一個眞眞正正的武士來！」

佐田的話引起了許多村民的反對。

「我們三餐也夠吃力了，那有閒錢去請個武士，這個辦法行不通。」

「話可不是這樣說，試想想我們又不是人家的對手，與其每月遭受馬賊的洗刦，倒不如將那些被洗刦的財物請個武士來，對嗎？」佐田不慌不忙地說。

佐田這樣一說，形勢又改觀了，不少人也同意他這個說法。

「我們並不認識什麼武士啊！到那裏去請呢？」又有人提出別的問題。

「我有一個好朋友，他住在山下，他是一個眞眞正正的武士，他的劍法，可說是天下無敵。假如大家同意，我可以到山下去找他！」佐田又道。

在毫無辦法底下，村民們也同意佐田的話，於是佐田便眞的下山，去請那個武士到來。

却說那個武士十分年輕，名喚野瀨，他天性沉默，不大喜歡說話，從他陰沉的臉色看來，許多村民都十分害怕他。幸好，他知道這條村莊人之生活窮困，所以，並不要求

太多的錢財，就答應保護他們。

衆人沒有見過他的武功如何，所以對他的信任並不大，野瀨也不理別人對他的看法如何，他獨自在村頭蓋了一間小茅房屋住。

野瀨的性格怪異，從不與村民打交道，平時閒着，就躲在屋中，也沒有人知道，他到底在屋內幹什麼？佐田明白他的性格，不時帶些米酒，到野瀨家中，與野瀨對飲；所以村中人也只有從佐田口中，知道一點點關於野瀨的事。

原來，野瀨本來是住在江戶的，在江戶的時候，他在一間劍道館裏當敎練，生活也過得挺不錯，而且野瀨也有一個漂亮的妻子。

有一天，野瀨從劍道館回家，却發現妻子與他的一個好朋友，正在部屋裏偸歡，野瀨忿怒之下，便殺死他的好朋友和妻子；爲了逃避追捕，才來到山下隱居的，也就是因爲受了這個打擊，野瀨的性格才變得如此沉默！

村民本性都是十分善良，聽到佐田的話，對野瀨也產生了不少同情和憐憫，有不少村婦，間中還拿點糕餠，送給野瀨吃呢！

自從野瀨來到村後，馬賊一直沒有來過。瞬眼間，兩個月已過去，野瀨雖然沉默寡

言，但是在這段日子中，已經與村民，發生了一種深厚的感情。

轉眼，秋收的時候到了，今年好像比以前好了許多，也說得上是一個豐收的日子，村人們收割後，便舉行一個盛大的慶祝，還邀請野瀨一起參加。

但野瀨告訴佐田，他不會參加，而且他還聲言，馬賊在今夜三更會到，自己要做預防的工作，他還要求村民們最好不要慶祝，先將收獲的禾米，搬到粮倉處，全村合力，去應付馬賊。

村人們一聽到馬賊會來，原先的高興都一掃而空；在野瀨的指揮下，他們將所有收割到的東西，都堆到粮倉中。

野瀨吩咐，全村的人，全聚集在粮倉外，聽他的指揮，賀太郎通知村民，聚集在粮倉後，野瀨便說：

「大家聽着，這個倉裏面的粮食，足夠全村人過一個冬天，假如被馬賊搶去，我們這一個冬天，就會捱餓了！」

衆人聽到野瀨的話，十分驚慌，心裏想着上次的浩刦，更有不少軟弱的婦孺，還失聲地哭起來。

「大家安靜點，我既然來到，就會負起責任保護這一條村，你們今晚不要回家，全村的人，均應該集中在粮倉前面，粮倉就是我們的生命。但有女人和孩子躲進粮倉裏，其他莊丁包圍粮倉前後左右，一有馬賊欺身過來便奮力搏殺，這樣才可以保住粮倉，明白嗎？」

村人們均點點頭答應。

「野瀨，你自己呢？」有人不禁的發出問答。

野瀨的臉上，露出了一個殘酷的微笑，並沒有理會村人的問題。

黑夜，全村都陷入緊張的氣氛中，村人完全聽着野瀨的吩咐，包圍着粮倉，準備應戰。

不到三更，一羣急促馬蹄聲向村內奔來，村人們立刻提起精神來戒備了。

野瀨獨個兒坐在村頭，因爲村頭乃是馬賊進村唯一的道路，這一次馬賊的出動，共有三十人，當他們踏進村頭時，已經發覺有點不對勁，就在這時，野瀨彷如由天而降的天神，揮動着長劍，以一作十的與馬賊作戰。

實在料不到，野瀨的武功會如此厲害，雖然馬賊人數衆多，但野瀨一出手，十多名

馬賊，已傷亡在野瀨的劍下，村民們第一次目覩野瀨出手，不由興奮得歡呼起來。

這樣戰了三個回合，三十衆的馬賊，只餘下十一二人，有兩個馬賊，還搶到粮倉去，但是粮倉前的壯丁，受了野瀨勇戰的鼓勵，亡命地搏殺，饒是馬賊武功很高，但在士氣振作的村民攻打下，兩個馬賊竟也不戰而死，當然，也有村民因此而受傷。

那邊廂的野瀨，殺得性起，馬賊只餘下五人。爲首的馬賊，見形勢大大不利，一聲「風緊，扯呼！」便領帶所餘手下，縱馬賊狼狽逃去。

這次全村大獲勝利，而且只有五個村民受傷，淳厚的村民，大爲興奮。

馬賊們傷亡慘重，在短期內，相信也不會再來。村民在第二晚，便舉行眞眞正正盛大的慶祝，他們派了幾個代表，來邀請野瀨參加，可是都爲野瀨拒絕，最後，他們只好留下幾瓶米酒，有點悵惘而去。

歡宴中，賀太郎偷偷向佐田問：「爲什麼他不肯來和我們一塊慶祝呢？」

佐田聳聳肩說：「我也不清楚，野瀨的性格就是這樣的了。」

賀太郎道：「唉！他是我們全村的恩人，我們眞不知道該怎樣謝他。」

佐田忽然嘆了一口氣說：「說起來，野瀨也眞可憐，他還沒有忘記過去的創傷，他

的心境十分痛苦。」

「他可以續婚啊！」賀太郎說。

「對！」佐田興奮地說：「我們將村中一個少女嫁給他，他一定會快樂過來；而且，這樣他也變成我們村裏的人，以後也會留在這裏，那麼，我們永遠也不害怕馬賊了。」

賀太郎被佐田提醒，便找了幾個村民來商量，自從這次打敗馬賊後，村民對野瀨十分感激，也對他比以前更關心了。當賀太郎將佐田的計劃說出，許多人都同意。

在衆人的商量後，均認爲村中的一個少女芳子，最適合許配野瀨了，因爲芳子的父親與家長，以前都是死在馬賊手上；這次野瀨殺了這麼多的馬賊，也算是替芳子報了仇；而且，芳子長得漂亮，個性溫柔，配給野瀨，想來野瀨也不會反對。

賀太郎是一村之長者，他先徵求了芳子之同意，便在佐田陪同下，來到野瀨的小茅屋。

野瀨招呼他們坐下後，又一貫的沉默起來，還是賀太郎先開腔說：「野瀨先生，今次能打退馬賊，我們全村上下，都十分感謝您。」

野瀨淡淡地說：「這是我的責任，何須言謝！」

賀太郎道：「野瀨先生平時寂寞，我擅作主張，想將芳子許配給您。」

野瀨聽了賀太郎的話，不由驚震起來：「什麼？」

佐田將賀太郎的話重覆了一次。

野瀨站起來道：「不！我反對。」

佐田與賀太郎想不到有此一着，不由目瞪口呆，還是賀太郎比較老到一點，便問：「你嫌芳子不夠漂亮？」

野瀨也知道自已剛才一口拒絕，有點過火，於是嘆了一口氣，便道：「不，我是有隱衷的，芳子嫁了給我，是不會有幸福的。」

佐田搶着說：「怎麼會！芳子非常羡慕你，而且她是個柔順的好女子！」

野瀨咬咬下唇，似乎有些話要說，却終於忍住，沒有說出口來。

賀太郎見野瀨不說，還以爲野瀨已經動心，高興地說：「既然野瀨先生沒有異議，我們立刻就回去籌備。」

野瀨要出言阻止時，賀太郎與佐田，已興冲冲地離去了。

全村的人，得到賀太郎的通知，均感到十分高興，他們忙這忙那，爲芳子辦嫁粧；也有不少壯丁，到野瀨家中，爲野瀨粉飾一番，佈置新房。

野瀨在籌備喜事的幾日中，沒有說話，也沒有動手幫忙，他獨個兒躲在一角，喝着悶酒，也沒有半點快要當新郎倌的高興。

村人早就熟悉野瀨的性格，故此，野瀨雖然這樣，他們也不以爲忤。

轉眼間，野瀨與芳子大喜的日子到了，全村興高彩烈，賀太郎當上了主婚人，爲野瀨及芳子主持這個慶典，全村在這晚均開懷暢飲。

當酒席散後，芳子與野瀨，獨自相處在部屋中。

芳子十分害羞，雖然她暗戀野瀨許久，直到今日才得償所願。但野瀨沒有開口，她也只有低下頭來，偸偸地看着野瀨，其實野瀨長得非常年輕英俊的。

却說野瀨與芳子相對着，他並沒有撫摸芳子一下，也沒有對芳子說半句話，只是捧着酒瓶，一個人在喝酒。

芳子心裏有點難過，但却絲毫沒有責備野瀨的意思。

良久，部屋內還是一片沉靜。

芳子性情溫柔，野瀨沒有寬衣就寢，她也只是枯坐，半句話也不敢說。

「芳子，妳睡吧！」

終於，野瀨嘆了一口氣開口了。

芳子顫聲地問：「你……呢？」

野瀨答：「我會睡，妳先睡吧！」

可是，芳子一動也沒有動。

「妳不應嫁給我，我會害了妳。」

芳子驚顫地抬起頭來，看了野瀨一眼，悲傷地說：「你不喜歡我？」

要知道這是最令芳子傷心的。

「不，芳子，妳長得漂亮，比我死去的妻子美多了，我怎會不喜歡妳，只是，妳嫁給我，妳就會死！」

在這大喜的日子中，野瀨說出這樣的話，芳子更全身震顫，驚慌地問：「爲什麼？」

野瀨嘆了一口氣，便說：「從小，我就和別人不同，我能知道未來的事，當我在江

戶時，我在劍道創教人練劍時，我心裏突然有個感覺，我的妻子和人通姦，我趕到家裏，一切就和我感覺一樣，當我在山下時，我就知道，佐田會請我來這裏。」

芳子聽着野瀨的話，半句話也說不出來，野瀨所說的事，實在太奇妙了。

「還有，我一直沉默寡言，因爲我知道終有一天，我會娶到妳，而妳呢？嫁了我知道，會死於難產的。」野瀨又沉着地說。

芳子的臉色變得十分蒼白，她不相信野瀨說的話，但事實擺在眼前，却不由芳子不信。當下，芳子便問：「既然，你能知道許多將來的事，你不是可以及早預防嗎？」

「芳子，妳不明白，雖然我能知道許多將來的事，但這全是命運安排，我也對抗不了。」

野瀨的話，令芳子更傷心，她情不自禁，也顧不得羞澀，撲進野瀨懷中。

「芳子，能預早知道將來的事，實在是一件痛苦的事！」野瀨輕輕地抱着芳子說道。

「野瀨，我們如今怎麼辦！」芳子徬徨地說。

「我也不知道，芳子，妳知道嗎？當我來到這條村，第一次見到妳，我就愛上了妳

！」野瀨說道。

芳子聽到野瀨終於說出這句話，感到十分興奮，便道：「野瀨，既然命運安排我們這樣，我們也只有逆來順受，只要能和你在一起，縱使要死，我也甘心情願。」

芳子是個多情的女子，她的話令野瀨全身震顫，野瀨忽然說道：「不，芳子，這一次我要與天抗命，我不能教妳難產而死，我愛妳。」

芳子莫明奇妙地問：「你能與天抗命？」

「是的，」野瀨點點頭說：「我們不要洞房，我不會侵犯妳的。」

芳子聽到野瀨的話，低下頭來，沒有再做聲。

就這樣芳子與野瀨，就作了一對有名無實的妻子，雖然他們靈肉沒有結合在一起，但日子也過得很幸福，很快的，又過了半年。

馬賊又來進攻村子，但野瀨神奇的劍法，又一次將馬賊打敗了。

村裏的人，十分尊重野瀨，他們當野瀨是全村的大恩人。可是，野瀨比以前更沉默寡言，而且脾氣比以前暴躁了許多。

因爲野瀨畢竟是一個血肉之軀，芳子是一個這樣動人的妻子；但是野瀨和她成婚後

，一直不敢觸摸她一下，體內的慾火被壓迫着，並不好受，可是爲了愛芳子，野瀨經常在强忍着。

這日，治該是有事的，野瀨在清早起來，便在院內練劍，可是，總是不大對勁，野瀨只覺得心裏十分煩燥，一個女子美麗的胴體，不時在腦海中浮了起來。

一陣澆水聲，引起了野瀨的注意，野瀨循着水聲走到澡堂，輕輕地在紙門縫中偷看。

原來，芳子正在裏面淋浴，芳子美麗的胴體，全露在野瀨眼前，更令野瀨想入非非。

像着了魔一樣，野瀨完全失去了理智，他忘記了他在新婚之夜說過的話，他忘記自己的預感，因爲他，此時燃起了生命之火。

野瀨推開了紙門，便撲了進去。

芳子冷不防野瀨衝進來，感到十分羞澀，不斷地往後退。

越是瑟縮，越是挑起野瀨的慾火。

野瀨撲上前去，一把抓開芳子的手，便將芳子摟在懷中，吻如兩點般落在芳子的唇

上，耳後，肩膊。

芳子還是處子之身，那裏經得起野瀨這樣的挑逗，身子不由自主軟倒下來。

野瀨在瘋狂之下，把一切已忘記得一乾二淨。

終於，野瀨將他生命的火花，完全發洩在芳子的身上。

一切由徇爛轉爲平靜，野瀨的理智也回復過來，當他坐了起來，人也呆住了。

芳子瑟縮地坐起來。

「要逃避的，始終還是逃避不了。」野瀨喃喃自語。

芳子也跟着沉默着。

野瀨痛苦地看了芳子的胴體一下，經過剛才，芳子顯得更成熟了，可是野瀨抓着自己的髮根，痛苦地低下頭來，一下子像蒼老了十幾年。

「芳子，芳子，我對不起妳，我害了妳……」

芳子比野瀨堅定許多，她慢慢地穿回花物，柔聲地說：「野瀨，別難過，我不會責怪你的。」

「芳子，我不能原諒我自己。」

「不，野瀨，我是你的妻子，我的身體也是屬於你的，縱使我眞的死了也是命運，我們始終不能與天抗命呢！」

野瀨沉默着。

「野瀨，我愛你，願因此而死。」

「不，芳子，我不能沒有妳。」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野瀨由那天開始，便沒有再進入部屋，他害怕自己再也忍不住。

可是，芳子却沒有一點畏懼，她反而覺得心安理得。

逃避不來的事，始終就逃避不來，芳子有孕了。

村裏的人都知道這件事，他們紛紛爲野瀨感到高興，可是，野瀨却沒有半點喜悅，每次村人向他恭賀的時候，他終是大大的發着脾氣。

本來心安理得的芳子，如今也担憂起來，因爲她快要做母親了。可是，假如野瀨的預感眞的應驗的話，當嬰孩誕生時，她的生命也會走到盡頭。

在這些日子中，芳子憂鬱起來，因爲，她覺得這個世界是那麼的美好，野瀨是那麼

的多情，又是自己那樣深愛的一個人，她不願意失去野瀨，也不願意離開這個世界，可是，命運……

「芳子，我願意代妳替死！」野瀨本來就是一個忠耿的人，眼見芳子的心情，一天一天的消沉，他並沒有安慰芳子，反而說出這樣喪志的話來。

芳子沒有回答野瀨的話，她的淚却流下來。

「不，野瀨，這不是你的錯，我只是有點捨不得離開這個世界。」

「芳子，我們怎辦呢！」一向堅强的野瀨，如今也徬徨起來了。

「我不知道……」

「芳子，妳不能死，妳不能死。」

「野瀨，我也不願離開你。」

「芳子，我實在怕那些預感。」

「………」

芳子輕輕地摟着野瀨，他們偎依在一起，就彷彿世界就要塌下來一樣。

「芳子，是我害死妳的。」

「不，野瀨，我沒有死，我不是好好的活着嗎？」芳子看到野瀨折磨自己，忍不下心來，含淚勉强安慰野瀨。

「芳子，妳會死的，我每天晚上做夢，妳都會離開我，我眞的不放心。」野瀨哭泣着。

「每過一天，我只覺更快的失去妳。芳子，這樣下去，我會瘋的。」野瀨悲叫着。

「野瀨，縱使我眞的死了，我也不會怨恨你的。」

全村的人，都在爲野瀨和芳子感到喜悅，因爲，他們一點也不知道野瀨和芳子的事。

野瀨像瘋子似的，他日夜守在芳子身邊，連門也不踏出一步。

要來的日子終於來了芳子臨盆了。

村中的產婆來了，她們要野瀨暫時迴避一會，可是，野瀨却像瘋了一樣不肯出去。

「不，你們不能迫我出去，芳子會死了，她快要死了，我不能讓她死，我要看着她。」

「野瀨先生，別担心，不會有事的，男人怎能留在部屋裏，先出去吧！」產婆道。

「不，芳子要死了。」

「別說這些不吉利的話，你在這裏，也妨碍我們工作呢！」產婆說過。

芳子在呻吟着。

野瀨撲到芳子身邊，叫道：「芳子，芳子，妳不能離開我。」

產婆們眼見芳子呻吟得那麼厲害，便要野瀨出去，可是，野瀨忽然發怒，拔出長劍來。

「誰敢叫我出去，我就殺死她！」

產婆們都驚慌起來。

「妳……妳們由他留下吧！」在痛苦中，芳子斷斷續續地叫起來。

在懾於野瀨的長劍下，產婆們只有由得野瀨留下。

芳子呻吟得很厲害，孩子快要生下來了。

野瀨目不轉睛地看着芳子，就彷彿他一閉上眼睛，芳子就會死去一樣。

產婆們開始忙起。

芳子痛着，叫着，哭着。

嬰孩哇哇墮地了，是一個男孩。可是，一如野瀨所料，芳子的生命，也眞的走到了盡頭。

野瀨像瘋了一樣，伏在芳子的屍身上，失聲地痛哭起來。

但芳子永遠不會知道了。

在芳子嚥下最後一口氣時，野瀨的腦子，突然變得一片空白。

野瀨再沒有什麼預感了。每天，他抱着孩子，在呆呆地呼喚着芳子。

產婆將芳子在臨盆時的情形說了出來，一傳十，十傳百，轉眼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可是，他們都感到莫名奇妙，不知道野瀨爲什麼會這樣。

馬賊又來進攻村子，野瀨像瘋狂了一樣，單身與過百的馬賊對抗，終於，所有的馬賊，全被野瀨殺盡，但野瀨也因爲受了重傷而死。

村裏的人，爲了野瀨的死，都感到十分難過，野瀨與芳子的孩子，就交由佐田撫養。

野瀨的孩子，十分聰明可愛，小小的年紀，居然能知道過去未來，他所卜測的事，定會應驗，雖然他長得可愛，但村中的人，却感到他很可怕。

村中的人也明白，死去的野瀨，與他的兒子一樣，能知過去未來。

佐田與村民們商量，對於野瀨遺下的兒子，他們也不敢教養；於是，他們決定將他送到陰陽師去。

果然，當野瀨的兒子長大，成了一出色的陰陽師，能知過去未來的人，一生一世都不會快活。

（本篇完）

朱羽最新名著目錄

東瀛怪談

碎心

文亦奇著



在淺草地方，提起大野鄉之助，幾乎是沒有人不曉得的，大野家是淺草的富戶，而大野鄉之助的父親早就死了，偌大的遺產，唯一的承繼人，就是他的獨生兒子鄉之助和他的母親。

不過，大野夫人對兒子是十分溺愛的，自從丈夫死後，她就將一切都交由兒子管理，而自己在佛堂裏，終日敲經唸佛，百事不管。

反正，大野鄉之助行年三十，年紀不能算小了，應該會得爲一切打算，大野夫人亦放心了。

鄉之助因爲家中有錢，所以，終日游手好閒，與一些官宦人家的弟子相交，還好，

鄉之助尚不是十分恃勢凌人的，平日只是愛玩。

大野家的老主人雖然死去，但以前，老主人養下的一羣食客，仍然都在。

鄉之助不是忘情負義之人，他的頭腦不差，知道家中的財富一天比一天多，這羣食客也出了不少力，其中有不少食客老謀深算，在商場上亦有經驗，得了他們的扶助，大野家才不會敗在別人手中。

故此，鄉之助的父親雖然死了，他對家中的食客，倒是加倍的厚待。

時值秋祭，鄉之助府中的食客，幾乎全都返家了，因爲，鄉俗相傳，春秋二祭，不應該在別人家中過夜的，所以，到了秋祭前後，龐大的邸府，除了傭僕之外，就只剩下鄉之助母子了。

鄉之助見家中的食客都離去，頓時就有一份寂寞的感覺，於是，就到處走動了。

碰巧，鄉之助來到長目町，迎面就碰到府中食客之一的山田澤二。

「大野少爺，怎麼這樣巧，來到這裏？」

「山田先生，沒想到在這兒碰到你，我是一個人在家中就着，太寂寞了，所以才出來逛逛！」

「那眞是太巧了，相請不如偶遇，寒舍就在這條街上，大野少爺不嫌髒，請來舍下吃頓便飯！」山田澤二是慇懃的說。

「那太好了，聽說山田先生的酒量不錯，我們可以藉此機會喝幾杯！」大野鄉之助不客氣說。

當下，山田澤二就領着鄉之助回到自己家中。

× × ×

山田澤二的家，跟大野的豪華邸府，自然是不能比較，不過，山田澤二的家，還算得上是整齊清潔，而鄉之助雖然身爲富家子，亦無輕視之舉。

作客山田家，鄉之助的態度顯得十分自然。

「少爺，我的老伴爲我釀了一醇上好的米酒，也沒有什麼可以款待你，就燙幾瓶請你試試！」坐下之後，山田澤二就道。

「那太好了，我最愛喝自家釀的酒！」

說話之際，部屋的門推開了，一個年華雙十，明艷照人的少女，捧着酒具進來了。

「穗子，快來見見大野少爺！」山田澤二見到那個少女，立刻就對那少女說。

少女放下了酒具，就跪下向大野鄉之助行禮，並且輕輕的叫了一聲。

「大野少爺，這是小女穗子！」

當穗子離開部屋後，山田澤二給鄉之助倒酒。

「原來是令千金，眞的是位天姿國色的小姐！」鄉之助滿口的稱讚。

「少爺過獎了，這種小家子氣的女子，難登大雅之堂，敎少爺見笑了。」山田澤二謙虛的說。

酒過三巡，穗子又爲父親與客人，擺下了豐盛的菜飯，才再度退出。

藉着穗子第二次進來，鄉之助看得眞切，只覺得穗子長得花容月貌，特別是那風吹得破的皮膚，更是罕見，鄉之助在看到穗子第一眼的時候，就對穗子有了極好印像。

所以，當穗子第二次離開部屋時，鄉之助忍不住就開口了：「山田先生，請恕我冒昧，今日有一事相求！」

「少爺言重了，有什麼吩咐，請開口好了！」

「我見到令千金，可以說是一見傾心，所以十分希望山田先生將令千金許與我！」

鄉之助直言不諱：

山田澤二聽了面色大變，就誠惶誠恐的說：「大爺言重了，這……這……我們怎能高攀得起？」

鄉之助的臉色，立刻出現不悅，他的語氣亦有點冷竣：「山田先生，你這是拒絕我？」

山田澤二在大野家作食客，對鄉之助的脾氣，當然是知道得十分清楚，此際，見到了鄉之助發起少爺脾氣，就更加惶恐了。

「少爺，你誤會了，小女能得少爺垂青，老朽當眞是高興得很，不過，我們是奴，少爺是主人，我怕我們不配！」山田澤二連忙解釋。

鄉之助至此，臉上才恢復了笑容，就道：「山田先生，你的話也過份了，我們不算主僕，先生乃是我們大野家的貴賓，千萬別自貶身份！」

「大野少爺，你太抬舉我們了！」

山田澤二只是一味的在客氣，却仍然沒有答允鄉之助的要求。

然而，就在這時，部屋的門忽然拉開，進來的竟是穗子，但見穗子面上泛起了紅霞，而且還帶着焦急的樣子。

「爹，你怎麼……」

穗子的話是嬌羞無限的，自然，她是聽到父親和鄉之助的對話。

儘管，穗子並沒有將話說完，但是，從她的神色看來，她是怪自己的父親，不答允這宗親事。

鄉之助也看出了穗子的心情，所以就道：「穗子姑娘，我是眞心眞意的求親，這兒是我的家傳之寶的玉扣，現在送給你，作爲我們訂親之用。」

山田澤二在旁邊聽了鄉之助的話，心裏大急，可是，穗子已在身邊，用嬌羞無限的神色，接過玉扣，還不待山田澤二有任何反應，穗子飛也似的，向部屋外奔出了。

× × ×

山田澤二的妻子和女兒，對於能攀到大野家的親事，都是高興萬分。

只有山田澤二自己，在攀了這頭親事之後，一天到晚，變得唉聲嘆氣。

「女兒人家，也太不知羞恥，妳是怎可以自己衝進來，接受他的玉扣！」

這是鄉之助回家後，山田澤二責怪女兒。

穗子聽了父親的話，竟理直氣壯的說：「爹，我是喜歡他的人，又不是拜他家裏的

金子，何況，他的求親，亦是出於一番誠意，你就不住的推辭，我忍不住才衝進部屋來的！」

「唉！穗子呀！妳才見他一臉，又怎知他的爲人？」山田澤二愁眉不展的說。

「爹，難道你沒聽過一見鍾情的話嗎？」穗子答。

「一見鍾情？妳眞是年幼無知，鄉之助這種花花公子，怎會眞的喜歡妳？他的個性，我比妳清楚得多，何況，以我們的家世，也實在高攀不起！」

「他說過不計較！」

「妳懂什麼？他根本不會將妳放在心上，他大概在回家的路上，連妳的名字亦忘得一乾二淨！」

「不會的，我們有了信物，這個玉扣……」

穗子的話還未說完，山田澤二「嗤」的一聲，打斷了女兒的話，就道：「玉扣？我告訴妳，在大野家，這種東西多得如河底的沙一般，鄉之助才不會把它作爲什麼重要的信物！」

「他……他說過，那是他家的傳家寶！」穗子聽到父親不住的在潑冷水，急得連眼

淚都幾乎哭出來了。

「唉！妳到如今還不明白，他只不過是信口開河！」

「不，不會的，我不相信他會負我，我既然已受了他的玉扣，我就是大野家的人，今生今世，除了他，我再也不會嫁給別人！」穗子不心息的說。

「好吧！妳不相信我的話，吃苦準在後頭！」

× × ×

鄉之助果然如山田澤二所言，他對於穗子，早就忘得一乾二淨。

十月初，江戶來了個媒人，和他說親，對方是江戶一個名門千金，長相和身份，與鄉之助可以說是門當戶對。

大野夫人對這宗親事，自然是十分贊成，因此，立刻就下了聘，連成親的日子也訂下了。

當山田澤二知道這件事後，回家就跟女兒談起來。

「不，爹，你撒謊，你不想我嫁給鄉之助，所以用謊話來騙我！」

穗子聽了父親的話，淚水就忍不住一滴一滴的流下來，但是，她絕對不肯接受父親

的話。

「唉！妳到現在還不死心？穗子，妳是我的親生女兒，難道我願意見到妳難過和傷心？當初，我不肯答應鄉之助，就是因爲我看穿他的個性，他這種玩世不恭的公子哥兒，並非是托終身的人！」

「爹，請你不要說了，我不要聽，我也不相信你的話！」穗子掩臉而哭！

「穗子，妳死心吧！就算眞讓妳嫁到鄉之助，也不會有幸福，他跟江戶的佐川家訂了親，聘禮亦下過了，同時，日子都定了，下月三十就是迎娶的日子！」

「不會的，這是謊話，這是謊話！」

山田澤二見到女兒痴心不息，還想再開口，但一旁的妻子，早就疼心女兒這麼傷心，因此，就阻止丈夫再說下去！

× × ×

鄉之助與佐川家成親的日子終於到了。

這是個非常熱鬧開心的日子，特別是大野夫人，簡直笑得闔不攏咀來，而鄉之助更想着洞房花燭的喜悅和纏綿，壓根兒就忘記了曾和穗子訂下親！

當晚宴開始時，大野家更是熱鬧了，到處都充滿了人聲，笑聲，呼驢喝雞的聲音。

但恰恰和大野家相反的，就是長目町的山田澤二家了，原來當日，痴心的穗子，爲了證實父親的話，竟偸偸的溜到大野家門，親眼看着佐川家將新娘送進去。

穗子的傷心欲絕，是可以想像的！

當她回到家裏的時候，臉色蒼色得嚇人，她甚至不理會母親的呼喚，獨個兒的奔進自己的部屋，就將自己關在部屋裏，再不出來。

山田澤二夫婦，曉得女兒的心事，他們更知道，此刻就算說盡千言萬語，亦無法能勸慰女兒，所以，他們決定，讓她獨個兒哭一場，然後待她稍微冷靜之後，才好好的規勸她。

當掌燈的時候到了，山田澤二的老婆，將晚飯燒好了，便走進女兒的部屋，準備喚她起來吃飯。

豈料，當她拉開部屋的房門，就發現穗子全身僵硬，早就沒有呼吸了。

而穗子的手上，還緊緊握着鄉之助送給她的玉扣，這顯然是，她到臨死時，對鄉之助還是念念不忘。

山田澤二夫婦，就只得這麼一個女兒，見到女兒爲了一個負心的漢子，居然想不開就尋死，他們的悲慟，眞個是非筆墨所能形容。

山田澤二的妻子，甚至要隨着女兒一塊死，若非山田澤二苦苦相勸，眞會一下子弄得家破人亡。

所以，在大野家正在歡天喜地的擧行婚宴時，山田家却陷於一片愁雲慘霧當中。

住在山田家隔壁，有個叫柳川德太郎的，聞到山田家哭聲悲慟，好奇心牽起來，就到山田家去看個究竟。

一看之下，始知原來穗子死了。

德太郎本身就是做仵作的，當山田澤二見到他之時，老淚縱橫的抓住他道：「你來得正好！」

「山田大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穗子她……」德太郎疑惑的說。

「唉！總言之是一言難盡！」山田澤二老淚縱橫的，就向德太郎述說穗子尋死的原因。

「噢！原來如此！」德太郎恍然大悟，看了穗子的屍體一眼，又嘆息說：「可憐一

個好好的姑娘，就這樣的被糟塌了！」

「德太郎，我求你幫個忙，替我給穗子辦了喪事，她人都死了，再陳放在這兒，只有使我們白白的傷心，還是早點入土爲安！」

「這事交在我身上吧，我一定辦得妥貼的。」德太郎拍拍胸口就道。

× × ×

爲了避免傷心，山田澤二夫婦，就由德太郎乘夜將穗子的屍體抬去。

德太郎找着個棺桶，把穗子的屍身放進去，就準備將她埋葬。

正當他要把棺桶的蓋子釘上之時，就發現穗子的手部，有些閃閃的綠色光芒透出，德太郎好奇，就要將穗子的手指扳開。

頓時，德太郎的貪念浮起，就想將那個玉扣據爲己有，可是，正當德太郎要自穗子的手中，取過玉扣時，接觸到穗子的手，竟微微有些暖意。

心裏正自猜疑之時，棺桶裏的穗子，忽然跳坐起來，睜開了睛睛，一副如夢初醒的樣子。

「德太郎，這……這是什麼地方？你怎會在這兒的？」

德太郎是穗子的鄰居，穗子當然是認得他的，所以，她睜開眼睛來，就這樣的問。

好個德太郎，也眞會隨機應變，當他瞧見穗子忽然復生時，就對穗子撒下一個更大的謊言了。

「妳爹娘氣妳，說妳至今還死心不息，硬要喜歡鄉之助，徒然害了自己，所以，吩咐我乘妳睡熟之際，將妳活埋！」

按理，德太郎這樣的謊言，是不足以教人置信的，奈何穗子此刻還是心亂如麻，對德太郎的漫天謊言，根本就完全沒有動腦筋去考慮。

德太郎悄悄的留意穗子的神色，發現自己的謊話，並沒有被揭穿，又自嘆息，再說道：「我不忍心將妳活埋，所以悄悄的抬妳到這兒，等候妳甦醒。」

「不，我要回去，我要去問問爹和娘，他們怎能這樣忍心，把我活埋！」

「不，妳千萬不能回去，妳的爹娘已經有了這樣的心，妳回去不是送羊入虎口？」

德太郎連忙阻止穗子，又道：「這樣吧，我帶妳到鄉鎭去，找個地方先住下來，讓這件事過去後，我們再回去！」

× × ×

穗子竟然嫁了德太郎。

並不是穗子忽然變了心，只是，她對鄉之助的成親，已是弄得心碎，如今，對她來說，心已經死了，嫁給誰也沒有關係呢！

德太郎本來就垂涎穗子的美色，如今天緣巧合，竟教他用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了穗子，他的喜悅，是外人不能了解的。

只是，德太郎亦是一個十分工心計的人，當他看到，成親後的穗子，還不時把玩着那個玉扣，就曉得穗子對鄉之助，始終是念念不忘的。

德太郎爲了此事，有很大的戒心！

他每天出外謀生，必找住在這鎮上一個嬸嬸，來陪伴穗子，表面上，是因爲他害怕穗子寂寞，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爲了監視穗子，不許她隨處走動。

合該有事發生。

這天，德太郎外出工作後，來到他家陪伴的嬸嬸，因爲家中有事，急急的走回家去。

穗子見到家裏無人，帶着玉扣，眞的就要離開了。

× × ×

鄉之助本來就已把穗子忘記得一乾二淨，連山田澤二自他訂親以後，不再往大野家來，他亦完全沒有留意。

過去的一切，對鄉之助來說，就像是生命的一個浪花，過去之後，就無影無踪了。

這天，他正準備到外邊赴宴，正在邸府的門前，準備上馬之時，忽然，一個如痴如狂的女子，衝了上來，就抓着他的衣服，號啕大哭。

「鄉之助，你好呀你！你這個負義忘情的人，今天我非和你算算舊賬！」

抓着他的人，當然是穗子，可惜的是，鄉之助在看清楚抓住自己的人之時，根本就再也認不出她。

「妳是誰？妳這是幹什麼？」

穗子見到鄉之助不住的在掙扎，而臉上的表情，分明是完全認不出自己，心裏更氣，就哭罵道：「你當然認不得我，我是山田穗子，是你親手給我的信物，要跟我成親的山田穗子！」

「什麼信物，妳這個瘋娘子說的是什麼？」

站在鄉之助身邊的家人，因爲見到抓着自己少爺的，是個女子，所以，不好意思衝上前去，把他們分開，畢竟，那個年代，還是男女授受不親的。

而穗子死扯的扯着鄉之助的衣服，又將自己一直保存着的玉扣，遞到鄉之助的眼前。

「你這個負義忘情的人，你睜開眼睛，看清楚當年你親手交給我的信物！」

當鄉之助看到那個玉扣時，終於記起了過去曾經有過的一件輕諾事情，饒是這樣，他的心裏更狠了。

他不能在自己的家人面前，承認過去有這麼的一件荒唐事，因此，他的行動，也變得粗魯了。

「滾開，那來的瘋婦，竟抓着一塊破玉，硬要說我和妳有婚約，妳是貪圖我家的財產，不過，妳這種荒唐的行爲，一點也不能要脅我！」

鄉之助是男人，力氣畢竟比女子大，所以，他用力抓着穗子的手，一摔，穗子頓時倒在地上。

「走，我們走，這種賤女人，別要管他！」鄉之助在摔開了穗子之後，就向身邊的

家人道。

當鄉之助要跨上坐騎的時候，就在地上的穗子，忽然尖聲的叫起來。

原來，穗子已經狠下心來，不要再活下去，生命裏沒有了愛情，穗子是寧死不活。

「站着！」

穗子的一聲尖叫，赫然的起了作用。

但鄉之助在回過頭來之際，作了一個防備的姿勢，因爲他害怕穗子會再衝上來。

不過，事情並不是這樣！

當鄉之助回過頭來，首先接觸到的，是穗子那張完全蒼白的臉，接着，他看到穗子的胸口，不斷的冒着鮮血，而穗子的手上，却捧着一個血淋淋，還在跳動的心。

鄉之助見到這情形，只覺得一陣天旋地轉，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

而穗子就在這時，眞的氣絕了。

在穗子手上，那顆血淋淋的心，忽地，竟自裂了，然後，像被一把無情的刀，砍碎了一樣，一塊一塊的，掉在地上。

饒是鄉之助的定力更高，利那間見到那顆血淋淋的心，自動的碎裂，狂呼一聲，人

自量死過去……

尾聲

鄉之助居然活活的被嚇死了。

能見到一顆會自動碎開來的心，而不受驚嚇？

可憐的穗子，居然得不到鄉之助，但終於，她用自己一顆早已碎了的心，奪去了鄉之助的生命。

或許，在泉下，穗子仍舊不會放過鄉之助，不過，泉下的事，就誰也不知道了！

（本篇完）

東瀛怪談

奇醜

文亦奇著



醜，是天生的，亦有些人，因爲後天的際遇，而變醜的！

有時，後天際遇的醜，會比先天的更不幸，因爲這些人，也許是經過一場大病，或許，是受了劇創而致醜！總之，因後天而致醜的，都曾熬了一些痛苦。

醜，有時和不幸連在一起，就像一雙孖生兄弟！

世人對醜陋的人，多少帶着點歧視心理，就算是天生悲天憫人心腸的，亦不見得對醜陋的人特別接近！

所以，像貌生得醜的人，往往是孤獨的。

除了孤獨，他們還自卑，在樣子漂亮得

像白板般的人面前，自卑就會更重！

孤獨，自卑的人，往往不會快樂，故此，醜陋的人，開心的實在很少。

然而，醜陋的人，只要見到西城正樹，他們都會開心，因爲自卑和孤獨會一掃而空，甚至，還會有點兒自傲，有點兒飄飄然。

西城正樹也是個醜陋的人，他不但醜，而且是醜中之醜。

成年人見到西城正樹的臉，雖不至會暈倒，但可以將三天前所吃的飯，自胃裏吐出來。

小孩們見到他，可就不同了，他們直接的反應，會是嚇得呱呱大哭，晚上亦會自惡夢中哭醒過來。

西城正樹那副尊容，倒眞可以說得上是奇醜，任你如何想像，也無法想到世界上會有這麼一個醜八怪！

一邊的鼻子塌了，唇角缺了一大塊，左眼只剩下一個大洞，臉上縱橫交錯，有數不淸的疤痕，只消看上一眼，你不能不會發出奇想，這個人的臉孔，大抵曾經被人用刀子，剁成肉醬。

可是，肉醬般的臉孔，居然還能活過來，不是奇蹟嗎？這奇蹟偏偏是眞的出現了。

醜，不是一種毒，但誰見到西城正樹這個人，還是不由自主的退避三舍。

因爲，想嘔吐的人並不多。

可以知道，西城正樹是孤獨的，比一般像貌醜陋的人，更要孤獨，他當然自卑，比任何人要自卑。

他雖然有張殘缺不全的臉，他的健康，他的勞動力，倒是與一般人無異的。

只是，醜陋的人，際遇亦一定不好。西城正樹雖有工作能力，誰也不肯僱用他，那怕有些工作，是躲在廚房裏燒菜，不用見人的，但別人還是不給他這份機會。

誰也不願意接近他，或許和他工作有丁點兒往來！

幸好，西城正樹有塊很小的土地，他就自耕自種，自供自給，過着隱者般的生活。

這種生活很苦，因爲那塊小土地，亦只能種點甘薯，野菜，很荒很瘦的地，收穫僅夠糊口。

西城正樹就在地旁蓋了間草房，作爲棲身之所，他的草房在鎭旁，距離縱橫交錯的街道很遠，他是完全孤立的！

× × ×

西城正樹像平日一樣，破曉時份，就跑到田地裏幹活。

但今天有點兒不尋常，西城正樹走到地裏時，意外的發現地裏躺着一個絕色少女。

那少女臉色蒼白，似乎是暈倒多時。

西城正樹呆呆的看着地上的少女，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應否把這個少女救起。

長期沒有和外人接觸，而且，對方又是個絕色少女，西城正樹怎能不躊躇。

他欲回到屋裏，但剛移動了兩步，終於又回過頭來。

接着，西城正樹把她抱起來，帶回自己的草屋去，小心翼翼的將她放在榻上。

然後，他就去煎了一點薑湯，用一個瓦甌盛着，送到那少女的唇邊，餵她喝了幾口。

在那少女還未甦醒過來之時，西城正樹趕快地將自己的頭，蒙上了一個臉罩。

看來，那少女只是受了點兒風寒，在飢餓的情景下，才不支暈倒，所以喝了薑湯之後，過不了多久，就徐徐醒了過來。

當那少女張開眼時，就發現面前的西城正樹。

「你……你是誰？我怎會在這兒？」那少女一邊說着，一邊掙扎的站起來，當她檢視了自己的衣服，還是整整齊齊的時候，就寬心了不少。

「妳在我的地上暈倒！」西城正樹簡簡單單回答。

「噢！原來是你救了我，謝謝恩公！」少女忙下跪，給西城正樹行了大禮。

「不用謝！姑娘貴姓？」

「我叫原田順子！是到鹽田來投親的，沒想到昨晚會暈倒！」那少女靦覥的說。

「從這兒再走過去，就是鹽田鎮了。」

「恩公，還未知道你高姓大名？」

「西城正樹！」

順子再整衣衫，向西城正樹重新下拜，又道：「恩公，你爲何要蒙了臉，這……日後再相逢時，豈不是臉對恩公而不相識？」

「妳不需要知道我的樣子，也不需記着我！」西城正樹的聲音從臉罩內透出來，聽來是很冰冷。

順子被西城正樹拒人千里的態度，弄得很是不安，最後，她向恩人重新拜辭！

「多謝恩公指點，日後投了親，順子登門再謝！」

順子要離去，西城正樹也沒有挽留，甚至連再見亦沒有說一句。

儘管表面上看來，西城正樹是冰冷得不近人情，可是，他內心是如何的想法，別人是無法看得通的。

或許，西城正樹的內心，已經激起了波濤，畢竟，已經有段很長的時間，他沒有和別人談過話！而順子還是個堪稱絕世的美人！

× × ×

當西城正樹爲了生活的必需品，非得到鎮上之時，爲免自己的尊容把人嚇倒，也爲避免別人的憎厭，他都是蒙上了面罩才出門的。

差不多半年沒到鹽田鎮，西城正樹走在鎮上，總有種陌生和孤獨的感覺，他到鎮上來，主要是採購油和鹽這兩樣物品。

由於人們對西城正樹歧視，西城正樹亦很自然的，對他們產生反感，故此，當必須的應用品採購了之後，西城正樹就匆匆的向回家的路上走了！

可是，當他步向歸家的小徑時，意外的，發現昨晨被自己救起的少女順子，正坐在

小徑旁的樹下傷心啜泣！

西城正樹本待不理會她，但經過順子身旁，見她哭得很淒涼，不由自主就停下步來。

「順子姑娘！」

順子獨個兒在哭，本就不留意身邊經過的行人，如今聽到有人喚己，抬頭一望，就見到西城正樹的臉罩了。

「恩公，原來是你！」

「妳——怎會在這兒哭？」

西城正樹不問還好，一問之下，順子又再哭得花容失色，像是見到親人，無法止得住哭泣了。

「先別哭了，究竟發生了什麼？」西城正樹面罩裏傳出的聲音，是有幾分不耐煩。

「恩公，我雙親皆亡，我才遠赴鹽田，準備投靠我的舅父，可是，昨晚我去到鹽田，打聽之下，原來我的舅父已經死了，如今我已無家可歸，舉目無親……」順子說到這兒，更是泣不成聲。

西城正樹似乎聽不到順子淒切的話，由於他的臉上蒙上了面罩，亦教人無法知道他的表情。

半晌，冰冷的聲音，响自面罩裏：「假如妳不介意，可以暫住我家！」

聲音頓住後，西城正樹的脚步再不遲疑，就繼續走自己的路了！

其實，西城正樹心裏很緊張，他担心順子不會追上來，但是，當他走了丈遠的時候，耳畔就聽到背後有細碎的木屐聲，緊緊的追上來了。

整個人的心都像寛了！

× × ×

對於順子來說，西城正樹，當眞是個教人摸不着頭腦的怪人，他離羣獨居，爲人又沉默寡言，有時候整整一天，也可以不說話的。

最令順子費解，乃是西城正樹的面罩，他從來就沒有將面罩除下來，面罩就像是他的身體一部份似的，甚至在吃飯的時候，西城正樹也只是將飯粒扒進面罩那個咀洞裏，好像一點也不覺得那是件痲煩的事！

只是，西城正樹十分守禮，他從來沒有侵犯過順子，甚至連說句討便宜的話也沒有

。

多次，順子問及西城正樹，爲何不將面罩除下來，可是，西城正樹聽了之後，總是發上很大的脾氣，到後來順子連提也不敢再提面罩二字。

順子來了之後，西城正樹平淡的生活，確是變得多采多姿。往日，燒菜，洗衣，一切的工夫，西城正樹都要親力親爲，但如今，順子爲他挑起了這些工作，同時還將一間破茅房，打掃得乾乾淨淨，很有點家的味道。

地裏的活兒並不多，尤其是添了順子一對手幫忙之後，西城正樹剩下來的時間，就挑起魚竿，到附近的小川垂釣，很多時候都會爲晚餐添來鮮美的魚肉湯羹。

這夜，順子弄好了晚飯後，看着香噴噴的鯉魚，不由就有個提議：「恩公，其實你經常去捉魚，自己也吃不了這許多，爲何不挑到鎭上去賣，換點錢來，添件衣服也好，我看你的着物都很舊了！」

沒想到這一番好意，竟又惹得西城正樹生氣起來，面罩裏傳來的聲音，冷得似冰：「我爲什麼要把魚賣給那些人？我寧願將捉到的魚，投回江裏，也不要便宜他們！」

共同生活了一段日子，順子對這個怪人的脾氣，不多不少知道點兒，她曉得西城正

樹是非常憤世疾俗，所以，她見到這個怪人發脾氣，連忙就閉上咀來。

晚飯進行時，氣氛是很沉悶的，過了這一段日子，順子也習慣了西城正樹的不以眞臉目示人，同時，對這個人的怪脾氣，多少亦摸得清楚。

豈料，從來不愛多說話的西城正樹，忽然開口了：「妳還是到鎭上去找工作吧！我這兒的生活是很苦的，本來就不適合妳！」

西城正樹的話，說得十分冰冷，而又是那樣出乎順子意料之外，頓時，順子的雙箸從手上掉下來，她的淚水亦忍不住簌簌而下。

「恩公，我本來就沒有理由倚賴您的，我知道我是應該走的！」順子涕淚盈盈的說。

由於西城正樹的臉上，是有張面罩，所以沒法看到他的表情，但是他對順子的傷心欲絕，似乎視而不見，過了好久，也不見他有任何的說話。

晚餐就在食不下嚥的情形下結束了，順子的淚在那個時候亦已收住，她默言無語的將碗筷收拾，獨個兒在外邊的井口洗滌。

當掌燈之後，順子又爲西城正樹舖好了牀被，才收拾好自己的簡單行李，跪在西城

正樹的臉前。

「恩公，我走了！這些日子來，得到恩公再生之德，我原田順子此生也不會忘記，希望恩公福壽安康，順子有生之年，一定報答您的！」

對於順子的徐徐下拜，對於順子的辭行，西城正樹還是端坐不動，亦一語不發。

甚至順子離去的時候，西城正樹都似視若無睹般，並不挽留，也吝嗇一句「珍重」的話，當順子的背影，孤孤獨獨，悽悽慘慘的消失在黑夜裏，西城正樹還是一動也不動。

誰也不知道，西城正樹是何等的感受？

× × ×

西城正樹又可以脫下面罩生活了！

本來，西城正樹那張佈滿疤痕的臉，原本就看不出任何表情，所以對於順子的離去，誰也不可能在西城正樹的臉上看出他感受？

順子眞的沒有回頭，她究竟到那裏去？西城正樹根本沒有去找她！

對於這樣一個奇醜的人，你很難了解他的心情？性格？特別是面對着一個美若天仙

的女人，可能西城正樹會更深痛惡絕？

他是恨不得順子快點離去？他眞的對順子沒有半點遐思？他對順子就沒有半點留戀？

誰也不知道，順子走了之後，草屋裏文再回復以前的骯髒！而且，西城正樹的衣服破了之後，再沒有人補了。

一切正常的生活，因爲順子的離去而生變化！

唯一可取，順子離開後，西城正樹的生活，可以像往日那般，過得無拘無束！不用拘禮了！

爲什麼順子不再回來？她甚至連閒着回來，問候西城正樹也沒有，難道她眞的將西城正樹活命之恩，完全忘記得乾乾淨淨？

她上那兒去呢？

西城正樹也沒有担心，大概他比其他人更要清楚，一個臉貌長得端莊，尤其像順子那樣絕色的女子，只要她有生存的意志，她是一定可以活下去的！

問題是她會碰上什麼人？

雖然，西城正樹沒有到鎭上去打聽順子的消息，就算他眞的要找，也不可能在鎭上會找到順子！

順子眞非回到她的本鄉去？也不是，她的確是在鹽田，但是，她化了個名字，在風月場中，成了鹽田鎭上最出名的藝妓。

這是很自然的事，一個美貌的女人，要利用她的美色去賺錢，她當然會是最頂尖的人物，最受歡迎的。

順子在妓屋裏，化了個名字，叫做秋娘，秋娘自從以色相迎人之後，鹽田鎭一下子熱鬧和繁盛了許多，因爲秋娘是出了名驕傲和架子大的，但是，這一切都抵不住她的美色。

鹽田鎭出了這樣一個美人，當然很快的，一傳十，十傳百，就教鎭上往來的旅人曉得，而秋娘的名氣，亦因而傳到很遠。

慕名來到鹽田鎭的人，實在不少，嫖客就是有個很奇怪的心理，女人的架子越大，越是驕傲，他們對她的興趣亦會更大。

憑一個名妓，將平靜的小鎭帶回繁華，眞是大出別人意料之外的事。但是，名妓的

顚倒衆生，還是惹來鎭上的女人之不滿。

只是，在當時的舊社會，女人就是沒有地位！

有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曾有不少富家公子哥兒，對秋娘傾心一片，而且不嫌秋娘出身寒微，肯正式下聘，娶秋娘回家當正式妻子。

可是，秋娘就是不肯答應，她似乎對色笑迎人的生活，有無限的留戀！要知道求親的人，不但家境好，人也長得俊俏，偏是秋娘對這些人不假以辭色，有時候連見也不肯見他們！

很奇怪的，秋娘雖成了鹽田鎭的名妓，來捧場的客人絡繹不絕，不過，秋娘在背着客人之時，總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樣子，也難得見到她臉上有笑容，一副心事重重的樣貌。

熟稔的姐妹，向秋娘追問她底心事，秋娘往往只是淡然一笑，却用苦澀和哀怨的神色，去否認自己有任何不愉快的往事！

漸漸，妓屋裏的姐妹們都知道秋娘過去有段辛酸的往事，但她們亦不再去追問，因爲他們早已知道，秋娘是不會談自己的過去。

但是，她們仍然不解，爲什麼秋娘肯放棄金龜婿，寧願長留風塵地？

莫非秋娘早已心有所屬？所屬的又是何人？這個人却從未在妓屋裏出現過！若是秋娘早有意中人，她爲何會愁眉不展？

× × ×

當西城正樹在井邊打水的時候，從井水的倒影上，發現了一張很漂亮的臉龐。

正在抽上來的水桶，失手的再掉落井邊，井水泛起了一串串的漣漪，但是，在洶湧的井水裏，兩個倒影仍然是抖不掉。

「妳走吧！妳爲什麼還要回來？」西城正樹將頭俯在井口裏，聲音裏充滿了懊惱。

「你何必這樣避開我？」說話的是順子，她的聲音聽來極之溫柔，也很委婉：「外表並不代表內在！而且，我並不是沒有見過你的臉貌，我早在你睡熟的時候，悄悄把你的面罩揭開過。」

像被人摑了一巴掌，西城正樹整個人跳了起來，他似乎被激怒了，再也不忌憚以自己那張醜臉，對着順子。

「妳這好管閒事的女人，你……滾，妳馬上滾？」

憤怒中的西城正樹，模樣看起來是更加猙獰，更加醜陋和恐佈。

奇怪的是，順子面對西城正樹這張奇醜的臉，一點也沒有覺得他可怕。甚至，她臉上的神色也沒變，仍是一片柔情。

「你何必發這麼大的脾氣？你……不要那麼自卑，我從來也沒有嫌你！」順子十分柔和婉轉的說。

沒想到，順子的話，更加令西城正樹憤怒：「妳這是什麼意思？我不需要妳的憐憫同情，妳以爲妳是什麼，妳以爲妳美若天仙，任何人都要爲妳傾倒，我偏不喜歡妳，妳滾，妳滾吧！」

順子沒想到，西城正樹會是這樣的不近人情，頓時，淚花在眼眶裏溢出來。

「恩公，你……你別這樣……我真的不是同情憐憫，我……我也不是要恩公喜歡我，只是，多月不見，我特來向恩公問安！」

「我很好，沒有妳在身邊，省了很多事，妳走吧，以後也不要再來！」西城正樹的話冷酷無情。

順子似乎已是肝腸寸斷，她跪在地上，向西城正樹叩了幾個響頭，就立刻掩面而去

目送順子的背影消失，西城正樹才轉過頭去，繼續打水！

西城正樹是萬萬料不到。其實，順子並沒有真的離去，她只是躲在一旁，不肯離去！

× × ×

入夜之後，西城正樹獨個兒在屋裏，因爲草屋裏隱隱有些燈光透了出來。

四下很寂靜，除了虫鳴，以及池塘畔的青蛙叫外，就再沒有其他的人聲。

順子躲在草屋的附近，捱着飢餓和寒冷。

她爲什麼要這樣苦苦等候？是希望屋裏的奇醜，能夠回心轉意。

事實上，西城正樹根本不曉得屋外有人在盼候！

他已經躺在被窩裏休息？他是呆呆的看着天頂的植草？順子不曉得，因爲她的眼睛，無法透視到裏邊的情形，她只是靜心在守候。

也許，西城正樹失眠了，屋內的燈光，一直亮到明天都沒有熄滅，他也整夜未睡？他被情緒所困擾？

遠處有鷄鳴响起，一夜瑟縮在草叢的順子，看來衣衫不整，髮上濕濕的，沾滿了露水。

不過，此刻她的心情很緊張，以前她與西城正樹共同生活過一段時期，她曉得西城正樹的生活習慣，他是黎明卽起，下田幹活的人。

太陽已從遠處的山拗中冒出來了，可是，草柵還是一點動靜也不沒有，更未見西城正樹走出來。

莫非他發現自己的行踪？順子的心裏很驚慌，她反覆的思索，她無法明白，自己何曾露過行藏？

當順子在草叢裏堅定了自己的信心後，她決定冒一個險，走到屋內去看個究竟，她很担心，西城正樹一夜不尋常的改變生活習慣，會發生意外！

於是，順子自草叢向草屋走去，當她來到草屋前，屋裏還是聽不到任何動靜，順子的心跳得很利害，只差一點就自胸口裏跳出來！

深深的吸一口氣，順子伸出顫抖的手，推開那道用枯樹枝綑造的門。

門並沒有關，應手就可以推開。順子的影子，亦被草屋呑噬了。

隔了片刻，沉靜死寂的草棚，忽然傳出一陣淒厲，刺耳的尖叫，劃破了靜寂的長空！

尖叫聲過後，一切又依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草屋裏仍舊什麼動靜也沒有。

西城正樹仍舊不見人影。

× × ×

秋娘突然的失踪，對鹽田鎭，特別是烟花地的人來說，當眞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曾經有人四出找尋秋娘，但一點結果也沒有，因爲秋娘是不辭而別的。

對一個要來就來，要走就走的妓女，誰也沒法可以尋到她，她的身世，也成了一個謎。

只是，在秋娘失踪後沒多久，鹽田鎭上出現了一個人，一個臉貌酷似秋娘的武士。

這個武士當然是個男的，也因爲他是個男的，大家才更奇怪，一個雄赳赳的武士，竟然有一副女子般嬌美的臉孔。若他是個女的，大家必以爲他與秋娘是孖生姊妹，因爲他們的樣貌實在太相似了。

武士的名字誰也不曉得，但是，他的行動十分怪異，他專門騙取美麗少女的心，却又始亂終棄，所以他傷了很多女子的心，鹽田鎮的人，因爲不知道他的眞正名字，就給了她一個外號叫做偸心賊。

這個偸心賊，是專門利用自己俊美的臉容去欺負女孩子。有許多被騙的女孩子，到頭來憤恨之餘，却不能向這個俊秀的偸心賊報復。

亦因如此，偸心賊的逞凶，始終沒有遭到報應。

只是，偸心賊的行動越來越荒謬了，他不但偸女子的心，將女子糟塌，更可恨的，他將不少可憐女子的貞潔糟塌之後，還用利劍將她們的容貌劃破，令人慘不忍睹。

這件事震動了整個鹽田鎮，但偸心賊的行踪飄忽，一般人要捉他，也不是容易的事

一個偶然機會，幾個野孩子在西城正樹的居所附近玩耍，意外的發現了一具女屍，女子的臉容血肉模糊，一張臉皮似是被人活生生撕了下來。

當初大家以爲，這必然又是偸心賊的傑作，但有人自女子身上的着物，辨認出女屍的身份，原來是失踪的秋娘。

立刻有許多人想到，偸心賊的臉容酷似秋娘，可能是偸心賊戴上了秋娘的臉皮，再加推測，就猜疑那個奇醜的西城正樹，就是那個無可不作的偸心賊。

只有一個奇醜的人，才會心理不健全，才會去做出種種滅絕人性的事。於是，大家都覺得，這個偸心賊，一定是已失踪的西城正樹！

作惡的人，永遠沒有好的下場，偸心賊逍遙法外的日子並不多，他終於被大家擒到了。

直至偸心賊被活活燒死，他對別人的盤問，都沒有作任何回答，他更對別人說他是否西城正樹的審問，不作一詞，秋娘是否他所殺死的，他亦沒有否認或承認。

尾聲

這是一個可怕的回憶！

在偸心賊死後不久，人們殮葬秋娘之時，自她的衣衫裏檢出了一封血書。

血書的內容寫得纏綿動人，秋娘亦抖開了自己卽是順子的秘密，同時也將自己愛上了奇醜的西城正樹的經過，詳盡的說明，自血書裏，大家知道一個秘密，秋娘是自動割下自己的臉皮給西城正樹的，她之所以犧牲自己，無非是希望這個絕醜能過一些正常的

生活。

秋娘的痴情和偉大，的確令人感動。可惜，秋娘忽略了一件事，一個曾飽受了白眼歧視的人，心智本來已不大正常，當他將自己血肉模糊的醜臉去除，再貼上秋娘的臉皮，忍受了這莫大的，近似「重生」的痛苦後，他憤世疾俗的心，並沒有減少，相反的是變本加厲。

假如秋娘在天之靈，曉得自己的犧牲，換來如此結果，相信她會搥心頓足的追悔不已。

（本篇完）

東瀛怪談

空手道鼻祖

文亦奇著

元和三年春，大阪城陷落，戰國時代終結了。

豐臣氏敗績，移讓政權。大阪會戰勝利的德川一方，論功行賞。接着，幕府首代霸主德川家康薨逝，以及新諸侯各就藩封之後，風雲變幻的局勢，逐漸穩定下來了。

丹波篠山郡以驍馬善戰著稱、鎭守松平的五萬石諸侯康重入郡爲新領主。

城鄉百姓，只要干戈止息，領主是何等樣人，誰都漠不關心。

在篠山盆地，嶂巒聳翠，繁花如錦，潺潺不絕的谿流，彷彿揚起承平的笑聲。郡城下掛燈結綵，迎接新領主，使山附野色，驟添蓬勃的生氣。

市塵上恢復熱鬧，打鐵、鋸木、鑿石等，紛紛開工。馬車和運輸貨車也往來頻繁。衝開街頭商販與熙攘行人、吆喝雜沓而來的，便是新領主先頭部隊的武士。沿路店舖捧出酒漿，飯館廊下揚起招徠貴客入內的女人嬌呼聲，驅亂喧囂，擁擠得連插足的隙地也沒有。

在蜂湧蟻聚的大羣武士中間，夾雜着一個背負竹簍的村野男子。

「這次上街，什麼都變啦！」

他名叫長助，楞楞地隨着人潮向前移動，背後竹簍中放着客戶定打的鋤耙、鐵鍪、鐮刀等，自二里路外的三岳鄉趕來送貨的。他每月一度進城，見街坊間已變得眼花撩亂了。

長助今年二十一歲，束着乾枯的亂髮，晒得漆黑的多髭臉孔，爲塵土汗油所污染，是個道地的農村工匠。但他身高五尺三、四寸，從襤褸衣衫中伸出像松根似的粗壯臂腕，烏濁的臉孔上，眉目口鼻，意外地配置勻整，可以知道他並非生來就在田舍村墟之中的。

「呔，鄉下鼬子，滾開！」

突然，長助頭頂上，飛來怒叱聲。

「哎？」他回身探察，見有帶領六個從卒的虬髯武官在馬背上對他斜睨。

自然長助不會認識，那人叫做篠村右衞門，是康重帳下一員虎將，出入千軍萬馬中，使敵方倒旗亂陣棄甲丟盔。

他一馬當先，馳驅入城，叫避往路邊的老百姓，都駭得不敢動彈。前面的武士搶洒爭食，散了隊伍，他心裏老大生氣。又發現都個鄉下佬夾在他們中間，更不順眼。

「混蛋，先給你嚐點厲害！」

右衞門暴喝一聲，高舉當作指揮棒的斷槍柄，向着長助仰起觀看的臉孔，重重捶擊下去。

按他的脈力，有集合十多人的勁道，尤以盛怒之欻，格外凌厲。兵卒和百姓們都以爲鄉下佬的腦袋必然皮開肉裂，血漿迸流，倒地而死了——比瞠目而視的兵卒和百姓右衞門更有這樣自信。

「啊……」

（唉，可憐……）

因駭極而緊閉雙目的百姓耳朵中，果然聽得人體倒地的「砰蓬」聲响。

人們痛惜他年紀青青就喪命，都胆戰心驚地睜開眼睛，在此瞬間——

「咦！」人們同表驚訝。

應該是那個年輕鄉下佬滿身鮮血、負傷崩頹的場所，却換了篠村右衞門將軍，四平

八穩地仰臥在烟塵之中了。

最錯愕的倒並非兵卒和百姓，而是右衞門本人，他楞楞地注視鄉下佬的臉孔，還不知道自己怎樣會翻身墮馬的。

剛才明明用斷槍柄狂擊此人頭部，他的臂膀似乎約略上舉，迅疾下沉的槍柄的一响，持槍的手掌立刻震盪而起，發生直達心臟的痲痺。同時右足也彈出踏蹬，好像有股强勁的衝力，把右衞門拋離馬鞍，沉重地踏落地面。

素稱虎將、身經百戰的右衞門，竟在不知不覺中栽了跟斗。

他滿面羞慚，檢視槍柄，距離手掌三、四寸的地方，猶如被利刄切削似的，光光潤潤地斷裂了。

不！照那樣粗壯堅實的鑌鐵槍柄，即使刀砍斧劈，也難於斷裂的。

再瞧鄉下佬，他依然徒手而立，毫無驕矜的神色。

（貌不驚人，到底何方神聖……）

右衞門心裏發虛，睜大一對鬼眼，眨眨霎霎地向他歔瞧着。

× × ×

篠村右衞門變得呆若木鷄，街邊的眼睛雖多，誰都瞧不出他受到那種力量的衝激而墮馬的。他是叱咤沙場的名將，給一個頑鈍村夫播弄，斷無可能。

「由於將軍高超武藝不屑對鄉下佬使出來，寧願自己滾了一隻大元寶！」

有個旁觀者彷彿詫歎也彷彿諷刺似的說着，百姓們哄然大笑。

「閉，閉住你們的烏嘴！」右衞門彈出眼珠怒吼。

他委實不能相信，是那頭鼬子把自己掀翻馬下，同時折斷了槍柄，以致受到衆人的揄揄的笑謔。

「將軍，不要緊嗎？」

兵卒們向躺在地上掙扎着的右衞門圍集攏來。

「呸，別大驚小怪，統統滾開！」

他揮退衆人，狼狽地爬起身軀，雙目熠熠生光，竭力裝出威嚴神態。

（雖然不知道對方姓甚名誰，但可以肯定決非庸碌之輩！）右衞門心想。

休戰兩年了，不免有脾肉復生之歎。剛才對馬前擋路的鄉下佬生氣，一經動粗，就受到屈辱。所謂深山大澤，必生龍蛇，是自己太輕率的緣故吧？

按戰國時代的武將，最重視好敵手，這個貌不驚人的年輕庶民，竟不弱於戰場上和自己交過鋒幾千幾百個豪傑。

右衞門油然興此意念——戰武國將所特具的第六感。

他倒要試試對方究竟有多少斤兩。

「孩子們，給俺提傢伙！」

「是是！」六個兵卒轟應，從後面輜重車上七歪八斜地抬來一支鑌鐵丈八紅櫻槍，碗口粗細，重量似超過百斤。

右衞門伸出單臂，輕輕抓起，在紅櫻上一捋，便把塔頂似的槍尖，對準長助的胸膛。

「嘩……」集觀者驚呼騷亂，紛紛抱頭逃竄，衆兵卒乘機包圍長助，各挺着竹梢似的矛桿。

「孩子退後！」右衞門喝退兵卒：「你們等着，幫俺綑綁凶徒！」

他向鄉下佬說聲「看槍」，就猗斜猛刺過去。

長助見那個巨大槍頭迅速接近脅窩，面不改色，約略閃動，槍尖刺了空。

「我安份守己，未做歹事，怎能稱爲凶徒？」他笑着回答：「不過，你儘管施出絕招好啦！」

（他是一個傻瓜嗎？）

退後作壁上觀的兵卒，面面相覷，見到對方危在傾刻，還若無其事，不知道亮出武器。

「得，你別後悔！」

右衞門在威嚇的同時，又倏的綽槍，上挑他的咽喉。

沙場間使槍，以刺面門或橫擊爲主，挑咽喉確是絕招。因爲身披鎧甲的將士，肢體各部，不易受傷。咽喉地位很小，如非久役慣戰，武藝精深的能將，很難對此作爲目標。

虎……一陣烈風過處，果然有人栽倒。但噴射鮮血跌下地去的，却是站在對方身後呆瞧的兵卒。

鄉下佬早已閃在旁邊，連連冷笑。

右衞門氣紅臉孔，沒覺察對方稍動身驅凌厲準確的一槍會刺在自己身上。

他七竅生烟，揚聲暴吼。見鄉下佬破衣掩體，未必內掛護心鏡，於是洒開一個大槍花，空氣中發出山雨欲來的鳴响，冷不防「嗤」的向對方兜心刺去。鋒尖如閃電帶虹光迅抵長助胸前。

但長助的手比閃電還快，只在紅纓邊略彈指甲，那柄長槍直盪開去，彷彿遭受刀劍抵擋似的，一陣强烈的震波，從槍桿到右衞門的雙臂，連肩膀都痲木，簡直不相信對方是徒手的。

「呔，留下姓名！」

「小人鍛工長助！」

「那一派的武術？」

「小人屬於鐵流，我的師父是鐵錘和鐵墩！」

「混蛋，誰跟你鬧笑！」

右衞門怒聲說着，掉轉槍柄，用泰山壓頂之勢，朝對方當頭蓋上。

這一招有千斤之力，劃破空氣，發出裂帛之聲，若被擊中，人立成肉餅。

那時，爭食酒肉的武士們得知，也紛紛趕來觀看，圍成數重人垣，把長助的退路堵

塞了。大家屏息噤聲，街道上變得很寂靜。

果然，衆人聽得「嗚」的一响，定神審察，並非鄉下佬頭破骨碎倒下去，而是給他接住碗口粗槍柄折斷一大截。

百姓們又忍不住哄笑起來，兵卒和武士羣莫不掩口葫蘆。

以神槍手自詡的右衞門，跟一個姓名不見經傳的徒手小鐵匠戰鬥，竟完全屈處下風。他怒氣塡膺又「哇呀呀」大叫。彷彿戲台上淨角的「海底翻」。

他叫夠多時，迴旋斷槍，鼓足全勁，用槍尖橫掃對方的下三路。

又是右衞門的絕招，實非等閑，那支槍自左至右，長穗飄舞，幻成一塊紅色毛毯，往往使沙場的敵將，腿脛連同馬頭，一齊被劃裂墮地。長助向東向西，也都無法躱閃。

「好槍法！」

他不禁絕口贊歎，雙足一蹬，騰起三丈多高，避去毒招。他背負滿置鐵鋤鐵鑿等的沉重竹簍，却像飛猿過枝似的輕捷，凌空稍作迴旋，就飄然落回地面，已在武士和兵卒的人垣之外了。

右衞門想不到自己最得意的一招又落了空，因用力過猛，收束下住，上身失掉平衡

連人帶槍，墮下馬背，結結實實地跌個狗吃屎。

「我怎有閒工夫陪你玩？再見！」

長助哈哈一笑，向碎石段木雜亂阻徑的街道上，彷彿流矢激箭。飛步而去。

衆武士拔劍，兵卒們挺矛，都裝腔做勢地要追趕上前。

「別現世啦！」右衞門忙從地上爬起，喝止衆人：「那個傢伙非同小可，你們再多幾倍也不是他的對手！」

被挫敗的虎將篠村右衞門，仰起大腦袋，目送迅速變成豆粒鄉下佬背影。

× × ×

叮噹，叮噹……

三岳嶺下的草廬中，彌漫着煤炭氣息，正在揮搥打鐵的，便是鍛工長助。

他坦胸露肌，臂腕粗壯，遍體覆蓋森森茸毛，頸項陷進雙肩突起的筋肉中，委實是男性最漂亮的身材。

一柄鐵鍪敲打成形後，再置進火星迸射的爐灶中，右手拉動風箱，左手併齊五指，插入膝旁的小桶中，不久，又掉換左手拉動風箱，由右手插入。裏面不斷發出「吱咕吱咕」、「薩拉薩拉」的聲音，原來小桶內裝滿鐵砂，長助的手片陷沒下去，拔到上面，陷沒下去，再拔到上面，這樣忽抽忽進，彷彿攪拌嫩滑的豆腐一般，毫不費力。雙手輪流衝刺幾十次後，滿桶鋒角稜稜，彈丸大小的鐵砂完全變成粉屑了。

這是他在冶鐵的同時，鍛鍊自己已臻於令人恐怖的武功。

一會兒，他從爐火上鉗出連紅的鐵鍪，擲向壁角的水桶中，隨着「嗤」的一响，冒出大量白烟。

蓬蓬！！他拍去手上的鐵屑，就站立起身。

「媽媽，工作完畢了，我出去打獵好嗎？」他含笑問母親。

「辛苦你啦，要小心一點啊！」

在爐邊作針線生活的媽媽，是個出人意外的高品格中年婦女。

「知道了，媽媽，我今天準備多打些野味回來呢！」長助朗聲說。

但狩獵的工具什麼也沒有，火槍不用提了，連弓箭鋼叉都欠缺。他只把廊下晾着的麻繩網袋，掛到肩上而已！

長助登山的方法，和旁人不同。

他很想由蹬道拾級而上，却在不知不覺間忽左忽右，向雜林芳草中亂闖，瞧見身旁的灌木，就用手片一削，直徑二、三寸的樹幹，像刀劈似的光光滑滑地斷裂了。後來直徑四、五寸，六、七寸……到了今天，即使合抱粗的喬木大樹幹，也經不起他的手片一削了。

「喂，身體好嗎？」

向着攀在枝頭的猿猴，他像對熟人似的舉手問候。

猿猴也已瞧慣他的臉孔，在枝葉間叫着跳着，似乎表示歡迎。

「那麼，我也上來啦……」

他仰望，雙足合並倏的騰身上樹。

猿猴一驚，逃往相距丈餘的鄰近高樹，長助緊隨其後，照樣飛躍而過。猿猴接連蹦跳，跨枝越幹，避向遠林，他也跨枝越幹，追蹤不捨，彷彿在做小兒女們的「捉鬼娃子」遊戲。

轉瞬進入深山之中了，見前面有所茅棚，簡直和自家的後院相似。

「喔，那是從前採木工人廢置的宿舍吧？」長助在森林一角張望着說。

樹蔭處爲雨水浸潤，成爲泥濘坑潭，似被什麼動物搔擾過的樣子，附近一株松樹上，歷歷然留着牙齧突的痕跡。

「嗯，找到對象啦……」

他縱身一躍，像滑翔似的飄過泥潭，「索落」鑽進茅棚後的灌木林中。

「諒必在這裏了！」

果然，距離不到五十公尺處的草叢間，一頭約有十二、三齡的野猪躺臥着，身體像小牛那麼巨大。

熟睡中也不稍大意，是野猪的本能，稍感動靜，立刻酥醒。因恨怒人家妨碍牠的安眠，霍的站起鼻息咻咻，鼠毛倒豎，和長助對視片刻，目射凶惡的碧光。獵人們說：「野猪衝勁强大，稍一霎眼就會輸給牠。的確，牠前足蹴地，喀……的嗥叫一聲，像急矢離弦似的向長助襲擊，突出口外的銳利燎牙要頂穿長助的小腹，循着一條直綫飛奔前來。

「好畜生！」

長助待野猪迫近，騰身下撲，伸直手片，「嗤」的從野猪背側插入牠的肚子中，輕

輕一劃，牠立刻破腹腸流，翻滾倒地，長鼻中哼哼出氣不能再動彈。

「眞犀利，究竟用的什麼工夫！」

一個從長助離家上山就尾隨在後的男子，走過來說。

他是竹內派二代掌門人柔道泰斗常陸久勝所最歎賞的花房現介。

爲訪求異人，遍歷諸國（按日本諸侯的郡國），偶聞篠山鍛工長助，挫敗名將篠村右衞門的事，那種特殊的功力，舉世罕有。他要見見此人，於是前來篠山探尋。今天好容易找到，又目覩長助赤手搏殺野猪情形，不勝震驚佩服。

「你武功超卓，必有上乘流派的名師傳授……」

但瞧長助樸質平凡，缺乏俠士丰采，所懷絕技叫不出名堂，他感到訝異。

× × ×

「照你的手法而言，已臻至妙之境，年紀青青，不可能閉門自創，如得師承，豈無名色？」花房現介百萬遍側頭思索，總覺莫測高深。

其實長助那有師承？也不知道自己武功的名色。他的技藝得諸大自然，猿猴，鷹隼以及其他禽獸，甚至樹木岩石，風雲變幻，凡人類以外的東西，全是他的老師。

按長助的素性剛烈，母親不讓他知道自己的身世。懂人事以來，就只母子兩人在一起。他的父親早已亡故，依靠義僕直造，鍛鐵行獵，維持他家的生計，當然十分困苦。如無直造的操勢，母子必難存活。

直造對雪子稱夫人，僅僅前後兩進草廬，直造未經呼喚，絕對不敢入內。縱然僻處山附，還明顯地保持着君臣之禮。鄉人曾經透露：「長助是昔日一鎭諸侯的世子。觀此情狀，便可概知。

長助從五歲起，母親教授四書五經（按日本古代縉紳之家的子女，皆讀中國的四書五經）和習字。是直造進城時順便購來的舊書。沒有字帖，母親先寫成範本，給長助臨摹。

並且令他執着小倭刀習武，以資防身，也由母親指點。但有一樣事情，母親諱莫如深，便是他亡父的歷史，僅在堂上供着「弘海居士」的牌位。

有時長助纏着要母親告訴他爸爸是何等樣人，母親無奈，說道：

「你爸爸曾爲千軍萬民之主，叱咤風雲，結果難於自保身家，你別蹈他的覆轍，還是不知道的好！」

母親溫柔的口氣中，寓有凜然意緒，後來對此隻字不提了。

長助奉母命開始協助直造操作，年僅六歲。直造欲加阻止，但見他人小力大，幹活機敏，凡事都能勝任。不禁歎息：「名將必生虎兒。信而有徵！」

他稍稍長大，一天，雪花紛飛，直造帶着他入山獵兎，終於打開久壓在他心靈上的啞謎。

父親清水弘海，是宇智郡諸侯，能征慣戰，威震關西。某日也降大雪，弛海在私邸沐浴，忽遭五個鄰郡的刺客，潛入襲擊，他手無寸鐵，揮拳格斃三人，但他終於被刺客殺死。

「主公如果披甲執槍，瞧五個敵人只等於草芥而已，怎會喪生呢？」

直造非常悼惜，淚隨聲下。

弘海死後，鄰郡發兵來犯，宇智郡羣龍無首，大敗虧輸，清水全族遇害，只有雪子懷藏嬰孩，提刀跨馬，帶着家將直造，殺出重圍，一路逃到丹波篠山，深入三岳嶺下，結廬隱居，才得保全清水氏的根芽。

家將直造成爲義僕，用勞力負担母子倆的生活，始終沒有離去。

長助直到今天才明白自己的身世。

據直造所說的：如果父親披甲執槍，不致喪生。

「爲人在世，隨時可遇危險……」

直造的話，奇妙地印在他腦膜上。

「父親那樣神威奮武，結果弄得亡身破家，由於他沐浴時離開鎧甲和武器。那麼鎧甲武器，實不足恃。假如使自己變做鐵石似的肌膚，伸手可代鋼刀，舉足便成戈矛，等於鎧甲武器永不離體，豈非可保無虞了！」

長助的小小腦子再三思考，覺得這才是萬全之計。因此他屏絕兵刃，開始作徒手鍛鍊。

他拳打樹幹，腳蹴山岩，手片磨擦鐵砂，雙足縛石走路。即使皮開血流，也不稍氣餒。

隨直造出外行獵時，他攀登高樹，學猿猴飛枝從高處躍下，效鷹隼滑翔。

行之既久，軟硬工夫都打下鞏固基礎。他瞧見兩虎搏鬥，野牛觝角，恍然悟到拳術，見蛇捕狐兎，籐繞樹幹，得知柔道的訣要，見谿谷間風吹霧滅，火山口烟噴石起，又

發現氣功的門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斷提高自己的鍛鍊方式，進步得非常神速。

這種特異的修爲，母親雪子瞧到，並不加以阻止。他十二歲那年的正月，忽然父親託夢，把自己一副黃金鎧甲，卸下來披在長助身上，他醒後深感蹊蹺。據說他從此逐漸變成鋼筋鐵骨似的，運足眞氣，可以刀槍不入。

× × ×

長助的柔術特別精進，但他找到趨向極峰的途徑，是在他十三歲的時候。

去年冬天，直造單獨出去尋覓竹林掘筍，在山拗間迷途，失足跌下深谷，陷入積雪中死亡了。

母子悼歎之餘，只得依靠長助維持家庭生活。雖然他很壯健，畢竟是個十二歲的孩子，非常可憐。但他樂於負起這副重担，不讓母親憂慮。

一天，長助背了痲繩網袋，登山行獵。追趕不及距離過遠的野猪，就近撈捕兩頭黑毛野兎，再向前急馳。

他鍛鍊到現在，對什麼野獸，十之八九都可以手到擒拿。火槍，弓箭，鋼叉等獵戶常用工具，他完全視作贅累。

說到他鍛鍊的成果，硬功夫方面：「他拳頭一揮，岩石分裂，手片一劈，大木立斷，雙指一揷，便能陷進鐵塊中，舉足一蹴，即使千斤巨石，也像羊泡似的滾得老遠。至於柔功方面：一躍高達數丈，俯身向前滑翔，比猿猴松鼠還要輕靈，步行在山地上，草葉不會下押，站到樹梢頭，連筷子粗的小椏枝也不會壓斷……」

「啊，山狼出現了！」

爲跟踪野猪，長助深入岡巒腹地，一隻山狼映入他的眼簾。

居住叢嶺中，經常行獵的長助，對一隻山狼是不感興趣的，即使三五成羣，也沒有資格和長助格鬥。但今天的山狼不同，牠低頭拱背，作出奇怪的姿勢，長助覺得很滑稽，未免要多看一眼。

「咦，你怎麼啦？」

長助語音未落，前邊响起「拍撻拍撻」的聲音，舉目觀望，見有駭人的巨型猛禽，降落到近旁的高樹上，煽動着雄健的闊翼。原來是一頭痲羽大鷲，用牠閃閃發光的眼睛向山狼側視，磨勵鋼鈎似的利啄，要伺隙給予當頭猛擊。

山狼方面，弓腰曲背，四肢積集勁力，等待大鷲前來侵襲。

「颼溜溜……」大鷲揚聲示威。

「嗚……」山狼駭絕中反射鬥志。

一會兒，大鷲直撲而下，鳥啄和獸牙開始交戰，大鷲的羽毛紛紛散墮，山狼身上也劃出條條血痕。

幾個回合以後，互相顯出必殺對方的氣勢——不是你吃掉我，便是我吃掉你。這種殘暴的野性是十分可驚的。

長助自從隨着直造入山行獵以來，已有六、七年經驗，但禽獸搏鬥的凌厲場面，還是初次瞧到。

他變成塑像，屏息注視毫不動彈。

「看來山狼失敗了！」

大鷲海闊天空，自由飛翔，牠只要振翅離地，狼牙就無法觸及。如果山狼滑脚，因負傷難於遠循，大鷲傾刻追到，所以牠胥身鷲吻，僅在分秒之間而已！事實上，豺狼常是鷲雕的食粮。

「颼溜溜……」大鷲像誇勝似的高鳴，又發出拍撻拍撻可怖的翼音上騰。

喔……長助失聲似呼。

大鷲乘俯衝之勢，用利啄猛啄山狼的頂門，暫時靜止的山狼，像皮球似的滾過一邊，大鷲撲了個空，正轉頭找尋，在此刹那的空隙間，山狼迅速翻過身軀，裂口聳牙，向前進襲。

兩者的勝負形勢驟起變化，素來自恃天空背景的大鷲，無法再度冲飛了。因爲牠的頸項已被狼牙陷入，血流如注，只把大翅膀拼命拍擊，羽毛零落，扇起烟霧似的塵土。

「似乎是特地提醒我的戰鬥法！」

目擊鳥獸恐怖肉搏的長助，心裏豁然開朗了。

鳥獸都沒有刀槍，也不穿甲冑，僅具本身的牙和爪，那是最便利的武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遇見任何敵人，拿出來就可應戰。以人類而言，也不妨如此。長助思之已久，而且早經鍛鍊。認爲徒手戰勝刀槍，似乎有其可能。

「不，完全可能！」

今天長助親眼瞧見山狼鬥大鷲的經過情形，親得寓有相同的道理，足可肯定他歷來的觀點，並非異想天開。

回憶剛才鳥獸肉搏的雙方得失，本是鷲強狼弱，而結果狼勝鷲死，由此悟到對力强的敵人可以伺其空隙，相機進襲，己方力弱也可用敏捷補其短。乘其不備，攻其要害，原是柔道的極致。

長助回到家中，就細緻分析鳥獸戰鬥時的各項姿態，根據牠們形成的招數，創造出幾套柔功拳術立即學習。他早從猿猴方面學成飛枝法，從鷹隼方面學成滑翔法，又從蝙蝠方面學成急轉騰掉法……

這些都安排進自創的拳術中去，務使臻於完美，犀利非凡。

在以後的七年中，更留心各種禽獸格鬥的情狀，不斷補充和改進自己的拳法，繼續逐步提高——終於成爲名震武林的空手道三岳拳。

那時他出去打獵，全憑一雙空手，簡直遇獸必獲；即使空中的過鳥，也可用飛石法令其下墮。

他挫敗名將篠村右衞門，並使竹內派柔道高手花房現介瞠目咋舌，其實他從大自然現象和山野禽獸中學得的稀世絕技，僅僅露出一兩招而已！

× × ×

在擊敗篠村將軍的紅纓槍以後的一個多月，長助又用竹簍背着打成的鋤鏨鐮刀等，後三岳嶺下來到篠山郡城。

他照舊身穿村野破衣，對上次遭受兵將侵襲的事，似已風吹雲散，絲毫不介於懷，管自施施然步上街頭。

「又是那麼漂亮……」

走到店戶櫛比的「旅所橋」邊，站定脚跟，仰望正當建造中的新市房，嘴裏嘖嘖稱歎。

「先送鈴木家定打的鐵鏨吧！」

他在一家舖子前面卸下竹簍。

「啊哈，就是他！」

剛巧有巡邏隊渡過橋來，其中一個兵卒驀然揚聲。而騎馬押隊的武官，並非右衞門。這個兵卒大約就是當時右衞門的從人，出隊奔至武官面前，指着長助不知報告些什麼。

武官點點頭，用下顎向衆人示意。

「哎，再要鬧一次嗎？」

長助困惑地皺皺眉頭，急忙把鐵鍪遞給鈴木的妻子，正要負起竹簍滑脚，只聽得「哇……」的吶喊聲，二十多個兵卒，亂嘈嘈奔了過來。

「呸，壞小子，識趣點束手受擒，否則送你下地獄！」

隨後驟馬而至的武官是蝟鬚繞頰可怕傢伙。聲如霹靂，向長助側目睨視。

他和右衞門，同時諸侯康重麾下的悍將，名叫犬神五郎，一經發威，眼光如炬，咄咄逼人，誰瞧見都要靈魂出竅，據說往往使雄狗不敢放尿，母鷄不敢下蛋，蠻牛也會縮進尾巴。但在長助看來，只當守廟門的木雕無常鬼而已！

「你說我壞小子，何妨先打聽，我從小就住本地，認識我的人很多……」

犬神仰高鬼臉，傲然道：

「閉嘴！前天你胆敢玩弄花招，反抗本轅藤村將軍，該當何罪？」

「別寃枉人，那天是他無理取鬧，我等於沒有還手，如果我眞的反抗，你們都粉身碎骨了！」

「混蛋，帶你進監牢去，由你一個人說嘴！」

「我工作很忙，沒空閒坐監牢！」

「你眞想找死啦！」

「嗨嗨……死的恐怕不是我！」長助冷笑着回答。

犬神五郎青黑臉孔立刻脹得通紅，掀起馬鞭，在空氣中揮舞，呼呼作响。

「鄉下鼬子口出大言，殺無赦！」

他向各挺矛桿，包圍長助的兵卒厲聲叱喝。「呀……」

站在長助背後的兵卒，冷不防出矛刺他的後心。

「哎啊……」一聲慘叫，仰面朝天跌倒的，是站在前邊的替死鬼，長助怎樣避去的呢？應該刺中他的矛尖，却扎穿了位於正面直綫中兵卒的胸膛。

「好傢伙……你們別那麼一個一個攪，動手！」犬神鞭擊馬鞍前檔怒吼。

「殺……」二十多個兵卒，同舉長矛，口中吶喊，從四週蜂擁上前衝刺。

「你們逼人太甚……」

長助滴咕一聲，不知他怎樣出招的？眼睛一瞬——不！即使眼睛不瞬，也休想瞧得眞切。

他明明站在衆人核心，但矛頭到處，却空無一物，刹那間，二十多支長矛一齊脫手，向上飛起，矛幹寸寸折斷，兵卒紛紛倒地，全身震痲，爬不起來。

後面大羣武士喝喝而至，刀槍並舉，各使看家招數，結果個個變成委地死蛇。足跟邊散散亂亂，墮滿斷槍破刀。

「得啦，收場吧！」

長助氣息不亂，臉色如常，對始終不敢出手的蝟鬚將軍犬神央告。俯身拾起折斷的鑌鐵槍桿，在食指上「陀螺陀螺」繞了好幾圈，變成一個彈簧卷。又用手輕輕拉扯，回復成一支畢直鐵桿。

他又拾起踏扁的兵盔，用兩根指頭撮動帽頂。

「呵呵……」自犬神五郎開始，坐在地上無法站立的武士卒都失聲大笑。

原來那個陷塌的兵盔被他這一撮，立刻綻鼓鼓地恢復先前的形狀。

接着，他反轉變指一彈，鐵製的兵盔應聲成爲粉屑，洒落地面。

駭得衆人一齊吐出舌頭。

「各位原諒，少陪了……」

他說着，抱拳施禮，把竹簍負向背部，逕自走了。

歷來在千軍萬馬中如入無人之境，不少豪傑在他槍上喪生的悍將犬神五郎，此刻瞠目噤聲，無言可以阻留長助。手下的武士和兵卒，更加胆寒，因爲追趕他簡直和迫近死神一般，大家眼白洋洋，縮做一團。

「怎麼樣？五郎將軍，那個小子犀利得很吧？」

當長助漸漸走遠，藤村右衞門從匿身的店舖內踱了出來，向犬神笑着說。

「一個可畏的怪俠！」

他似乎沒有聽得右衞門的話，出神地凝望長助的背影，嘴裏喃喃自語。

× × ×

長助的兩脚稍稍分開，膝頭相對，雙臂很自然下垂，漫不經心地挺立着。

「呀……」

在他前面三、四公尺的地方，一個具有豐富戰場經驗的虎髭將校，橫執三尺餘木刀，瞧瞧盱盱地向對方注視。

徒手而立的長助處之泰然，手握木刀的虎髭將軍却是滿額汗液淋漓。

「勘衞兵，鞍馬派本領那裏去？」

等得不耐煩的康重侯爺，在觀戰廊下怒聲呼叱。

經康重催促，他只得懷着破釜沉舟的心情，暴喝一聲，蹬蹬蹬奔了過來，使出全手的「劈山法」招數，直襲對方頂門，你即是鐵鑄岩雕，也難於承受。

雖然是比武用的木刀，但已貫注勘兵衞的功力，較鋼製的更爲犀利。

處於刀口下的長助身體，彷彿要潛入地中似的低伏下去。

一剎那，他翻滾而出，快逾電光石火，非肉眼所能瞧清。

「贏了你啦！」

勘兵衞以爲長助已在刀風下跌倒，縱身哈哈大笑。

「啊！木刀……」

參觀比武的侯府家臣，指手劃脚，揚起嘶啞的騷擾聲。

見草間勘兵衞手中的木刀，已經斷做兩截，而長助仍舊微笑着挺立當地。

斷下的一半，像被利刄所創，光光滑滑地飛墮到侯爺脚邊。

「嘩！眞漂亮的武技，長助！」

康重忘了寵臣辱敗，對長助贊賞。

這是由於藤村犬神二將共同建議，召長助入侯府比試，如果兩人言之非虛，擬即把他羅致帳下。

看來僅僅二十一、二歲的村夫俗子，只有一個回合，就使沙場之虎，鞍馬派名將草間勘兵衞的木刀斷裂，輸得他連自己都不知道。

勘兵衞滿面羞慚，退進衞士們的行列中去了。

「長助，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俠客，要在這裏和你較量一下！」

有人在旁邊接口，出乎意外地，花房現介仍在篠山。

「你……」長助心頭一怔，花房曾尾隨他的身後，在三岳嶺偸覷他搏殺野豬，但他事前竟未發覺，可見花房的輕功驚人，倒是一個勁敵。

「幾年前你暗跟我進入深山……」

「對啦，你還記得呢！」

「那時我年幼，不知向老前輩叨教，後來想想眞可惜！」

「別那麼說！據今天情形，你已經藝臻鼎峰，倒是我應該向你觀摩了！」

「老前輩太謙虛啦！」長助沉吟一會道：「小子遵命獻醜，幸勿見笑！」

兩人步至院心，各自擺成丁字步。

彼此抱拳互施一禮，比試開始了。

花房現介俯低腰肢，身體傾斜，掀開左右兩臂。

這樣便於出拳和彈腿，攻防兩宜，是竹內派武術的精華。

長助見了，雙目灼灼，射出光芒。

他略分雙腿，弓腰曲背屏息以待。

由於敵强我弱，長助不得不採取狼鬥大鷲時那種招數。

花房現介揮拳奮脚，着着向長助進迫，兩人都是運足內功的，雙方的臂腕相觸，發出錚錚砰砰金屬似的音响。長助的肌肉堅逾鐵石，而花房身上也固若精剛。長助迅如閃電，而花房也疾比流星。許多觀戰的人瞧不見他倆的人形，只覺眼花撩亂，有兩條光帶忽開忽合，團團亂轉，似聞風雨之聲，緊張情狀，壓得衆人透不過氣。

幾個回合以後，花房方面然懈可擊，已佔了風。這時，他突變戰策，騰足飛起，約二丈多高，使出竹內派「泰山壓卵」絕招，要一拳取勝，凌厲非凡。

長助倘若無法破解，難僥倖存活。

「呀……」長助跟着躍起，却在三丈開外，他的脚尖剛齊到花房的下顎。兩人都彷佛風飄枯葉，在空中廻旋兩三秒鐘，同時落回地面。

長助依然屹立不動，但花房現介略站一會，就頹然撲跌，昏暈過去了。

「嘩……」自康重以下的觀戰者，衆口喧嚣，其聲如沸。

原來長助凌空時，使出從鳥獸搏鬥中「乘其不備，攻其要害」的心得，用脚尖輕輕點中花房現介的三寸咽喉。

隔了半晌，花房才悠悠甦醒，依靠他出類拔萃的運氣工夫才得拾回生命。

他掙扎站起，向長助拱手道：「甘拜下風！」

五年以後，篠山侯康重又從三岳嶺召他來府。

「長助，我很想錄用你，希望你留在這裏做官！」康重至誠向長助要求。

那倒並非出於藤村，犬神的保舉，花房現介也早已遠遊異郡，而是康重自己在前次比武中賞識他念念不忘。

「主公！謝謝你！但是……」長助跪拜致禮。

「我打算委你担任城防兵馬司，年俸一萬石！」

「謝主公，但……」長助又下拜。

「咦？你嫌官小俸薄嗎？」

「不，不是的！」

「那麼，爲什麼呢！」

「小人自幼受家母庭訓，將與山林麋鹿爲伍終身，永不出仕！」

「啊！你竟是個大孝俠士，可敬可佩！你既承庭訓，本藩不敢勉强！」康重遺憾地說。

按戰國以至幕府時代，最重孝行，於是他繼續道：

「這樣吧！我選取幾個名將的子弟，入山從你爲師，每年的束修，仍是萬石之數，你切勿推辭！」

長助無奈，只得答應了。

母親雪子，因丈夫貴爲列侯，結果家破人亡，故而瞧名利兩字，等同輕烟，偕子隱淪山附，自甘淡泊，決不願長助出仕，重蹈其父覆轍。

長助鍛鐵行獵，供奉母親的甘旨，縱然家道貧寒，但母子間其樂融融。

篠山侯立即鳩集工匠，重建長助的住宅，每年送往白米一萬石，長助的家境獲得小康。

母親壽終後，長助已有不少學生滿師，出山各自授徒，他的獨特武技，才得流傳全日本。

康重賜給他一個冠冕的名字，叫做「清水信正左衞門」。

當時三岳拳名震武林，公認爲空手道三岳制剛派。至今三、四百年過去了，人們研究空手道都推此派爲正宗。

（本書完）

蛇姬　　文亦奇　著

出版者：先鋒出版社
發行人：陳威
台北市克難街二七九之六號
電話：三六一七三五一號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零陸捌零號
印刷者：合源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北街二一五號電話：541663號
總經銷：新生書社
台北市克難街二七九之六號
電話：三六一七三五一號
郵政劃撥帳戶五七三六交陳威收
海外總經銷：陳湘記書局
正舖：香港灣仔克街十六號電話：5729031,5753482
分店：九龍旺角新塡地街四七五號電話：3951446
星馬總經銷
東南亞文化事務處
South East Asia Cultural Service,
NO. 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
Kuala Lumpur, Malaysia,
定價：新臺幣叁拾圓整
港幣：伍元整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出版